



巴利茨基著

556
种族主义在南非

世界知識出版社

种族主义在南非

巴利茨基著

温 颖、金乃学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北京

Ян Балицкий
РАСИЗМ В ЮЖНОЙ АФРИКЕ
Перевод с польского
В. Арцимовича и П. Зябл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局1953年俄文版轉譯。原著以波蘭文出版。原作者是 Jan Bali-cki 原書名称是 Rasizm w Afryce Południowej 1951年于华沙出版。

种族主义在南非

霍夫基著

温 颖、益乃学译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东總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北京工人日報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5 $\frac{1}{4}$ ·字數111,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1,000 定價(7)0.46元

統一書号 3003,284

封面設計者：王誠龍 校對者：彭 健等

序 言

不論在美国或是南非联邦，种族歧视主要都是针对黑人的。在这方面，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十分相似。保罗·罗伯逊在南非的一家报纸上谈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纽约的街头跟一群黑人谈论最近的有关南非联邦种族主义恐怖的消息。有一位黑人走到他们跟前。“请停一停，保罗，”这位黑人说，“我没有听完全，不过你们，朋友们，好像正谈我们美国黑人的情况吧？”大家都大笑起来，但保罗·罗伯逊解释道：“我们在谈南非联邦，不过这也是U S A（“美利坚合众国”的英文简写是U S A，“南非联邦”的英文简写也是U S A——俄译者注），而且那兒黑人的情况也跟我們这兒一样，甚至还要坏些。”

的确，南非的希特勒的学生及美国种族主义者的門徒，在对黑人、印度人和其他一些非欧洲人的野蛮的种族歧视方面，差不多超过了他们的老师们。

斯大林同志在解释为甚么希特勒分子那么死不放手地抓住完全反科学的、野蛮的种族主义“理论”时，写道：

“德国法西斯分子选定了仇视人类的种族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本来是打算到鼓吹兽性的民族主义就可以为德寇造成政治上精神上统治一切被奴役民族的前提。”^①

① 斯大林：“論苏联偉大衛國战争”。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6頁。

南非聯邦的資產階級和地主正是抱着這種目的推行法西斯種族主義“理論”的，——他們希望證明殘酷地剝削千百萬南非土著居民是正當的，並希望這種剝削制度鞏固。

在今天，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鬥爭正日益鞏固和擴大，馬來亞和越南人民正為自己的解放進行英勇鬥爭，偉大的中國人民已經掙脫了奴役的鎖鏈，帝國主義壓迫制度和殖民制度已經動搖和崩潰了。因此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南非聯邦的剝削者，就更加猖狂而殘暴地實行種族歧視政策。

波蘭政論家揚·巴利茨基的“種族主義在南非”這本書就是揭露南非聯邦種族主義的專橫的。

作者不限於敘述今天南非種族主義的橫行。同時也敘述南非種族主義的發展簡史，並且指出：不論在最初的移民——布尔人——時期或在今天，南非種族主義的基礎總不外是剝削階級殘酷剝削土著居民並由此取得巨額利潤的慾望。作者敘述了南非聯邦的地主和資本家——不論“非洲人”（見第12頁注）還是英國人——對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殘酷剝削。也談到土著勞動者的惡劣的生活狀況，談到橫行於他們之間的疾病，談到白人種族主義者到處對土著居民的侮辱和迫害。

面對着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者，南非聯邦的土著得不到法院方面或政府方面的任何保護。在這個國家，種族歧視（被正式地稱作種族隔離）成為國家政策，法律和法庭成為種族主義的捍衛者，能夠談得上什麼免遭種族主義者侵害的保障呢。大家都知道，從1910—1950年間，南非議會通過並實行了103項歧視性的種族主義的法案。

本書作者清楚地指出馬蘭的法西斯政黨跟德國法西斯

分子和美国种族主义者的联系。这个法西斯政党现在已把种族歧视政策实行到这种程度，不仅在火车、汽车、电影院、戏院、公园、车站和邮局里实行种族隔离，而且在无线电广播（分别给白人和黑人广播）和艺术中实行种族隔离：南非造型艺术协会已经被命令在展览会上实行种族隔离。

种族歧视不仅南非资产阶级需要，英美资产阶级也同样需要。美国资本拼命渗入南非联邦并不是秘密。

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美国奴役的馬蘭法西斯政府实行亲美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美国壟断組織的渗入南非联邦，便利了它们的陣地的巩固。

1949年馬蘭政府認可了“南非联邦自然资源开发联合公司”章程。成立这个公司的计划，在南非联邦财政部长哈文迦訪美时，由美国金融寡头們商討过。参加这个公司的有紐約“蘭茲堡”“泰尔曼”“爱哈頓銀行”，有“美国德蘭士瓦公司”“美国非洲矿业开发公司”，而南非的公司只有两个。但是最值得注意的：馬蘭政府不仅给了这个新公司在德蘭士瓦和好望角州开采銅、錫、鉻、錳和鎢的优惠特权，而且为美国在南非联邦領土上的投資創造特别有利的条件！难怪美国駐南非联邦大使赫尔曼声称：美国对于向南非联邦工业投入新資金一事將毫不迟疑。而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則力圖使他們的美国主子用殘酷剝削無权的南非土著居民的办法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潤。1952年7月馬蘭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項协定，根据这項协定，美国人从南非得到的利潤不必繳納特別稅——这是一种特权，从前只有英国享有。

同时，美国又把南非联邦看作是未来战争中的炮灰供应者。美国越来越紧地把南非联邦綁在自己的战車上。正如巴利茨基公正地指出的，馬蘭政府对外政策的反动路綫

在許多方面促进了这一点。如作者所說，南非联邦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美国对朝鮮的侵略，派去一个空軍中队，现在这个中队正同美国空軍强盜一起焚燒和燬灭朝鮮的和平城鎮，屠杀和殘害这个爱好和平国家的妇女、老人和兒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不仅在最危險的地方使用南非空軍中队——因此它在人力和技术装备上受到重大的損失——而且强迫南非联邦付出巨款作为这个中队在朝鮮的經費。到1952年6月25日为止南非联邦为此付給美国將近九百万美元(三百一十五万英鎊)。南非联邦把自己的預算的很大部份耗費在美国在朝鮮的冒險上。

1951年11月12日，南非联邦政府表示准备参加正在組織中的在美国庇护下的“中东司令部”。在美国授意之下，南非联邦于1952年7月改組了空軍，同年10月18日正式發表声明，美国与南非联邦之間达成了協議，美国貸款四千万英鎊給南非联邦作为从美国和英国購買軍火之用。

不过，美帝国主义者拉攏南非联邦人民参加新的世界大战的計劃在拟定时是沒有主人参加的，因为不能把一小撮猖狂的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称作南非的主人。南非人民正对他們的奴役者进行英勇的斗争，这一点在巴利茨基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有清楚的叙述。不过，因为本书的波蘭文版是1951年出版的，作者沒能叙述从1952年6月开始的这一斗争的新的阶段。

1951年年中，反动的选民种族划分法的通过，使南非土著居民忍無可忍。根据这项法案，好望角州“有色人”选民必須列在和欧洲人分开的單独的选民名冊上。这项法案是对“有色人”权利的最粗暴的侵犯。选民种族划分法以及和它同时通过的“班圖專区管理法”，在一切非欧洲人中間引

起了極大的憤慨。

1951年12月在布隆方丹閉幕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會，在最後一次會議上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政府從1952年5月1日起廢除下列各項種族主義的、反民主的法案：（1）通行証法；（2）種族分區法（集團住區法）；（3）鎮壓共產主義條例；（4）選民種族劃分法；（5）班圖專區管理法。所有這些法案，大會認為都是“不民主的，非正義的，帶有種族歧視性質，並侵犯天賦人權”。1952年1月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南非印度人大會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要求，並通過了在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中與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進一步共同行動的決議。兩個組織聲明：假如政府不答應它們的要求，它們將号召自己的會員展開反抗種族主義法案的運動。

1952年6月26日反抗運動開始了。成千上萬的人不顧政府的禁止，有組織有紀律地走進門上寫着“白人專用”字樣的房子，不帶通行証在街上行走，游行並舉行大會。馬蘭法西斯政府以大肆逮捕來回答反抗運動的參加者，並通過法庭對他們進行殘暴的迫害。現在南非監獄里還關着五千多名反抗運動的參加者。獄卒殘暴地毆打他們，強迫他們服苦役。最近，殘酷地槍殺和毒打反抗運動參加者的事件更加層出不窮了。例如11月8日，在好望角州北部金剛石工業中心皮伯利，警察向抗議國內種族主義暴行的黑人開槍。14名黑人被殺，39名受傷。11月9日在東倫敦城警察又槍殺參加群眾大會的黑人11名，同時有多人受傷。

但所有這些殺害和逮捕吓不倒為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而鬥爭的土著人民。反抗運動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開始認識到：沒有鬥爭，不能從種族主義和奴役的枷鎖下獲得解放。南非土著對種族主義者的暴行

的回答是：在好望角州議會補缺選舉中，一致選舉已被解散的南非共產黨的黨員、進步報紙“前進報”編輯布萊安·班亭作為自己在議會中的代表。作為對土著的勇敢行動的回答，馬蘭政府的內政部長法西斯分子斯瓦特命令警察射擊反抗運動參加者的時候，“不要毫無選擇，要瞄準領導者”。反抗運動的領導者（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莫洛卡博士，書記西蘇魯，印度人大會主席尤蘇弗·達杜博士等人）因“幫助達到共產主義目的”——白人和黑人完全平等——的罪名而被控告，並因這種“罪行”每人被判處9個月的苦役。但是土著反種族主義的鬥爭却日益熾烈地繼續着。

在這鬥爭中，南非人民不是孤立的。和他們在一起的有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有飽嚙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制度壓迫的亞洲和非洲人民。18個阿拉伯國家和亞洲國家的代表團向聯合國第七屆大會提出了關於南非聯邦種族歧視的問題。聯大特別政治委員會審理這個問題的時候，18國（阿富汗、緬甸、玻利維亞、海地、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也門、巴基斯坦、敘利亞等）代表團提出一項決議草案，決議注意到南非聯邦政府對聯合國憲章和歷次大會吁請南非聯邦終止種族歧視的決議的破壞；決議同時規定組織一個聯合國委員會，研究南非聯邦的種族關係問題，並向下屆大會報告自己的工作結果。但是甚至這個非常溫和的提案都引起了南非聯邦政府代表及其英美庇護者的激烈的反對。儘管有英國進步輿論的廣泛的抗議，丘吉爾政府仍然把南非聯邦種族主義的猖狂行動看作是民族主義者的“內政”。美國人非常害怕，因為譴責南非的種族主義者也就是譴責美國的種族主義者，他們不僅在南非聯邦而且在其他國家全力支持種族主義。

一切的詭計和威脅都沒幫了英美集團的忙——不論特別政治委員會或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都以多數票通過了18國提案。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團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此外，蘇聯又對這個決議提出了修正案，修正案經多數通過，它使最初的決議草案有了改進。這項修正案說：聯合國大會所設立的南非種族關係審查委員會，應當從聯合國憲章關於必須在尊重各民族平等和自主的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各民族間友好關係這一要求出發。

這樣，南非種族主義者和他們的英美庇護者一起，在聯合國第七屆大會上遭到了第二次失敗。前一次的失敗是在不久以前討論從聯合國第六屆大會保留到第七屆大會日程上來的關於南非境內印度血統居民待遇問題的時候；作者在本書的一章里談到這個問題。

關於西南非洲的問題也被提到聯合國大會上來審查。儘管英美集團在聯合國里竭盡全力，也沒有能阻撓對馬蘭政府種族政策的討論，這一事實說明：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支持南非人民爭取自由平等的鬥爭。

揚·巴利茨基的這本書，是南非種族主義剝削者的罪狀，它指出：南非聯邦廣大群眾充滿了擺脫壓迫者桎梏的決心。

尤·科夫羅夫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南非簡史	9
第二章 概論	43
第三章 奴隶劳动	54
第四章 “黑人劳动教育”	68
第五章 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	90
第六章 帝国主义的南非代理人	115
第七章 爭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133

第一章 南非簡史

荷屬東印度公司

早在十五世紀，南非海岸對葡萄牙人就已經不算陌生了，但是當時的水手對它毫無好感。陡峭的海岸和被淤泥阻塞了的河口使人們難於登岸。非洲大陸的土地向來被認為是貧瘠而缺乏天然富源的。此外，自從葡萄牙駐印度總督弗蘭西斯科·德·阿爾美達1520年在棹灣^①被霍屯督人殺死之後，水手對土著居民開始懼怕起來。

南非受到重視是在歐洲的海上強國跟東印度之間的通商關係開始發展之後，特別是從英國的和荷蘭的兩個強大的東印度公司建立以後（英屬東印度公司於1600年建立，荷屬東印度公司於1602年建立）才開始的。荷蘭公司建立的目的是為了把跟東印度作生意的商人們聯合起來，在這以前他們是經常競爭的。這種競爭使原料價格在荷蘭統治下的印度境內上漲，而在荷蘭本國內下跌。在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後，從前的自由競爭被壟斷制所代替，壟斷制使收購價格下跌，銷售價格上漲，使掌握公司的商人們的巨額利潤大為增加。

十七世紀初在印度洋地區稱霸的已經不再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是英國人和荷蘭人了。船隻太小，連續遠洋

^① 棹灣位於好望角的西南，開普敦市在此。

航行，經常患坏血病及其他疾病，——这一切，在水手面前提出了在航行中途寻觅一个落脚点的問題，这个落脚点既要便于儲备粮食和淡水，也要便于远程航行中途的休息。因此，早在1617年，兩家公司（荷蘭的与英国的）就开始了关于在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处建立共同移民地（城堡）的談判。但是当时沒有实现，因为荷蘭人既已开始单独在南非殖民，英国人又过份忙于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十七世紀中叶荷蘭正处在極盛时代，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荷蘭东印度公司比英国东印度公司强大得多，富庶得多，这只从五十万鎊比三万鎊的固定資本的对比上即可看出。印度的財富大量流入了荷蘭。

1652年4月6日，有三艘海船在海軍軍官詹·范·里比克的率領下駛抵棹灣。上岸的荷蘭人全是荷屬东印度公司的職員。东印度公司当初的意圖，与其說是要变南非为殖民地不如說是为了便于和印度通商。开始时責成移民为过往的荷蘭船只服务并供应它們的需要。但是，因为谷物和蔬菜的播种面积不足，这种性質的移民沒有長期繼續下去。1657年开始給移民分配土地。第二年，即1658年發生了移民的第一次“暴动”，这是由于公司限制耕种面积、商業萎縮和防务义务过重而引起的。暴动的移民首先抱怨的是公司給他們的生产产品規定的价格比他們在这上面所耗費的劳动低得多。公司不同意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但采取了一些降低土地耕种成本的措施。同年，即1658年，第一批由英国殖民地載运奴隶的船只开到南非，然后又有一些从別的地方，主要是从馬达加斯加和馬來群島載运奴隶的船只开到南非。奴隶的数目逐年增加，荷蘭移民很快就抛弃了体力劳动。这証明：奴隶主階級和奴隶制思想体系（它直到現在仍

然是南非联邦統治集团的思想体系)早在十七世紀已經發生。到1672年,即范·里比克登岸后的20年,在荷蘭殖民地的居民中奴隶已占大多数,“自由公民”一共只有64人。

十七世紀末叶,荷屬东印度公司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在这以前它自己没有提出在非洲殖民的任务。荷蘭与路易十四法国之間的战争加速了非洲大陆的殖民地化。問題主要在这里:即为了使荷蘭移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防禦可能来自法国人方面的侵犯。到1707年,南非已經有移民1641名。1716年,有一个影响南非未来命运的重要問題在代表荷蘭公司統治那块不大的殖民地的職員的面前迫切地提出来了。这就是劳动力的問題。人們开始考虑:欧洲农业工人的劳动和奴隶劳动那一样比較便宜。当时的殖民总督德·夏望及其亲信贊成使用奴隶劳动。夏望及其顧問們的出發点是:奴隶劳动支付的工資比較便宜,一年用不了60盾^①,可是支付白种工人的工資及其他費用至少要貴兩倍。下列事实也可以作为証据来証明使用奴隶劳动是有利的:奴隶比白种工人更馴服,更容易管理。最后的結論是“用奴隶做工,比用欧洲人强”。但是也有人提出另外的意見,总督的兄弟,当地衛戍司令道米尼克·德·夏望大尉反对使用奴隶劳动,关于这点,他提出了如下的論据:自由工人的存在对于增进国家的繁荣和增加公司的財富将会起促进作用;国家用于購買奴隶的开支有去無回;奴隶沒有錢也不参加貨幣流通,可是自由工人數目的增加將扩大貨幣流通。德·夏望大尉肯定說:不使用奴隶將促进内部安定,从而可能縮減衛戍軍隊的數目。最后,总督的兄弟建議把大片田产分割

① 盾(Guilder)是荷蘭的貨幣單位。——譯者

成小塊的農場，因為“居民有了過大的田產並不能自力耕種”。

結果總督及其親信的观点獲得勝利。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巴達維亞總督依姆戈夫男爵訪問南非時說：

“由於奴隸的輸入，每個歐洲人在這裡都成了統治者。他希望別人替他工作，而不願自己工作。這裡的大多數農場主，如果就這個字的真正意義來說，並非農場主，而是殘酷的剝削者，其中很多人把體力勞動看作是一種耻辱。”

荷蘭移民並非南非領土上唯一的白人。十七世紀，約有200名在法國受迫害的新教徒來到這裡，在一個長時期內，又有比荷蘭人更多的德國人定居在這裡。也有瑞典人、丹麥人和英國人在這裡居住。

遠在十八世紀中葉，白人農場主和白人家畜業經營者的完全單一性的、以奴隸為社會繁榮的基礎的社會已經形成。就在這時第一次出現了“保耶爾”（或“布尔”）和“阿非利加捷爾”的名稱——前者是農民的意思，後者是非洲人^①的意思。

在這個時期內，土著人民還沒給移民造成特別的麻煩。范·里比克及其同伙在這裡碰到兩個土著部落：布許曼人部落和霍屯督人部落。布許曼人是游牧部落，主要以狩獵為業，——在近幾個世紀當中它被文化較高的部落攆到更遠的南方去了。到十七世紀布許曼部落已經瀕於滅種。同時歐洲移民也用火、劍和酒精來繼續消滅布許曼人。現在南

① 荷蘭在南非的移民——布尔人——自稱“非洲人”，它的語言稱作“非洲語”，為了使這些字眼不致跟土著人和土著人的語言混淆，加上了引號。不加引號的時候就是指真正的土著和土著語言。——譯者

非境內只有很少的布許曼人，而且這些人多半也是混血兒。

霍屯督人的發展水平比布許曼人為高。他們從事畜牧業，但沒有掌握農業技術。范·里比克時期竟發生了第一次霍屯督“戰爭”。而在開始時霍屯督人和歐洲人的關係基本上多少還算友好的。由於霍屯督人擁有大群的牲畜而荷蘭公司又需要大批肉類來供應過往的船隻，同時移民當時又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他們最願意用的方法（即不付錢的方法）來獲得牲畜，所以荷蘭人和霍屯督人之間建立了相當頻繁的貿易關係。

歐洲人在南非沿海殖民的初期，移民當中歐洲女人很少，因而造成了很多雜婚現象以及更多的非婚結合。由於長時期的雜婚形成一種所謂“有色人”的特別人種。霍屯督人部落組織很快地就被消滅了，歐洲人帶來的疾病，主要是梅毒，促使土著的死亡率更加增高。1713年突發的流行病黑天花又消滅了這個民族的殘存者。

十八世紀爆發了幾次奴隸起義，規模特別大的是馬來奴隸的起義，但這些起義很快地就被鎮壓下去了。

十八世紀末葉，荷蘭的南非殖民地領土等於今天的波蘭。這裡住着15,000歐洲人——大種植園主和家畜業經營者，他們日益加強自己的統治，把霍屯督人變成奴隸，而且殘酷地屠殺布許曼人。由於移民和荷蘭公司的聯繫越來越少，而且移民也想擺脫公司的統治，因此，就向大陸腹地擴張殖民地。同時由於南非殖民地領土的擴大，由於移民對公司的政策日益不滿，因此公司的實力漸漸削弱。

十七世紀時，是荷屬東印度公司最繁榮的時期。這時它的職員約有兩萬名，它擁有強大的船隊，付給股東巨額的

利潤，它的股票的价值高出票面16倍，它以独裁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統治。在南非尤其能够强烈地感触到这一点，在这里它壟断内外貿易，規定物价，移民的生活也完全由它調度。它同时执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方面的大权。它正式隶属荷蘭政府，它的經理們向政府宣誓，实际上公司董事同时也是荷蘭政府的官員。公司有自己的军队和艦队，甚至对外签定国际条約。荷蘭东印度公司虽然在名义上是股份公司，但是不允許普通股东干預公司事务，在这方面的一切嘗試都被視為叛逆，并受到相应的惩处。因此貪污盛行，公司的每个官員都發了大財。甚至規定了賄买这种或那种职位的明确的“定价表”。例如要得到一个年薪40英鎊的职位，必須付出291英鎊13先令又4便士的代价。受賄者积蓄了鉅額财产。

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荷屬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英法竞争者越来越比荷蘭人占上风。十八世紀是荷屬东印度公司金融状况逐渐恶化的时期。它在1782年支付了最末一次股息，到1794年就宣告破产。公司亏损总数达一千万英鎊。亏损的原因之一是支付南非殖民地的費用。但是破产的东印度公司并没放弃对殖民地的統治。誠然，荷蘭的南非殖民地在1781—1784年間曾暂时被法国人侵占，但是后来又被东印度公司收复。

1795年殖民地暴發了“革命”。起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間的关系問題，这是像一条紅綫那样貫穿着整个南非历史的問題。从1779年起，移民在南非殖民地各地不断地跟班圖黑人部落發生冲突。移民認為，代表公司实行統治的总督对待黑人似乎过于寬厚，不考虑荷蘭移民的願望，不同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場合一律剝夺黑人的土地。实际上总督的

‘寬厚’是由于公司不願意过分扩充殖民地領土。此外，这种“寬厚”还由于想使叛离公司的移民順从公司。因而，移民的“起义”跟法国革命毫無共同之点。这是大地主和掠夺者反对限制他們的掠夺企圖的騷乱。

就在暴發移民“起义”的这一天，棹灣出現了9艘英国軍艦。英国登上了舞台。布尔人与英国人的关系以及对班圖各部落的斗争構成整个十九世紀期間南非历史的主要内容。

班圖部落的迁徙

班圖是由于語言的相同而联合起来的黑人部落集团。“班圖”这个詞本身是“人民”的意思。非洲人民的全民迁徙，主要是为了寻觅优良的牧场，在全民迁徙当中，班圖各部落向南移动，挤走霍屯督人，而霍屯督人則挤走布許曼人。班圖部落的社会發展水平比霍屯督人高。虽然班圖基本上是遊牧部落，但它不仅从事狩猎和畜牧业，也从事农业。班圖各部落存在着独特的原始民主制度。每一部落有領袖一人，称作“人民之父”，最重要的決議在部落全体大会上通过，会上，每个成年的部落成員都有發言权。部落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在全体大会上定期分配耕地。

越来越往北推进的荷蘭移民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又碰到了新的土著問題。对他們說来，这是比已經“解决”了的霍屯督人問題和布許曼人問題更可怕的問題。班圖黑人是一个强悍的、富有生命力的、果敢的民族，因此要征服它絕不是容易的事。当班圖人初次碰到欧洲移民的时候，他們的迁徙已經繼續了几个世紀。十六世紀末他們开始定居在今日構成南非联邦北部地区的土地上。班圖人分为三个集

团定居在南非联邦，苏路—科斯部落集团占据东南地区，巴苏托—貝專納集团占据中央地区，赫列罗—欧瓦姆集团占据西南。殖民者与班圖各部落之間的最初几次冲突發生在东南地区。殖民者在1778年跟苏路—科斯部落首領签定了首次边境协定。但在1779年殖民者就跟“卡佛”（移民这样称呼黑人）發生了第一次战争。移民击潰了黑人部落，搶走了5,000头牲畜。各地暂时平靜無事。从这时起的整整100年間，南非移民与黑人之間的关系問題不仅成了內部的問題，而且也成了对外政策的問題：进行战争，巩固边境，签定貿易条約与和約。为了南非学生便于記憶，曾把对黑人进行的战争或者所謂“卡佛战争”，編成号碼。在一个世紀之內發生了好多次战争。开始是欧洲移民跟科斯部落作战，然后跟苏路部落作战，最后跟德蘭士瓦的馬塔别尔部落作战。黑人有强悍而能干的領袖，如莫綏什、洽克、金干等。有些部落拥有龐大的軍隊。例如，苏路部落在十九世紀中叶拥有紀律严明訓練有素的軍隊30,000人。

欧洲移民凭借自己在軍事技术上的优越征服了班圖部落，占据了他們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了牧場。最初几十年間，在白人移民的个别独立的农場周圍，黑人依然可以从事畜牧業和农業。他們与白人移民之間常常發生冲突。这是爭夺土地的斗争，是黑人农民、牧民跟白人地主侵略者的斗争。欧洲人不仅动用武力，而且进行欺騙。他們用廉价的礼物从班圖人領袖那里驅取土地，而对于这一行为双方各有不同的看法。班圖人不懂得土地私有权，因此把土地“贈”給白人移民，他們認為并没有丧失跟白人一起耕种这些土地的权利。白人也認為班圖人可以繼續耕种这些土地，但只是作为奴隶来耕种而已。移民农場主不断扩大自己的領

地面积，建立大的地主地产和庄园，并从这些土地上赶走黑人。在整个十九世紀中繼續發展的剝夺土著土地并把他們变成奴隶和半奴隶的这种过程，今天依然繼續着。

英国殖民地和布尔共和国

法国大革命对南非也發生了影响，但这并不是說，那里也出現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革命口号。革命的法国和英国之間發生的战争也波及南非。

1795年荷蘭出現了依附法国的巴塔夫共和国。荷蘭皇帝維廉·奧蘭治逃往英国，委托英国政府往南非殖民地派遣远征軍防御法国和巴塔夫共和国。南非殖民当局經過短时期的斗争之后，向英国艦队投降了。于是英国人出現在南非，不过暂时还只是代表維廉·奧蘭治利益的临时占領者的角色。1803年簽訂的亞眠和約規定結束英国的占領。殖民政权轉到巴塔夫共和国之手，但時間并不長。英国跟法国和法国盟友巴塔夫共和国之間重新爆發了战争。1806年英国人再次来到殖民地首府开普敦，并且从此再沒有离开。根据1814年的条約，荷蘭把它在海角殖民地的权益讓与英国。英国人开始从国内往自己的新領地派来了移民。1820年，第一批5,000名英国移民来到这里，跟着又来了很多。

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內，英国人与布尔人的关系尖銳化了。某些历史学家力求把紛爭的本質說成是这样的：似乎当时英国人是为了黑人的权利而斗争。甚至直到今天，南非的民族主义者还在責备十九世紀的英国殖民者：似乎他們不懂得黑人不能和白人平等，而且由于他們在1836年廢除了奴隶制度而給南非本来存在的正常社会关系和經濟关系帶來了混乱。毫無疑問，1836年英国人廢除了奴隶制

度，但是，也毫無疑問，关于英国资产阶级在100年前曾为爭取种族平等而进行过斗争这种說法和說他們今天正在这样做同样是沒有根据的。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間的紛爭根本就是布尔人殖民地社会的封建制度与年輕的英国資本主义之間的紛爭，后者認為雇佣劳动比購買奴隶更为合算更为有利。誠然，布尔人农场主获得了解放奴隶的賠償費，但是他們認為自己受了欺負，因为，在他們看来賠償費太少了。但是奴隶制度仍旧存在了几十年，所不同的仅仅是从那时起把奴隶叫做雇农而已。

英国殖民地統治者的利益和布尔人移民的利益之間还存在着另外的矛盾。布尔人不断扩大自己的地主式的領地，他們的家族越来越大。殖民工作向北方扩展着，占領了一块又一块新的領土。对黑人部落的斗争加剧了。所有这些都对英国人不利，因为英国人——正像200年前的荷屬东印度公司一样——首先需要的是保証去印度的道路。殖民地領土的不断扩大使行政开支增加了，引起了無限的憂慮。布尔人移民被視為英王的臣民，因此他們占据的領土被当作英国的領地。英国当局不希望殖民地領土扩大，但又無力防止这一点。当然，英国可以不去統治那些深入非洲腹地的移民，但是放弃統治也就意味着放弃保护，从而可能造成移民被黑人部落歼灭的后果，因为黑人部落今后会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一个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1836年开始了所謂布尔人移民“大迁徙”。大批布尔人的行列向北部和向东部迁徙，占領了新的領土并且用流血的战争攆走了班圖部落。布尔人——南非居民——認為这次迁徙是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并且把它看作“解放”运动。

但是，实际上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大迁徙”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安娜·斯廷卡肯定說：“驅使我們离去的原因与其說是为了追求自由，不如說是为了英国人要实行土人与基督徒平等的政策，这种政策跟上帝的訓誡，跟种族的差別和宗教的差別是相矛盾的；服从这种束縛是基督徒不堪忍受的。因此我們走开，为了不致褻瀆我們的理想。”移民的著名首領烈菲耶尔声明說：“我們希望保存主仆之間的明确区别。”由此可見，布尔人迁徙的理由是打算保存旧的封建关系。由于迁徙的結果，兴起了一些新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有时候不过几千人。1857年在南非同时存在着八个政府。移民的第一个国家产生在納塔尔，但是它一共只存在了几年。因为海角殖民地英国总督向南非派遣了远征軍，远征軍在1843年占領了納塔尔。另外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德蘭士瓦（在瓦尔河流域）和橘河自由邦（在橘河流域）——保存了几十年的独立。1852年倫敦决定放弃对移民的管轄，并且跟两个共和国签订了承認它們是自由国家的条約。十九世紀中叶是这样一個时期：当时英国的当权人物，正如列宁所說的“……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們認為，解放殖民地使他們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①英国首相第斯萊里把这些殖民地描述为“挂在我們脖子上的磨石”。

当时在英国風行的信念是：英国拥有巨大工业潜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艦队，自由貿易制度一定能保証英国在世界市場上获得优势地位，因此沒有必要固执地去考虑殖民地的問題。由于英国实行这种政策，布尔人国家在某一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5頁。

时期內得以保存自己的独立。

英布战争

不过，英国的这种见解并没有坚持多久。虽然承认了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但不久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金刚石与黄金的矿藏。在这以前，殖民强国所以对南非感到兴趣，主要是从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欧洲和东亚之间——这个观点出发。苏伊士运河本来可以把南非排挤到第二位去，但是在凿通这条运河之前两年，从南非地下发现的金金刚石和黄金矿藏决定了南非的命运。

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了殖民政策的新阶段，它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财政资本在无数‘旧有的’实行殖民政策的动机上，更加上了一个新的动机，即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投资地，争夺‘势力范围’（即成立有利契约，获得租让，取得垄断性利润及其他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而斗争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列强还只把非洲十分之一的面积占为自己殖民地时（在1876年时还是如此），殖民政策还能不用垄断手段而按所谓‘自由夺取’领土的方式去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都已被占领的时候（到1900年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已分割完了的时候，便必然开始了一个垄断式占有殖民地，亦即为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代。”^①

西瑟尔·罗德斯是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帝国主义在南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1页。

非的主要人物。他領導着自己建立的擁有固定資本一千四百萬英鎊的南非金剛石康采恩“德比爾斯聯合采礦有限公司”。這個康采恩操縱了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金剛石的開采。羅德斯還操縱着南非的大部分金礦。他也是“英屬南非公司”的組織者和總經理，英國政府授權公司管理並開發德蘭士瓦和比屬剛果之間的大片領土。此外西瑟爾·羅德斯於1890年被任命為海角殖民地的首席部長。他跟英國資本家有着緊密的聯繫。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會無條件地服從羅德斯。內政和外交跟金融寡頭政治的結合，大概在什麼時候任何地方也不像南非這樣表現得如此明顯而公開。羅德斯本人曾恬不知恥地把英國這種政策的目的說成“對同胞的愛加五厘利息”。不待說，這種“五厘利息”乃是對於從南非殖民地所獲得的神話般的利潤的一種非常謙虛的說法，而他的“對同胞的愛”，西瑟爾·羅德斯在1895年曾在同英國記者斯泰德的談話中作過確切的說明（這段談話列寧曾引用過）：“我昨天在倫敦東區（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會議。我那里所聽到的粗野的發言，充滿了要求‘麵包，麵包！’的呼聲，回家時，我把我所看見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結果我便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底重要了……我的宗旨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為了使聯合王國四千萬人民免除殘酷內戰的危險，我們殖民主義的政治家應當占領新的土地，以求安插過剩的人口，取得新的區域來銷售我國工廠與礦山所生產的貨物。我常常說，帝國就是飯碗問題。要是你不願意內戰，你就應當作帝國主義者。”

1881年開始了第一次英布戰爭（英國與布爾人之間的戰爭）。兩個布爾人共和國中，充滿了由於外國人（黃金和

金剛石的寻找者) 的云集而加劇了的政治上与經濟上的混乱状态。早在1870年橘河兩岸就有將近一萬名金剛石寻找者。橘河自由邦和英国之間因金剛石矿产地發生了爭執。金剛石寻找者, 主要是英国人, 不承認橘河自由邦政权的权力, 并且組織了以派克总统 (也是金剛石寻找者) 为首的自己的国家。1871年有金剛石矿藏的地方被併入英国殖民地。

但是英国资本家夺取这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的。最早的金矿产地是1870年在馬塔比蘭發現的。但是, 不仅是南非的, 而且是全世界的最丰富的黄金产地是1886年在比列托里亞以南所謂維特瓦特斯蘭德区發現的。

这些矿区的特点是金矿脉的矿層不厚, 平均地分布在岩性土層里, 因此在这里开采黄金要求貴重的設備, 从而也要求巨額的投資。但是, 因为有巨大的黄金矿藏以及廉价的本地劳动力, 英国资本家認為在这里投資是有利可圖的事業。投入这个矿区的資本一定能迅速地变成以前以廉价工資剝削黑人劳动力的布尔人地主的可怕竞争者。

几万名黄金寻找者开始从世界各地来到德蘭士瓦, 但大多数是从英国来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 在德蘭士瓦的白种人中, 有三分之二 (共有245,000人) 是“外地人”, 也就是外国人。欧洲資本正繼續向南非集中。組織了四百多家矿业公司。金剛石和黄金的小寻找者不得参加这些公司; 矿山的開發已經具有大資本生产的性質。1889年所有大矿山主联合起来組成了“矿业公会”, 它的任务是要决定性地影响南非的經濟和政治。

虽然外国人占居民的三分之二, 但德蘭士瓦的总统克魯格尔 (激烈的布尔沙文主义者, 他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不承認他們的起碼的公民权利, 包括选举权在內。国庫

收入的十分之九来自外国人繳納的稅款；他們必須同樣地服兵役和尽其他許多义务，但是在决定国家大事方面沒有發言权。政治权利和选举权对于那些多半是冒險家和流浪汉的外国人來說，根本就沒有什么意义。但是他們也为爭取这些权利而斗争，以使用这个办法影响立法，从而減輕賦稅負担。外国人問題是英国侵略布尔人共和国的口实。英国政府和海角殖民地当局正式扮演了“被压迫的”英国人的保护者的角色。

但是想侵占布尔人的共和国的不仅是英帝国主义。正在南非加强和扩大自己影响的德国帝国主义也为它在幻想。德帝国主义的信徒們曾夢想建立“新的南非大德意志”。当时跟国家机关越来越結合在一起的“德意志銀行”支配着侵略政策。德国政府看到它在“血統关系”的借口下有可能吞併两个共和国，于是就以德国不干涉英国与布尔人之間的紛爭为交换条件，試圖迫使英国在其他地区的殖民上讓步，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使德国帝国主义能够冒充“弱小民族的保护者”。在尖銳化了的英国与布尔人之間的紛爭中德国給予布尔人公开的援助和支持。德国武装力量，主要是炮兵开到了南非。德国艦队示威地开进得拉戈灣，这里是通往德蘭士瓦首府的铁路綫的起点。1895年德蘭士瓦总統克鲁格尔公开声明，他指望德国的帮助。西瑟尔·罗德斯及与其有联系的集团害怕德蘭士瓦会偷偷地逃出他們的掌握，認為必須迅速行动。

罗德斯的代理人在“黄金的首都”約翰內斯堡的外国人中間着手組織叛乱。起事的日子决定在1895年12月27日。这一天以“南非公司”經理及罗德斯的主要帮手杰姆遜为首的公司警察队要侵入德蘭士瓦。在最后的一分钟，起事的

日子推迟了。杰姆遜虽然已預先接到关于此事的通知，但是他坚信罗德斯会支援他，便帶領警察队侵入德蘭士瓦。結果警察队被击潰，杰姆遜及其帮手被俘，后来被移交英国当局。但是，这次使英国政府大丢面子的事变，并没有防止德蘭士瓦丧失独立，虽然这件事牵延了好几年。

所謂杰姆遜襲击事件使得德英关系十分惡化。德皇威廉第二給克魯格尔拍了一封著名的电报，在电报里譴責了杰姆遜的行动，并因德蘭士瓦“不請求友邦的援助”就能够保衛自己的独立，打退了武裝匪徒而表示高兴。这是对英国的挑衅，而英国也充分了解这一点。威廉甚至打算宣布德国保护德蘭士瓦，但是，因德国当时还缺乏足够强大的艦队，并且認為当时对英国作战还不合时宜而没有这样做。兩国的关系越来越惡化。不过英国也同样不打算对德国作战，因为跟强大的德国陆軍对敌是不可能的。英国認為：为了侵占南非的共和国必須对德国的殖民野心給以滿足，那怕是部分的滿足。德国在薩摩亞群島得到兩個島嶼以及一項保証(不过，永远沒有兌現)：在分割葡萄牙殖民地时把摩洛哥的一部份及其他一些領土給与德国，作为它在南非問題上保持中立的交換条件。

英国的外交家坚决地为对布尔人作战制造借口。他們不断提出保护南非的外国人的要求，如果这种要求被接受，又可以立刻提出新的更坚决的要求。这是一种策略，和40年后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所使用的策略一样。很清楚，英国外交家的目的是准备把兩国的关系弄决裂。并且在軍事准备一旦完成的时候就宣战。德蘭士瓦政府和与它联盟的橘河自由邦政府看到战争已不可避免，而英国的軍事准备还没有完成，便于1899年10月1日对英宣战。战争剛一开始

时，布尔人对英国人有着二比一的数量上的优势，但是他们不善于利用这种优势。英国人很快就有了比布尔人更多的士兵。战争的第一年英国部队就占领了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首都，但是军事行动又以游击战的形式继续了两年。后来的南非联邦总理伯塔·赫尔佐格和史末资都曾经是当时游击队的著名的领袖。在整个战争期间，布尔人参加作战的有87,000人，而英国有448,000人。黑人希望新的统治者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次战争期间给了英国人很大的支援。熟知当地地方条件和布尔人战略的巴苏托部落黑人给了英国人特别大的帮助。

英国人在跟布尔人游击队作战中所使用的办法，可以作为——的确也作了——纳粹的榜样。英国人一扫光地烧毁布尔人的村庄，鼓励部队抢掠，抢走牲畜，毁灭庄稼。此外他们还建立了一些平民的集中营，由于惊人的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和很坏的饮食，在战争期间集中营里共死去26,000名妇女和儿童。

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的布尔人被迫投降了。1902年在费里尼金订立了和约。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布尔人成了英国的臣民。英国拨款三百万英镑去修复被毁的布尔人村庄，同时使布尔语，即所谓“非洲语”成为第二正式语言，以证明自己的“慷慨”。

布尔战争常常被描述为侵略者——英国帝国主义者——跟荷兰血统的贫农之间的斗争。而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英国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布尔人地主，双方都是为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经济体制，为掠夺自然富源，为利用廉价黑人劳动力的优先权而进行斗争的。布尔人决不像现代资产阶级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崇高理想的捍卫者。下面

这一事实就是证明：以亲身的痛苦经验充分领教过布尔人“民主制度”的黑人居民不帮助布尔人而去帮助英国军队。

尽管从事农业的布尔人和经营工商业的英国人之间的利害不同，尽管战时曾经互相冲突，但他们之间很快地就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组织了统一的国家，拟定了共同的政治路线。这一切所以可能，是由于“黑人”问题的存在。不论采矿或农业都是以使用奴隶或半奴隶劳动为基础的。不论英国人或布尔人都只把土著看成剥削的对象。土著比白人“主人”多许多倍；采矿业的剥削者和农业的大地主剥削者，英国殖民者和布尔人移民，都懂得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懂得他们要剥削土著就必须共同行动，不过，这当然并没有消除他们之间在瓜分剥削果实上的争执。二十世纪前半叶，南非统治集团之间的政党的斗争和政治的斗争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因素，即对剥削“黑人”劳动力的方法的不同意见和谁应当首先享受这种剥削果实。

英国自治领

费里尼金媾和以后的年代，是国家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以及经济大大高涨的年代。采矿业和有关的工业发展起来了，许多铁路修筑起来了，城市成长起来了。虽然当时还软弱但是越来越加强大的布尔人资产阶级与英国资产阶级一起出现在舞台上。同时也产生并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工业无产阶级。其中大多数都是黑人无产阶级，白人工人贵族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已经公开分化出去。以种族主义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工党在1907年组成，大金矿主的经理几十年来一直领导着工党的议会党团。

媾和五年之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获得了自治权。前

游击队領袖——伯塔和史末資——組織了“人民党”。这个組織的目的是联合布尔人民各个集团。当时布尔人分裂为两个集团：所謂“苦斗到底集团”和“高举双手集团”。苦斗到底集团或者說不妥协集团曾經把战争进行到底，而后来也不願意跟英国人合作。高举双手集团还在战争結束以前就向英国人屈服了。战时他們之中甚至出現了一支站在英国方面作战的力量，战后又無条件地跟英国人合作。新的政治組織的長远目的是忠实地履行和約，保証布尔人和英国人在一个国家里进行合作，并努力在从前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組成負責任的政府。橘河自由邦也在这样的基础上組成了一个政党——“橘河同盟”。不久，“人民党”和“橘河同盟”合併成一个“南非党”。归附这个党的也有少数英国人，但是英籍矿山主們認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党，因此产生了所謂“进步党”。

在前布尔人共和国領土上举行的最初几次殖民地議会的选举中，南非党取得了絕对多数票。伯塔当了德蘭士瓦的总理，他的主要助手是史末資、赫尔佐格和德·維特。

1906年爆發了土著人的大起义，这是由一些新的繁重的賦稅所引起的。虽然这次起义遭到血腥的鎮压，但是它再次提醒彼此竞争的白人剝削者集团，对于已經提出承認他們权利的問題的土著必須实行統一的政策。布尔人必須安于做为英国的臣民，而英国方面，也决定給布尔人以完全的公民权。

1910年5月31日，根据英国自治領法規組織了“南非联邦”。从前的四个殖民地成为南非联邦的行省。但是这还不意味着国家的完全独立。英国議会有权給自己的自治領通过法律，而代表英国政府的总督对自治領議會通过的每

項法案得行使否決權。南非聯邦無權獨立地在國際舞台上出現。伯塔作了南非聯邦的首任總理。從理論上講南非聯邦是英國人和布爾人的國家，而實際上這個國家卻為英國壟斷資本家所操縱，南非黨為他們服務。布爾人雖然占白人民居的60%，但處在跟英國人不平等的地位。主要的正式語言是英語；國家機關和自治機關中的高級職位差不多全由英國人占據。布爾人大半是富農和地主，資產階級和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階層則剛剛開始出現。布爾人被認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不開化的人民。在布爾人資產階級產生的同時，布爾沙文主義也在加強，它反對英國人，反對南非聯邦與英王聯合。此外，英籍礦山主和工廠主在爭奪南非最大的富源和爭奪廉價黑人勞動力方面已成為布爾地主的危險的競爭者。同時布爾地主開始發現布爾工業家也是危險的競爭者。英國人與布爾人之間的民族差別逐漸失去意義。在政治鬥爭中民族差別的因素越來越消失了。在對待土著問題上，地主的政黨與工業資本家的政黨之間再沒有爭執了。組織南非聯邦的時候，只是因為土著選舉權問題發生過小小的爭吵，在這以前，土著只在海角殖民地境內享有選舉權。在海角殖民地，土著主要是投英國候選人的票，所以英國人同意保存他們的選舉權，但是在德蘭士瓦和橘河自由邦，土著從來沒有過選舉權。

因為“南非黨”主要是代表工業資本的利益，地主們不久就脫離了這個黨。1912年黨內發生分裂。脫離“南非黨”的赫爾佐格組織了“國民黨”，基本上代表布爾地主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南非聯邦在名義上雖然是一個統一國家，但實際上嚴重的內部矛盾把國家弄得四分五裂。這次戰爭開始時，南非聯邦爆發了布爾人起義，領導這次起

义的是布尔战争时期的游击队领袖们，其中之一是总理伯塔的亲信德·维特将军。当然，布尔人的“国民党”不会公开支持起义，但是它的很多著名党员都参加了，而且赫尔佐格也不公开谴责他们。

大多数布尔人领袖当时都为英国壟断资本家所豢养。南非联邦军队在伯塔指挥下夺取了德国的西南非洲。前游击队领袖史末资参加了夺取德国其他殖民地的战事。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史末资做了英国内阁的阁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伯塔和史末资巴结英国人的倾向的布尔人民族主义者开始公开宣传“共和主义”，也就是恢复独立自主的布尔人共和国。民族主义者甚至派遣了以赫尔佐格为首的自己的代表团到巴黎和会去，以取得整个南非联邦的完全独立或者至少是前两个共和国的独立。但是赫尔佐格的使命没有顺利完成。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南非联邦从国际联盟那里获得了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实际上就是吞併了西南非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对于南非联邦的工业说来，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期。本国及同盟国军需品的生产额增长了几倍，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也有增加。此外，黑人也从南非联邦成立以来头一次能够做熟练工作，这是因为对劳动力非常需要，因为白人居民已经部份动员参加了军队。

战后，南非联邦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销售市场萎缩，价格下跌，失业增加。工人，不论欧洲人或非欧洲人，在全国举行同盟罢工。当时，曾因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下跌而使采金工业遭到极大的困难。金矿从前的高额利润率受到威胁。随着经济困难的生长，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和影响也增长了。

1919年伯塔逝世，史末資繼任總理，但是1920年的選舉，使史末資黨遭到失敗。“南非黨”只得到40席，國民黨得到45席。統一黨（“進步黨”的繼承者）和工黨各得21席。但是由於“南非黨”與統一黨合併為一黨，史末資又掌握了政權。1921年的選舉史末資黨得到79席。赫爾佐格的“國民黨”保持了自己從前的地位，可是工黨的影響大大下降，它僅僅得到9席。

這時經濟危機加劇了。1922年，金礦主為了保持舊日的利潤，不顧黃金價格的下跌，採取了冒險的手段——降低白人礦工的工資，同時允許黑人去做熟練工作（從前黑人沒有這種機會）。這時候在金礦工作的有20,000名歐洲人和18,000名黑人。當時白人礦工每月平均賺42英鎊，而黑人僅僅6英鎊。采金中心區維特瓦特斯蘭德的礦工已經有了鬥爭的經驗：早在1913年和1914年舉行過兩次大罷工。應當指出，在舉行這兩次罷工的時候，在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利益之間看不到任何矛盾——這兩次罷工的領導者都號召黑人支持罷工者。這兩次罷工都被當時的內政部長史末資殘酷地鎮壓下去。

資本家——南非聯邦的金礦主——決不打算削減白人工人來增加黑人工人，因為他們一心要離間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消滅在他們中間產生的團結精神，讓白人工人相信使他們地位惡化的是黑人競爭者。

1922年金礦上爆發了南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罷工，罷工轉變成武裝起義。在革命運動中明顯地顯示出兩種傾向。一種傾向以南非共產黨和工會運動左派為代表，是反資本主義的，力圖把罷工轉變為社會革命；第二種傾向以改良主義的工黨和白人工人貴族工會為代表，它不把自己的

矛头指向资本家，而对着黑人工人。在約翰內斯堡开始了頑强的流血斗争。作战者的头上不仅飘扬着红旗，而且也有写着“争取白人南非！”的口号的旗帜。金矿主的利益受到威胁。但是资本家们很幸运，在南非联邦出现了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史末资（35家南非股份公司的总经理、报纸康采恩的所有者、国家的实际当权者之一）马丁总是称他 My boy，也就是“我的小伙子”。马丁和史末资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在于他们两人不打算把黑人关在遥远的特定住区，而把他们羁留在矿区和工厂的附近。当然，这种“自由主义”并不适用得那么广泛，如允许一切工人举行罢工，而不问他们的肤色如何。史末资曾派遣包括炮兵在内的大批军队去对付矿工，因而把起义镇压下去，但是这使他的内阁垮了台，在非常奇怪的情况下垮了台。

1924年的选举中竟产生了赫尔佐格的布尔地主的“国民党”和所谓社会主义的——主要是英国人的——工党之间的奇特的联盟。一位左翼工人领袖谈到工党领袖时说道：“他们对史末资的憎恨胜于对社会主义的‘爱’，因而他们去跟保守的地主党联盟”。布尔民族主义者同意把自己所宣传的分立主义的要求稍稍和缓一下，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则保证把他们的煽动性口号的宣传限制一下，这些口号他们自己并不认真地实行，但在劳动群众当中获得了反应。地主工党联盟在选举中得到81席，史末资党得到53席。这样，工人贵族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地主也把阻碍黑人工人由农场转移到矿山去的障碍高筑起来。

赫尔佐格开始领导南非政府，但是他并没有实行共和主义的和分立主义的口号，正如25年以后马兰也没有实行这些口号一样。由于被压迫的非欧洲居民民族觉悟和政治觉

悟的提高(这在頗大程度上是南非联邦共产党的活动所促成的),建立“黑人南非”的远景以及社会主义的远景,不論对于地主或工厂主都成了最大的危險。不論工厂主或地主都不能单独对这种危險进行斗争。因此他們需要共同行动。

誠然,赫尔佐格实行了民族主义綱領中的若干条款。例如实行了分校制度。有的学校用英語教学,有的用“非洲語”。他用新国旗代替过去的英国旗(但是在某些場合同时懸挂兩国国旗。行政职务只委任掌握两种正式語言的人担任。把自己的政策描述为“双流政策”(对英国人一种政策,对布尔人一种政策)的赫尔佐格把南非联邦造成一个有兩種正式語言、两个国旗、两个首都的国家。

赫尔佐格在1926年帝国會議上制訂著名的巴尔福宣言时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项宣言,大不列顛及其各自治領被承認为英联邦內的平权的成員。南非联邦获得了自主权和国际代表权,总督从那时起也开始不代表英国政府,只代表“英王陛下”。巴尔福宣言于1931年由所謂西敏寺法規肯定下来,又过三年,根据南非議会的立法,它成为南非联邦本国法律的組成部分。

在許多年內,赫尔佐格都代表“国民党”占据着政府中的总理职位。他統治的最后几年正是世界經濟危机增長的时期。英国放弃了以黄金为計算單位的匯兌比价。金矿主也通过他們在議會里的代表史末資提出放弃以黄金为計算單位的匯兌比价和拒絕南非鎊贬值的要求。赫尔佐格和他的財政部長哈文迦断然反对这种要求。由于南非物价过高,南非資本开始外溢,出口急剧縮减,危机越来越加深。

不滿赫尔佐格政府的情緒加深了,在补选中他的党遭到了徹底失败。这时候史末資和赫尔佐格达成了協議。他

們的黨合併為一個新的“南非統一黨”。赫爾佐格保留了總理的職位，史末資當了副總理。赫爾佐格同意拒絕黃金比價作為史末資同意剝奪土著選舉權的交換條件（以前土著享有選舉權利）。

“南非統一黨”在自己的隊伍里聯合了過多的各種不同的分子，因此黨內很快地就發生了分裂。一部分英國人不滿意使自治領和宗主國的聯系大大削弱了的西敏寺法規，他們脫離了南非統一黨並組織自己的黨，即所謂“自治領黨”。一部份布尔民族主義者却本着完全相反的宗旨，對過分接近英國人不滿。他們組織了以作過牧師和記者的馬蘭博士為首的所謂“純國民黨”。以後在南非歷史上起巨大而明顯的反動作用的馬蘭黨，和當初建立的“國民黨”一樣，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這個新黨的宣傳和行動的鋒芒，不僅指向非歐洲人，而且指向英國人。這個黨把關於議會、正式語言、同英王的聯系這等一切南非聯邦的立國原則，都認為是暫時的妥協。

希特勒的門徒

馬蘭黨建立在希特勒上台以前不久。無疑地，南非政客們的種族主義不是從希特勒那里學來的。他們老早就是種族主義者，絕對是在他們組成這個黨之前。但是，由於種族主義者在德國利用泛日耳曼主義的釣餌取得了政權，大大地刺激了南非的種族主義。大家都知道，法西斯份子認為荷蘭人是說着稍為變化了的方言的德國人；這種論斷也適用於荷蘭人的後裔——布尔人。希特勒的“海外德國人協會”組織跟南非種族主義者保持着直接的、十分密切的聯系，他們用大批經費加強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在南非和西南

非洲住着好几万德国血統的移民，他們傳播着德帝国主义的傳統。而且，布尔民族主义者还想起他們跟英国人作战的时候德国會供給他們武器，竭力支持他們，并引証了“血統”相同的話。南非荷蘭人对英国侵略者的宿怨，对于这种政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上述事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布尔民族主义者在执行希特勒在南非的“第五縱队”的任务方面，并不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人。但是，把南非联邦推向法西斯主义道路上去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使资本主义制度趋于崩潰的內在矛盾，当时在南非联邦还没有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南非联邦的大多数黑人仍旧过着部落組織的生活，还缺乏最起码的社会觉悟与民族觉悟。固然，白人工人中占优势的是跟资本家合作的所謂工人貴族，可是南非联邦共产党还没有展开广泛的解釋工作，也沒教会工人階級应用現代階級斗争的方法。这时，要使一切被压迫的黑人馴服，只消保存“民主”幌子下的議會形式就够了。但是在經濟危机最严重的年代，在劳动群众（包括一部份白人在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觉悟增漲的年代，在作为整个南非無产階級領導者的南非联邦共产党的影响增强的年代，旧形式已經不足以使群众馴服了。現在統治階級所要对付的已經不是愚昧的黑人奴隶群众，而是有觉悟的战斗的無产階級了。危难临头的剝削階級为了得到解救，不能不寻找管理国家的更适当的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是最值得做效的形式。法西斯組織雨后春笋般地在南非联邦成長起来；南非政客們的訪德活动越来越頻繁。种族主义者和南非法西斯份子在国外找到了同盟者。希特勒正是他們适当的同盟者。

馬蘭党受了希特勒的影响是無可置疑的。赫尔佐格也

不反对希特勒。根据他的命令，对希特勒的任何批评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办。

“牛車防火队”是公开的亲希特勒組織。这个組織是1936年庆祝布尔人“大迁徙”100周年紀念时，作为一个“文化教育”組織产生的。但是它很快地就变成了希特勒式的組織：队员佩帶着卐字徽章并彼此照希特勒分子敬礼的样子敬礼。由被称作总司令的范·倫斯堡博士领导。强大的非法組織“兄弟会”也受希特勒的影响，它是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組成的，它宣傳种族主义口号。这个組織过去曾指导过现在还繼續指导着馬蘭党大多数党员的行动。当时由威廉街^①直接领导的“灰衫会”也在活动着。

一个德国傳教士的孙子奥斯瓦尔德·比罗是希特勒的最热誠的信徒之一，他在赫尔佐格內閣历任交通部長和司法部長等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任陸軍部長。1938年，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簽訂之后，比罗連續訪問了欧洲，先后拜訪了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过在向希特勒討好这方面，倫斯堡博士却超过了比罗，倫斯堡早在1936年就向“元首”献媚了。比罗同希特勒談些什么不很清楚，但下列事实却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比罗大声疾呼地宣布的“国防”运动所依靠的只是几千人的軍隊和几輛牛車。

南非联邦的法西斯組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进行瘋狂的保持中立运动。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南非政府發生了分裂：以赫尔佐格为首的7名政府官員主張中立，而以史末資为首的另外6名官

^① 柏林的一条街，德国外交部在此。

員主張站到英国方面參戰。問題被交到議會去決定。赫爾佐格發表了演說，他的演說甚至使他的信奉者也大为驚訝。他不去固守中立——這原本是对他有利的——反而去袒護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他斷言，侵占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至進攻波蘭全不足以證明希特勒的侵略意圖，而希特勒只是希望抵消因凡爾賽和約使德国人民受到的欺侮。

不過，如果說史末資反对中立的演說使議員比較信服的話，那麼，其所以如此決不是因为他憎恨希特勒。大多數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戰勝的德国毫無疑問要想到它過去的殖民地——西南非洲，而南非聯邦絕不打算放棄這些殖民地。議會以80票對67票的多數通過參戰的決議，但附以下列條件：南非軍隊不到非洲境外作戰。但是赫爾佐格不願承認自己失敗，並且向英国總督要求解散議會和決定重新選舉。總督拒絕了他的要求并任命史末資組織新內閣。

史末資的戰時內閣是一個聯合內閣。除了史末資黨的黨員以外，參加內閣的還有“自治領黨”和工黨的代表。當時，“南非統一黨”發生了分裂。赫爾佐格跟一小群自己的信徒加入了馬蘭的所謂“純國民黨”，這個黨因而改名為“重新統一國民黨”。由於跟馬蘭的爭吵和內閣——主要是為了個人地位——赫爾佐格又脫離了馬蘭黨并組織了自己的黨——“非洲人黨”。不久，赫爾佐格拋棄了政治生活，“非洲人黨”由哈文迦領導。

南非的法西斯分子在議會里儘管遭到失敗，但是沒有停止他們的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希特勒节节勝利的時候，國民黨議員曾四次向議會提出同希特勒單獨媾和的提案，三次是赫爾佐格提出的，第四次是馬蘭提出的。南非聯邦政府庇護國內的法西斯組織。牛車隊隊員人數達到二

十五萬。希特勒德國的著名拳術家和法西斯活動家西得尼·列布蘭德由德國乘潛艇來到南非，親自指揮法西斯組織牛車隊發動怠工事件。列布蘭德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希特勒的失敗已經注定的時候，才被逮捕和判處無期徒刑的。牛車隊領導的怠工事件規模很大。謀殺政敵，襲擊士兵（結果在全國很多地方穿軍服上街成了危險的事情），同士兵的家屬絕交，並對他們採取恐怖手段，從事間諜活動，散布和宣傳從戈培爾武庫里搬出來的說法：似乎發動戰爭的禍首是猶太人，更正確切說是“猶太籍的共產黨人和猶太資本家”。

一些新的法西斯組織也建立起來了。前面提到的比羅是“新秩序會”的創辦人，這個組織在議會里有自己的代表。比羅預言民主制度即將結束，同時在戰後將建立“非洲人”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國家里，享有政治權利的決非所有的白人民眾，而僅僅是講“非洲語”並信仰新教的人。在1942年11月，當比羅以為希特勒一定會勝利的時候，他在公開講演中會解釋經濟方面的“新秩序”將建立在甚么基礎上。照比羅的聲明：南非必須成為希特勒“新秩序”的一種附屬建築物，向希特勒德國輸出原料（首先是黃金和金剛石）和剩餘農產品，同時輸入歐洲的工業產品。

現任南非聯邦總理馬蘭，在戰時屢次反對當時的政府，反對英國，反對民主。他經常向自己的聽眾們擔保說：德國的勝利是必然的，而這也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全部目標的實現。他甚至引証下列事實：根據廣播，“第三帝國”領導者保證勝利後的德國一定承認南非聯邦的獨立。

馬蘭的擁護者比羅和倫斯堡把1940年法國的失敗當作國慶來慶祝，而德國的每一個失敗對南非的法西斯分子說

来就是出丧日。大概希特勒無論在哪个国家內也不能指望像在南非联邦那样有那么龐大的、組織严紧而且積極的“第五縱队”。

史末資终于对英国壟断組織尽到了他的責任，把南非联邦保持在英国資本的势力范围之內。南非联邦参战了，就它的軍事力量來說，当然不算太大。兩师志願軍(南非联邦沒有义务兵役制)参加了埃塞俄比亞战役，然后又参加北非战役，此后就从前綫撤回来。有一个师后来参加了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南部的战斗。为了防禦日本人的可能的侵犯，往馬达加斯加島派駐了衛戍部队。另有約七万名黑人和約四万名“有色人”在輔助部队服务(輔助部队也是志願兵，但無权帶槍)。

1942年北非战况变得困难的时候，史末資曾郑重宣布廢除对黑人的歧視。这是因为不仅需要黑人士兵，而且更需要黑人工人。为了提高黑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更易于使他們馴服，南非联邦的統治者不惜提出了并不打算实现的諾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不仅为本国的需要而且也为盟国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南非联邦工業大大地扩大了。装甲汽車和大口徑迫击炮等的生产开始了，这給鋼鉄托辣斯(“鋼鉄公司”)帶來了巨額利潤。

1943年举行的南非議會选举，史末資获得了胜利。执政党获得103席，馬蘭党43席。英国帝国主义者代理人史末資被授予英国陸軍元帅称号。

希特勒德国在軍事上的失敗絕不意味着南非联邦法西斯份子的最后失敗。甚至在希特勒可耻地死亡之后，南非的种族主义者也沒放弃繼承“元首”的事業的打算。德国离

非洲很远，在从前这曾使希特勒不能充份利用当地的“第五縱队”。而现在，这一点却对于南非的法西斯份子有利了。希特勒虽然毁灭，但他的南非的門徒們却逃避了吉斯林和賴伐尔的命运。很快地又出现了另一些南非联邦法西斯份子的有力庇护者来代替“第三帝国”的統治人物。为什么在西德的联合占領区^①千方百计支持并保护希特勒罪犯的美国帝国主义实际上不利用南非法西斯份子为自己效劳呢？为什么在馬來亞残酷地镇压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工党要拒絕跟种族主义者馬蘭合作呢？馬蘭認為：希特勒德国的“厂史使命”现在正由美国来完成，因此跟美国帝国主义合作是南非联邦一切“健康的”（即反动的）人的責任。

南非的法西斯份子虽然给自己找到了新的主子，但仍然不同从前的主子断絕联系。馬蘭拥护者向紐倫堡派出抗議判处戈林死刑的代表团，他們称戈林为“德国的貞德”^②。在布隆方丹举行的民族主义者大会上曾經通过一項決議，決議中說道，希特勒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其他領導者不是罪犯，应当把他們的胸像从約翰內斯堡刑事博物館里拿出来，因为据說这对于很多德国血統居民是一种侮辱。民族主义者的这个願望已經得到滿足。

战争一結束，大批的德国战犯立刻逃入南非。在史末資政府暗中支持下，当地法西斯份子大为欢迎地接納了他們。

馬蘭在1948年选举中的获胜，是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在南非联邦白人居民当中增强的証明。馬蘭的民族主义党获得70席（主要是靠所謂“白人貧民”的票）；史末資党获得65

① 指英美法联合占領区。——譯者

② 貞德是百年战争时期法国的民族英雄。这里法西斯份子把战犯戈林硬比作德国的民族英雄。——譯者

席，“非洲人党”9席，工党6席。馬蘭执政引起了英国的惊慌，这立刻就使南非股票市价猛跌。馬蘭的几次竞选演说引起一种忧虑：南非联邦要脱离英国而走自己的道路。这就会给成立“西欧联盟”的计划一个有力的打击，“西欧联盟”就是以英国自治领的合作和资源为依据的。馬蘭的胜利被认为是英帝国“防衛”计划的一个打击，计划规定在非洲南部和东部建立军事基地及补给中心。美国新闻界也因馬蘭的胜利而感到大大的不安。

馬蘭参加1949年在伦敦举行的帝国会议归来时声明说：共和主义已经不再是国民党的直接目标了。为了这项声明他得到多少报酬，只有馬蘭跟华尔街的一些金融巨头知道。对于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来说，现在保存英帝国的外壳是更为有利的，因为英帝国已经落到美国的控制之下。馬蘭关于南非联邦留在英帝国怀抱的声明引起史末资的热烈赞扬和一些国民党党员的批评。馬蘭虽然攻击过他的前任——伯塔、赫尔佐格和史末资——跟英王保持联系，而且在他自己所提出的纲领中也载明：“与英王没有联系的共和政体是使南非不致重新被英国拖入战争的唯一而有效的保证”，但现在还是成了英王的臣民。“共和论者”馬蘭跟“社会主义者”貝文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当然，馬蘭不喜欢英国人，”英国报纸写道，“但是另一方面他极端仇视苏联，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馬蘭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简森（他把布尔人共和国留在英联邦范围之内描述为“结构上的畸形”）做了总督，也就是做了英王个人代表！

民族主义者的执政加速了南非联邦的法西斯化。新任司法部长斯瓦特最初的几道命令之一，就是废除战时颁布的禁止政府官员加入法西斯组织“牛车队”和“兄弟会”的禁

令，虽然这项禁令从来没有被遵守过。正如英国报纸屡次証实的，至少有60名馬蘭党議會党团的議員加入“兄弟会”組織，証明了这个組織对馬蘭統治下的南非有巨大影响。甚至史末資也說“兄弟会”是法西斯組織。高級政府官員中有很多“灰衫会”組織的成員。大选之后，比罗向馬蘭担保完全地、無条件地支持他，当政府从監獄里釋放了在战时定罪的著名法西斯份子、叛逆者和破坏者的时候，比罗就曾支持他这样作。被釋放的人們当中也有前面提到过的破坏組織“牛車队”的領導人、希特勒份子西德尼·列布蘭德。当时曾隆重地庆祝罪犯的获釋，仿佛是釋放民族英雄一样。“我渴望医治你們的創伤，”馬蘭向获釋的希特勒走狗們这样声明說，同时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將記住您和您的政府。”

在南非联邦，亞洲人、斯拉夫人、犹太人和英国人的移入是受限制的，但是对于德国人——只要他們能証明自己过去是納粹份子——就沒有这些限制。1948年南非联邦来了2,000名充当軍事教官的前德国軍官。馬蘭政府表示了这样的希望：要聘請軍事教官，首先就要募集希特勒份子，因为“在同土著打交道当中，健全的种族主义世界观是必要的条件”。并讓来到南非的德国軍官加入南非联邦的国籍。此外，获得南非公民权的还有西南非洲“希特勒份子头号領導者”汉斯·畢尔捷坤，“希特勒青年”組織領導人庫尔特和拉尔夫·科奇兄弟以及其他成百的希特勒份子。

德国法西斯份子在南非联邦不仅找到了避难所，而且受到了亲切的接待。例如，有一位英国人巴特尔斯畢也迁到南非联邦来往，他是英国法西斯份子首領莫斯萊的信徒，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在英国散播跟希特勒媾和的口号。巴特尔斯畢配帶着卐字徽章，并且利用所謂“出版自

由”出版了讚美希特勒的报纸。在他的报纸上可以找到例如这样的“妙論”：“要認識希特勒的神聖使命，他是上帝所选定的从財閥压迫下拯救世界的人！”

由于环境有利，除了南非联邦老早就有的法西斯組織外，又产生了新的，例如“南非兒子会”这样的法西斯組織。它的目的是統一英籍法西斯份子和布尔法西斯份子的行动。这个組織于1950年公布了它的修正后的章程，其中可以看出，它的行动是反对联合国的，因为“那里是共产主义者和非欧洲人控制的，同时也因为联合国干涉南非的内政”。这个組織反对自由主义，反对犹太人、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而首先反对共产主义者。“南非兒子会”的領導者当中有7名是南非議会的議員。

馬蘭党不是一下子就在議會中得到絕對多数的。从前在議會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哈文迦領導的“非洲人党”。强有力的矿业工会的代理人，大工業家和大地主哈文迦既关心矿山主和工厂主的利益，也关心地主的利益。馬蘭和哈文迦在观点上沒有分歧，因此馬蘭党不断地試圖吞併“非洲人党”。早在史末資在世时(史末資于1950年秋逝世)“南非統一党”也曾有过类似的企圖。史末資甚至有肯定成功的机会。但是1951年“非洲人党”终于被馬蘭党吞併了。

这样一来，参加南非議会的尽是种族主义政党的代表了：国民党的，非洲人党的，“統一党”的和工党的。从1949年起在南非联邦議會里第一次有南非联邦共产党的代表議員賽姆·坎出席，他代表土著居民，是好望角黑人选出的。

馬蘭沒辜負剝削階級对他的矚望。賽姆·坎也証明他的选民对他的信賴是正确的，他揭露并痛斥南非联邦政府的法西斯政策。

第二章 概 論

領土与居民

南非联邦的面积为1,224,000平方公里。境内有三个英国保护国：貝專納、斯威士蘭和巴苏陀蘭，这三个国家由英国直接統治。南非联邦北部与英国的南罗德西亞以及葡萄牙的殖民地莫三鼻給为隣。西方与南非联邦接壤的是前德国殖民地西南非洲，它从1920年起由南非联邦統治，并且事实上已被它非法吞併。

南非联邦位于东海岸高、西海岸低的高原上。东部比西部雨量較多，收成較好。

南非是个不易到的地方。海岸不招人欢迎，非常陡峭，河口被泥淤塞，天然港灣几乎沒有。南非优良的港口不在南非联邦境内，而在地瘠人稀的西海岸。南非联邦正像南非的其他地区一样缺乏内河航路。河床多岩石并且常常干涸。其中最主要的是瓦尔河、橘河和林坡坡河。南非联邦的两个州名——德蘭士瓦和橘河自由邦——就是根据前两条河的名称而取的。高达3660公尺的难于攀登的山脉（德拉科諾夫山脉）綿亘东南海岸。深入南非联邦是困难的，东边和南边有群山，西边有沙漠。由于降雨量不正常，水产資源貧乏并經常發生旱灾。尽管土壤十分肥沃，农業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却比畜牧業小得多。农業采用粗放經營的比集約經營的為多。在南非联邦种植的作物有：小麦、棉花、甘

蔗、茶、葡萄、咖啡、大麥、燕麥和馬鈴薯。

南非聯邦擁有豐富的資源。金剛石礦和金礦的周圍出現了城市，建設了四通八達的鐵路網和工業。

南非是世界上氣候最優良的國家之一。僅有不大一部份地區是熱帶氣候。雖然開普敦離赤道像的黎波里一樣遠，但那裡的氣候比的黎波里好，差不多跟法國的南部一樣。這樣優良的氣候是由那裡的高山性質決定的：南非聯邦全部領土的五分之三位於海拔1,000—1,500公尺以上。氣候很乾燥，夜間冷。在離赤道三度的維特瓦特斯蘭德，冬季天氣寒冷，有時下雪。南非聯邦晴天很多，例如約翰內斯堡在100天里就有73個晴天，而在倫敦才有29個晴天。

南非的優良氣候在頗大程度上促使白人把它變成了殖民地。

* * *

南非聯邦由下列四州組成：好望角、納塔爾、德蘭士瓦和橘河自由邦。

根據1950年9月的官方材料，人口總數為12,320,000人。南非人口的密度為波蘭的七分之一。居民可以分作下列各類：班圖黑人(8,347,000人)，白人(2,620,000人)，混血人種(1,030,000人)，亞洲人(323,000人)。在這裡，對於各類居民創造了很特殊的專門術語。例如：白人叫做“歐洲人”，所有其餘的居民被叫做“非歐洲人”。混血種早在十九世紀被正式稱作“雜種”，現在叫做“有色居民”或者簡稱“有色人”。居民中的亞洲人主要都是印度人。差不多所有的“有色”居民都集中在好望角州，而大多數印度人集中在納塔爾州。其餘各種族的居民散居在四州內。白人當中60%是布爾人(他們被稱作“非洲人”)，34%是英國人，其餘的是

犹太人、德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大多数居民生活在农业地区，城市居民仅占全国人口的32%。

国内有两种正式语言：英语和“非洲语”。后者虽然是从荷兰语演变来的，但它是一种有自己的文法、綴字法和辞彙的独立语言。

南非联邦的最大城市是：約翰內斯堡(采金工業中心，有居民727,943人)；开普敦(南非最古老的城市，加工工業中心，居民454,052人)；德班(最大的商港和食品工業中心，居民357,304人)；比列托里亞(首都，236,367人)；伊利薩白港(第二大港，皮革工業中心，居民146,241人)。此外南非联邦还有居民五万以上的城市九座。

* * *

南非联邦的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组成。根据西敏寺法规，只有欧洲血统的人才能当议员。非欧洲人没有被选举权，而实际上也没有选举权。

众议院共由159名议员组成，其中好望角州选59名，纳塔尔州选16名，德蘭士瓦州选60名，橘河自由邦选15名。此外，好望角的黑人选3名(英国籍)。只有2%的成年城市黑人居民享有选举权。黑人选民的数目1942年共为11,613人。从1950年起，6名由西南非洲居民选出的议员参加了议会。

参议院由40名议员组成。4州各选参议员8名；此外黑人再选4名(自然是欧洲人)，总督任命4名。在这个问题上总督必须遵循这样的方针：即他所任命的参议员非常熟悉黑人问题。不久以前“有色人”也有了选举权，他们和欧洲人一样投票。但1951年情况变了，现在“有色人”要单独投票，选举4名议员(当然是欧洲人)。印度人没有选举权。

4州各有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州议会议员的数目跟

本州选区的数目一致。4名議員和1名由总督任命的州行政官組成执行委员会。属于州議會权限之内的說来有教育問題和交通工具問題等等。

归州議會管轄的有：市政局、农業委员会及其他自治机关。在好望角州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黑人在名义上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实际上他們很少被选进这些机关。給予黑人的是一种空头的政治权利——参加（就其本質來說）沒有任何权限的各种諮議机关的权利。南非联邦总督代表英王并組織政府（由議會議員組成）。

南非联邦的經濟

南非联邦的經濟完全掌握在欧洲人手里。所有的工業、交通工具、公用企業和90%以上的土地属于欧洲人。南非經濟依賴于本国的“国家富源”——黄金。南非的黄金是十九世紀下半叶發現的，它注定了南非的政治的和經濟的面貌，注定了工农業發展的方向。南非联邦这种貴重金屬——黄金——的开采量每年約达五十万公斤，占世界第一位。黄金像磁石一样吸引了資本，損害了其他的經濟部門。金矿業的激增使本国其他富源的利用不够合理。

南非联邦的各級政府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扩大黄金的开采而不是使全国整个經濟協調發展。当然應該承認，黄金开采引起某些与金矿業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国民經济部門的發展。因而出現了煤矿，修筑了鐵路，集中在大矿山周圍的加工工業發達起来了，实行了电气化。在金矿附近立刻建立了城市。国库收入——直接的和間接的——几乎一半是来自采金業。金矿收入約占国民收入的40%。开采黄金直接地或間接地給南非联邦大約四百万居民开辟了求生

之道。金矿主的稅額相当大，但是却从另一方面得到补偿：政府向金矿区赶来了廉价的奴隶式的劳动力，从而保证了资本家的巨额利润。

但是黄金并没有使南非联邦富裕。以黄金的形式取得的财富，大部份被运往外国。絕大多数的金矿属于外国股东，因此相当大的一部份股息流往外国。例如1932年，90%的股息就流到外国去了。

無論过去和現在南非都是外国資本最野蛮的剝削的对象。長期以来它是英国壟断資本活动的天下，而最近成了美国壟断資本的天下，美国資本对英国資本越来越加以排挤。美国对南非工業的直接投資超过一亿五千万美元。美国企業家收买南非各公司的股票，掌握了各种股份公司，組織了新的企業，把英国从南非市場上排挤出去。从1938年起，美国对南非联邦的輸出增加到原来的六倍。馬歇尔计划和英鎊的貶值使整个非洲变成巨大的美国投資場所。例如，“英美南非公司”就是南非采矿工業中最大的康采恩。这个康采恩直接或間接地对下列各种企業有着广泛的“利害关系”：多数的采金企業，金鋼石矿，45%的煤矿，相当大一部份銅矿、錫矿和菱鋅矿以及各种加工工厂。上述康采恩尽管已經插手現有各采金企業，仍然在橘河自由邦緊張地寻找新的产地。橘河自由邦境內13个金矿中有7个直接属于跟“英美南非公司”有密切联系的“投資信托公司”。这样的康采恩共有不少，例如：“英美德蘭土瓦投資公司”，“南非选矿公司”等等。美国进出口銀行跟南非联邦政府簽訂了一項协定，根据這項协定美国人有义务对一些开发南非富源的股份公司投資。实际上美国人使这些公司受自己的統治。美国向南非联邦派遣了以“复兴金融公司”矿

山部主任为首的特别使团，目的是研究扩大对军事工业特别有价值的金属的生产的可能性。美国人对铀矿尤其感到兴趣。一家进步报纸不久以前报导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在南非联邦寻找铀矿的消息。照这个委员会的意见，铀可能作为采金的副产品来开采。

美国资本的沉重的手掌已经压在南非联邦天然富源之上。除了黄金以外，金刚石也是垄断组织收入的一个很大的来源。早在1920年，这里每年就开采了三百万克拉金刚石，当时南非联邦的开采量占世界第一位。现在金刚石的开采量总共才有一百万克拉，因而南非联邦已成为开采量最小的国家之一。其他的天然富源是：铁、铜、白金、锡。南非煤的蕴藏量被判断为两亿五千万吨之多。根据1941年的材料，煤的开采量每年达一千八百五十万吨。南非煤的一部份输往欧洲，由于开采上所花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虽然运费高昂，在欧洲还有销路。基本上依赖采金业的南非联邦加工工业，在历史上曾两次得到大大发展的机会，这就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根据1941年的材料，某些加工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和产值有如下表所述(参看49页表)。工业总产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显著上昇，1944年估计为三亿三千万镑。此后又重新下降。

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具有优良的条件，但南非工业仍然是落后的，无力跟英美工业竞争。争夺销售市场和争夺工业的斗争不仅在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进行着，而且也在南非联邦本国的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进行着。虽然布尔人主要住在乡村，从事农业，而大多数英国人住在城市经营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但是近来这种差别已开始逐渐

消除。經營商業的人中布尔人在1939年占5%，1950年增長

工 業 部 門	工人与職員人数 (單位千人)	总 产 值 (單位百万鎊)
冶金、金屬加工 和机器制造.....	109.6	42.8
化学.....	22.1	18.8
制材.....	18.1	6.1
印刷.....	23.0	10.4
紡織.....	52.6	16.3
皮革.....	24.1	12.6
食品.....	71.9	59.8
其他.....	80.8	29.5
总 計	402.2	196.8

到11%。“非洲人”經營的企業的周轉額1938—1939年間为六千一百万鎊，而1950年为三亿二千二百万鎊，就是說增加到原来的五倍。属于“非洲人”的企業——工業、商業和公用企業——的数目最近十年間从3,710个增加到13,047个。目前“非洲人”掌握的还只是小企業。例如南非現有的12,000个工業企業里仅有3,000个(还是小的)为“非洲人”所有。十八万欧洲工人中仅有14,450人在属于“非洲人”的企業里工作，这些企業的产量仅占工業总产量的6%。布尔人拥有銀行和矿山的尤其少。仅有2%的銀行資本属于“非洲人”，他們仅仅掌握9座矿山，这些矿山的產品仅占南非联邦总矿产量的0.5%。

* * *

南非的農業比工業还要落后。如果說加工工業部份在国民收入中占20%，那么農業部份——全国三分之二的居

民从事农业——刚刚占12.4%。

根据1948年的材料，白人农场主的总数为105,629人；占有耕地十分之九。拥有土地面积不到一莫尔格^①的农场的农场主为25%，只占有0.75%的土地；拥有面积为3,000莫尔格以上的农场的农场主占全国农场主人数的6%，他们占有土地44.1%；拥有100到3,000莫尔格土地的农场主占全国农场主总人数的69%，他们占有其余的土地。由此可见，南非联邦75%的农场主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农村的分化正迅速地增长。大农场不断增多，同时，一些拥有几千莫尔格土地的农场以及属于黑人和“白人贫农”的农场却破了产，使一些农场主丧失了土地。

据政府的专门委员会统计，目前南非联邦只有15%的土地适于耕种和将来可能适于耕种。而实际上现在只耕种6%的土地。农业水平很低，而农场主也完全不去努力提高它，因为经常可以指望政府的补助金。农业居民当中常常有人说：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谋生的农场主经常可以靠补助金维持生活。1931—1941年国家支付给农场主的补助金是两千五百万镑。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状况和政府的这种政策之下，这个主要是拥有农业居民的国家必须输入粮食是不足为奇的。南非各种水果的产量只能满足国内需要的50%（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某些水果的出口），对蔬菜、油脂、鱼类和鸡蛋的需要也刚刚满足50%。本国种植的马铃薯仅为需要量的20%。农产品按倾销价格输出。它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很高，因此需要量很小。大多数居民（不仅非欧洲人）吃不起油脂。也没有任何油脂代用品，因为政府为了农场主

① 莫尔格是南非的面积单位，一莫尔格约合0.3公顷。

的利益，不允許油脂的高价因發展人造牛油工業而受到威胁，尽管有可能發展人造牛油工業。

* * *

南非的主要出口貨物是黄金。1940年的出口总值为一亿五千万鎊，其中黄金出口为一亿一千万鎊。其他出口貨物为羊毛、煤、金剛石、宝石、水果和糖。

南非联邦的进口，1948年估价为三亿五千四百万鎊。除粮食外也进口机器、紡織品、化学品以及美国的各种傾銷品，南非联邦居民所乘坐的汽車差不多尽是美國貨，讀的是美國書，看的是美國电影。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南非联邦的貿易是出超的。現在情况变了，变成了入超。甚至反动的南非報紙也承認这件事应归咎于美国。进口貨的价格——首先是从美国进口的——不断高漲。跟英鎊贬值同时發生的南非鎊贬值使进口貨价格进一步昂貴。不过黄金价格沒有提高。黄金这种南非联邦主要出口貨的价格，根据布列吞—烏德斯协定，被固定在隨美金牌价轉移的一定水平上。要想提高黄金价格須有包括美国在內的所有参加协定的国家的同意。南非联邦本来可以不管布列吞—烏德斯协定，以較高价钱出售黄金，也可以找到买主，但是美国以它集中在諾克斯城的巨額黄金貯备恫吓南非联邦。美国恫吓南非联邦說，一旦提高黄金价格，他們將使黄金充塞世界市場并且一定使黄金价格猛跌。

南非經濟领导人很想寻找改变这种处境的出路。他們曾試圖扩大黄金的开采。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現在單位矿層的采金量只等于从前的一半。开采黄金的費用越来越高，扩大开采是不可能的。在扩大工業品出口方面也

作了努力，但是南非工業經不起英国和美国工業的競爭。为了平衡貿易差額，实行进口限制，但是由这一措施造成的重負几乎全部落在全国劳动人民，主要是黑人的肩上。

南非联邦把他的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和价格最低廉的劳动力任随外国資本利用，因此它的国民經济是支离破碎而軟弱的。南非的經济狀況是資本主义总危机的表現之一。拚命开采黄金，工業發展比較薄弱，农業显著落后，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特別低，——所有这些現象都是資本主义腐朽和瓦解时期和壟断資本統治时期經济上依賴外国的国家所特有的現象。南非是外国資本的殖民地，擴張的对象，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源泉，銷售的市場。

南非联邦不仅貿易入超，同时也有支付逆差，支付逆差首先是由于股息的外流造成的。为了平衡差額，南非联邦不断采取从英国、美国和瑞士借入新外債的办法。但借債是無补于事的。支付赤字在1949年为兩亿一千一百万鎊。

随着国家債務的增加，信貸也受到限制。南非联邦的命运就跟神話里餓死在金堆上的米达斯皇帝的命运一样。南非經济的衰落也影响到南非各公司股票的行市。如果把1931年的股票牌价作为100，那么1948年1月就是121，1948年12月是97，1949年1月是88.5。

这种困难的經济处境本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南非联邦現在的統治者不能够而且也不願意想法摆脱。当然，南非的經济报刊有时也指出發展国内市場的必要性，不过这要取决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工商报”在1948年8月写道：

“只有廢除在工業中使用非欧洲人的人为限制，才能降低产品成本，并提高居民的購買力……我国工業是为非欧

洲人建立的，雖然他們之中每一個人的購買力非常低。只有當非歐洲人市場的購買力增長的時候，工業生產能力才能增長。”

南非聯邦居民的生活水平，只有在廢除現存的奴隸勞動制度和不足以糊口的工資制度的條件下才能提高。這將直接使壟斷資本的巨額利潤下降，並可能導致采金企業的倒閉，在支付保證最低生活的工資條件下，它的產品就會無利可圖。但是南非的領導者是不可能這樣解決問題的。

第三章 奴隶劳动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位南非政治家写道：

“我們的立法的目的是保證土著人民按着純粹土著精神發展，也就是不危害歐洲人利益的發展。”

在南非聯邦1938年的官方年鑑上有如下的結論：

“大家都知道，南非經濟的順利發展，在頗大程度上依賴于比較廉價的不熟練的非歐洲人勞動力的充足供應。在我國下列人種中擁有這樣的勞動力：（一）有色人，（二）亞洲人，（三）土著。”

史末資的得力幫手揚·霍夫麥耶簡單而明確地表述了這個原理，他說：

“南非聯邦的經濟結構建立在兩個基礎上：黃金和土著勞動。”

這個十分露骨的聲明不得不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財富——與其說是南非聯邦的財富不如說是地主和壟斷資本家的財富，因為這個國家並不富——的來源正是廉價的土著勞動力。南非聯邦對殖民地勞動力的剝削帶有野蠻的性質，而且幾乎是世界上最殘酷的剝削，雖然其他的殖民者在愛同胞方面或過份的講究規矩方面並沒有甚么不同。

土著工人的勞動成為資本家額外利潤的來源，對他們可以比對白人工人更多地剝削。廉價勞動力儲備的存在也使得剝削者便於把那些隸屬於“貴族”的工人的工資保持在

很低的水平上。在劳动方面的歧视、特权工人和非特权工人的区分，妨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播下了彼此不信任和敌视的种子，从而帮助了资本家巩固政权。在所有的殖民地和一些帝国主义宗主国国内都是如此（如美国之对于黑人；等等）。不过，在南非联邦还存在着一个使对土著的傳統剝削（不仅南非联邦有这种剝削而且在整个英帝国都存在着这种剝削）复杂化的問題。为南非种族主义者和壟断资本家招来不少麻煩問題的就是“白人貧民問題”。

“白人貧民”

在1932年的南非官方年鑑里說明了政府对这个問題的觀點。

“在南非联邦，”年鑑上說，“有一个居民阶層，他們有一种并不十分确切的名稱，叫做‘白人貧民’，他們的数目非常大，虽然从来沒有被精確地确定。必須承認他們存在于大工業中心和其他城市，是南非联邦的重要社会問題之一。”

“白人貧民”首先是指那些因为气候条件恶劣和农業水平太低以及因份地制度崩潰而丧失土地的布尔人农場主的后裔，或者是指还有着一塊不足以糊口的土地的农場主。利息过重的銀行貸款在頗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小农經濟的破产。很多农場主之所以丧失土地，仅仅是因为無力及时偿还所借的債款。很多像这样丧失土地的农民，在極端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和富农租佃土地。他們被称为“依靠別人土地生活的人”。“白人貧民”也有馬車夫、樵夫、漁夫和金剛石寻找者。“白人貧民”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以至常常挤在用草編成的簡陋的棚子里安身，过着遊牧式的生活，和他們周圍的被白人富有者剝削的黑人毫無兩样。

“白人貧民”在乡村無法謀生，便向城市迁徙；于是“白人貧民”便成了城市問題。这些白人被压迫者的数目 1927 年已經达到三十万人。

这一問題的实質何在呢？要知道，在英国有着千百万“白人貧民”，他們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而統治階級并沒把它看作对現存社会制度的危險。統治階級的看法是：过去、現在和將來貧困永远存在，这是自然而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个問題在南非和在別的国家不同，其原因只要看看史末資內閣司法部長蒂尔曼·罗斯的言論就可以知道，他向長期挨餓和衣不蔽体的白人失業群众發表了如下的声称：“我对你們也像对貴族一样，因为你們每个人都是貴族和老爷。”自然，这些話填不滿“貴族”的空空的肚皮，也不能使裸露的“貴族”穿上衣服。这一問題的实質就在于：在南非联邦——这里的白人工人表面上被認為“文明”工人，絕大多数工人是非欧洲人，这里的全部政策以种族歧視为基础——存在着“白人貧民”，这对于白人“优越”的神話是一个巨大的危險。如果白人沒有工作，如果白人挨餓，如果白人的生活下降到黑人無产階級的水平，那就会威胁社会制度；正因为如此，所以“白人貧民”就成了“最危險的社会問題”。

在南非联邦当权的剝削者必須解决劳动問題。失業的“白人貧民”不仅对白人“优越”的奇談是一个威胁，同时也有另一种危險，即“白人貧民”能够懂得他們的兄弟是“黑人貧民”，而敌人是“白人富有者”。保証“白人貧民”有非欧洲人所作的那种工作也不能使情况好轉，因为非欧洲人工人的工資，如下面即將指出的，甚至不能保証他們的最儉朴的最低生活水平。“白人貧民”除了膚色以外沒有任何优越的

地方，也沒有任何可以讓他去做高薪工作的熟練技術。這個問題所以複雜還有另一個原因，即“白人貧民”中了種族仇視的毒。人們慫恿他們說，他們比黑人高超得多，向他們灌輸輕視黑人所作的工作的看法，他們硬想做黑人高攀不到的高薪的工作。他們認為體力勞動跟自己的尊嚴不符。

擁有廉價勞動力（他們給資本家帶來了巨額利潤）的資本家決不願意就同樣工作付給白人工人比黑人工人較多的工資。政府的聲明也沒有改變現存的情況，聲明宣布說：政府力求使歐洲人和非歐洲人在工業中不彼此競爭，使歐洲人獲得較高的工資，使他們能保持白人的生活水平。

可見有兩種因素決定着對待“白人貧民”的政策，一種是對白人優越的神話瀕于破產的恐懼，另一種是資產階級固有的貪慾。第一種因素造成的結果是：某些職業不允許非歐洲人去干，這些工作專給“文明的”白人工人去做。第二種因素又使“白人貧民”的問題不可能消除。

多虧有這一個問題的存在馬蘭才在選舉中獲勝。通過不擇手段的種族主義宣傳向白人流氓無產階級灌輸這樣的思想：不論怎麼說，禍首首先是黑人，因為他們奪去了白人的工作；此外又肯定白人工業家及其政黨（史末資黨）也是禍首，因為他們寧願利用廉價的黑人工人，而不利用“出身高貴的”白人。（不過民族主義者關於下列事實卻慎重地只字不提：馬蘭黨所代表的地主是特別依靠黑人勞動力發財的。）受了這種宣傳欺騙又兼文化發展水平特別低的“白人貧民”過去不懂得，其中很大一部分直到現在還不懂得，究竟誰是使他們貧困、使黑人貧困的真正的罪魁。他們很容易接受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因此種族主義者常常羅致他們參加法西斯匪幫。“白人貧民”的選票使馬蘭在選舉中獲勝。

除了一切資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这个工人貴族問題(資本家靠超額利潤收买工人貴族,他們在社会沙文主义变节份子的领导下为資产階級服务)以外,南非联邦的資产階級还有另外一个問題:即他們必須分一点殘羹剩飯給白人流氓無产階級。就是这些殘渣,資产階級也不願白白地抛弃。这就是在南非联邦对非欧洲人所实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剝削的原因之一。

膚色与工作种类

在南非联邦正如在其他殖民地一样,土著仅仅被看作是矿山、工厂和农場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給者。史末資党和馬蘭党之間斗争的内幕,也像近几十年来南非一切政治斗争的内幕一样,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問題,这个問題在于誰首先有权在較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这些劳动力:是矿山主、工業家还是地主。南非經濟的資本主义發展还没有达到使地主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調和的水平,例如像英国在十九世紀所發生过的那样。

南非联邦約有四百二十五万名黑人从事雇佣劳动,也就是說包括老年、妇女和兒童在內的全体黑人居民的一半以上。作工的欧洲人的数目为七十五万人,也就是說仅为欧洲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可以用南非联邦国民經济各部門居民分配表來說明(見59頁表)。

可惜我們沒有像这样詳細的、各种居民最近几年就業的材料。五年以后發表了仅仅关于欧洲人(并且職業分类也不同)的材料,不过总可以把这些最近的材料和以前引用的材料比較一下。

比較以后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从事农業的欧洲人为

經 济 部 門	黑 人	歐洲人	“有色人”	亞洲人
農業,林業,漁業·····	3096.5	181.4	96.2	18.1
加工業·····	213.8	132.6	47.3	11.5
礦山工業·····	393.0	46.9	3.4	0.9
商業和金融業·····	6.7	119.6	14.2	17.3
國家機關及自由職業·····	21.9	124.5	14.2	5.1
家庭僕役和旅館招待員·····	356.3	30.6	72.7	6.7
交通業·····	90.3	77.8	11.4	1.6
其他職業·····	43.9	28.7	17.3	3.2
總 計	4222.4	742.1	276.7	64.4

上列數字引自1941年南非聯邦官方年鑑。

170,777人,從事礦業的34,636人,從事工業的 180,501人,從事交通業的74,212人,從事商業的 182,056人,在國家機關和軍事行政機關工作的114,179人,家庭仆役28,948人,共785,309人。從這裡可以看出:從事工業的歐洲人的數目在五年中差不多增加了6%。從事農業的歐洲人的數目基本上沒有變化,在礦山工作的和作家庭工人的人數減少了30%以上;從事工業的幾乎增加50%,而從事商業的增加50%以上。從事商業的歐洲人數目的增長是由于從商業里把印度人以及部份“有色人”排擠出去的結果。從事工業的歐洲人數目的增長,主要是由于從要求熟練程度較高的工作中把非歐洲人排擠出去的結果,戰爭的局面也是一個原因。

上面引用的數字表明,各種居民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分配和他們在總人數中所占的比例是不相稱的。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職業越是勞苦的,要求體力越大的,報酬越低的,從事這種職業的黑人也越多。在礦業里,歐洲人

仅有11%，虽然他們占全国人口的20%。可是在加工工業中，白人工人的数目远远超过20%，在交通業中超过50%。这种不均衡的現象最明显地說明了社会地位的高低。例如，所有的企業經理是白人，而差不多所有的矿工——在地下作最繁重工作——是黑人。也可以断定：工資和膚色之間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膚色越深，工資越少。

黑人做最繁重、最危險而且工資最低的工作，因为南非联邦的劳动立法滲透着种族歧視的精神，不許黑人参加熟練劳动。从1924年起，在南非联邦，把劳动正式分为“文明劳动”和“不文明劳动”。“文明”劳动在法律中規定为“生活水平相当于欧洲人水平的人所做的劳动”。“不文明”劳动規定为“生活要求相当于野蛮人和原始人水平的人所做的劳动”。由此可見，黑人已被拒于“文明”劳动的大門之外。社会沙文主义工会采取的所謂“关門政策”帮助了这一点，这种政策就是：某些特定的职业只有那些不吸收非欧洲人参加的工会的會員才有份。

劳动报酬制度也以种族标准作基础。在原料工業中，黑人的收入差不多等于欧洲人的四分之一，而在加工工業中只等于十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

南非的剝削者創造了工資的新“理論”。这种“理論”的特点是：工資的高低决定于膚色而不决定于所做的工作。剝削者們在其他殖民地內也采用这一原則。整个說来，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工資仅仅是給与工人一种維持自己的体力和养活自己孩子——未来的工人——的費用。南非联邦規定工資水平的标准是工人本人的最低生活費；至于他們的家人根本就沒有注意——家人应当在特定住区以內自立謀生。这是在南非联邦获得額外的巨大資本主义利

潤的来源。黑人劳动与特定住区之间的联系也是南非经济特点之一。失业的土著必须返回特定住区。这些特定住区(后面要谈到)是廉价劳动力的巨大的来源。特定住区的存在使得黑人农民和黑人工人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

黑人劳动力的需要者

黑人劳动力的主要需要者是农业。但是黑人除了在收成很低人口过剩的特定住区工作之外只有作为农业工人才能种地。1913年通过并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的“主仆关系法”是在农业中调整劳动关系的基础。每个在欧洲人农场工作的黑人每年必须为自己的“主人”做完180天工,同时在哪些天工作完全听凭农场主选定。为了把黑人工人束缚在农场的土地上并使他们不可能得到补充工资,农场主通常把这180天分散在全年之中。黑人不得不携带可以帮助他工作的眷属搬到农场去住。假如黑人雇农受不了那种囚徒式的劳动条件而逃跑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儿女就成为人质。黑人的劳动报酬照例是很小的一块土地,有时候也用货币工资,全家的劳动报酬一个月不到10先令。

农业工人未经主人(也就是农场主)同意而脱离工作,以及任何其他违反合同条件的行为,都被认为犯罪。犯罪要受到体罚——鞭笞以至坐牢。主人自己施肉刑已经成为合法的事。例如,南非法律对破坏雇佣合同作了制裁的规定,而这种规定,不用说,只对一方发生效用。如果“白人主人”破坏了合同则不算犯罪,而且黑人工人只能通过法院才能要求满足自己的赔偿请求。但是这种诉讼从来没见过,当然,这决不是因为地主都老老实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大家都知道,很多地主在收割前故意跟黑人工人引起争端,

因为按照法律，破坏雇佣合同的工人，要丧失从自己的份地上收割庄稼的权利。抱着利润不会使人头痛这种见解的地主，夺取他从前的工人的少得可憐的一点收成。

虽然立法的目标是保证地主使用廉价劳动力，但是也有限制在一个农场里雇用多少非欧洲人工人的指令。譬如說一个农场里所使用的黑人不得超过5名。这个規章是因为害怕农业地区的非欧洲人人数大大超过欧洲人而制订的，不过，实际上没有被遵守。

黑人农业工人的劳动制度是一种最坏方式的徭役劳动。劳动的农奴性质还表现在这点上：当地主出售农场时，买卖合同不仅包括畜力和农具，而且也包括黑人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南非农业中盛行租佃土地给黑人的制度，黑人把收成的一半作为地租交给自己的主人。这种制度虽然早就为法律正式禁止，实际上在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小佃农的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跟农业工人很少不同。

* * * *

黑人劳动力的第二个需要者是金矿。南非联邦金矿的劳动条件，由于富矿层的涸竭和矿井的加深而日益艰苦。在某些矿山，黑人工人已经在2,500公尺的深处工作。下層坑道的温度高达攝氏70度。汗如雨下的黑人不分晝夜地往矿車上装矿石。这样的劳动条件是不能長期忍受的。在工作中丧失健康的黑人矿工，不给任何一点报酬就被打發到特定住区去。矿山經常不断需要新的健壯的劳动力，因此不仅在南非联邦国内而且也到隣近的英国保护国以及葡萄牙殖民地莫三鼻給去蒐罗矿工。由于南非联邦矿业公会和薩拉查^①法西斯政府之間簽訂了协定，矿业公会有权从莫

三鼻給每年运出十万名工人。每有一名黑人应募去南非矿山作工，葡萄牙当局就可获得十先令的收入。这無非是现代的奴隶买卖，这种买卖同前几个世纪的奴隶买卖方式比较起来，对买主来说是更便宜了，对卖主来说是更少麻烦了。

有一个名为“維特瓦特斯蘭德土著劳动协会”的专门組織从事招募工人的工作。所有黑人部落的首領、村長和各种高官显貴都拿这个組織的津貼。如果哪一位部落首領不能尽到自己的蒐罗劳动力的責任，他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位。

他們向挨餓的倒霉的黑人农民無尽無休地宣講那用英文(也就是說用大多数黑人不懂得的语言)写的招工文件上的繁复的内容。应招的人一經在文件上打了指印就算卖给人家了。在特定住区作生意的白人商人也参加蒐罗工人的工作。他們以高利貸的条件卖东西給土著，假如債務者無力偿还債務，他就不得不簽訂雇佣合同。商人以这种方式收回他放出的貸款和利息，利息从当了矿工的黑人債務者的工資中扣除。此外，商人还按照招募矿工的人数从矿山管理机构获得定額獎勵。

黑人矿工居住在屬於矿山的工房里。这些房子是介乎临时板棚和監牢之間的一种东西。里边拥挤得駭人听闻，人們就睡在洋灰地上，如果誰想要褥垫子之类的那种奢侈品，他必須自己花錢去买。矿工从業主处領到的工資少得可憐——每人每天最多給六便士。飯是用玉蜀黍粒、少許大豆和一些馬鈴薯做成的。每人每周給兩次40—50公分的肉。工作的时候由手执皮鞭的白人矿警監督。星期天照常

① 薩拉查是現任葡萄牙总理，1932年就任。——譯者

工作,聖誕節和復活節是惟一的節日。

南非的“文明”就是如此!

* * *

黑人勞動力的第三個需要者是工業(差不多全是非熟練工作)。儘管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黑人能夠得到機會去做某幾種熟練工作,但在戰後危機階段又重新被丟開。有很多熟練黑人工人曾在建築工業中工作,但是他們由於“土著建築工人法”而被剝奪了在這一部門工作的可能性。

工業中非歐洲人工人的勞動,是根據1911年制定並經多次補充修改的法律管理的。根據這項法律,隨便辭職、工作中的疏忽、拒絕上司的命令、說侮辱上級的話和參加罷工等都算犯罪。

最後,家庭仆役占體力勞動者的很大部份。根據法律,黑人自動辭退工作,工作中的粗枝大葉,未經主人許可而使用屬於主人的任何東西,損壞主人的東西等等都算是犯罪。家庭仆役須簽訂為期一年到五年的合同。

生活水平

根據官方材料,南非聯邦最重要的必需品的價格,在1939—1950年期間上漲了95%,僅在戰後5年間就上漲了50%,同時,黑人工人的工資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1949年9月到1950年9月這一期間,某些主食品價格上漲的狀況如下(表中所開價格系指一英鎊即453公分之價格)。

服裝價格也猛烈上漲;戰爭結束以來上漲達100%以上。現成的上衣價格1945年為8鎊^①,現在為19鎊。

根據1951年8月的材料,一個五口之家的黑人家庭,每

貨品 名稱	1949年		1950年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面包……	—	6	—	7.5
咖啡……	2	1	4	10
糖……	—	1.5	—	2
油……	2	6	2	9
肉……	1	8	2	3

月最低生活費用为17
鎊4先令10便士，而黑
人工人的平均工資是
8鎊15先令6便士，也
就是說不到最低生活
費的一半。

为了替黑人工資
低微辯解，有人硬說他們的生活要求比欧洲人的要求小得
很多。的确，要求比較小，但終归是需要的。应当記住，由于
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进口，南非成了世界上生活費最高
的国家之一。但是黑人和白人購買商品都要花同样的价錢。

房租也很昂貴。此外，黑人工人还要把20%以上的收
入消耗在交通費上。住在城市的黑人家庭的平均負債額，
大到超过了全家全年的工資。

由于工資少得可憐，甚至不能保証最低的生活，黑人居
民大多数忍飢挨餓，犯罪惊人地增加。

社会保險

事实上非洲工人沒有享受社会保險的机会，虽然为了
社会保險已經从少得可憐的工資里扣了錢。例如，1949年
修改过失業者補助金条例，虽然并沒公然說黑人被剝夺補
助金，但事实上它的意思和目的正是如此。这个条例剝夺
一切从主人处不仅得到工資，而且也得到住房和飲食的工
人的補助金。全年連續工作不足7个月的季节工也被剝夺
補助金。在漁業和食品工業中，比如說，工人虽然全年做工

① 这里所指的是南非鎊，南非鎊和英鎊一样，1鎊是20先令，1先令是12
便士。南非鎊牌价隨英鎊变化。1英鎊合99.75南非鎊。——譯者

8个月以上，但中間有間断，也不在享受失業补助金之列。补助金也不發給介紹他工作而他無法去做的失業工人，虽然他对这项工作不內行。用这样一种簡單的方法可以迫使熟練的工厂工人去做农業工作。

但是，就算黑人能克服一切障碍，去請求补助金，还有一項規定妨碍着他，按照這項規定只有失業前每年收入不低于182鎊的工人才有權請領补助金。补助金制度是为这种“工人貴族”，也就是說，实际上只是为白人工人而設的。

由此可見，为了所謂社会保險的目的而从黑人工資中扣錢的制度，實質上就是公开的搶劫。

1941年的不幸事故工人补助金不包括农業工人在內。在国民經济其他各部門补助金（給与完全丧失劳动力者）的数量如下：欧洲人每人每年最高額为100鎊，而黑人的最高額仅25鎊。

养老金的最高額：欧洲人每人每年为60鎊，“有色人”为30鎊，而黑人仅12鎊。給与黑人的养老金还受許多其他条件的限制：黑人养老金只在9个城市發放，此外，請領养老金者必須証明他全年收入不超过18鎊。

被剝削者的队伍在增長

在南非联邦，剝削的对象主要是黑人工人。但是“有色人”和印度人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白人工人，而且不仅是屬於“白人貧民”这一类的白人工人，也开始感觉到了。

馬蘭党在竞选运动时不止一次地宣布自己是“工人的朋友”，并且向白人工人保證：民族主义者执政之后会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幸福。馬蘭政府就其性質說是地主一資

产阶级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只关心自己的主子。民族主义者对待非欧洲人工人的政策一向是公然敌视的，但是对白人工人却保证给与较高的生活水平：每天可以吃到白面包和羊肉。但是今天，由于物价暴漲，白人工人根本嚐不到羊肉，面包也不断騰貴。因此現在又对白人工人說，他們的生活水平必須降低一点。靠煽动种族偏見而取得政权的民族主义者也毫不犹豫地削減白人工人权利。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政策在于反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問其膚色如何，可惜，大多数白人工人还不懂得这一点，但是南非工党上层份子（他們領導着工会）却非常懂得这一点。

“南非銀行”經理德·柯克博士不久前說：

“我們的生活水平太高，必須降低一点。”当然，德·柯克所指的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工業家硬說“生产成本太高”。降低“过高的生产成本”的办法应当是降低白人工人的工資，把他降到黑人奴隶的工資水平。

* * *

尽管加强了对白人工人的剝削，但是地主和資本家發財的基础仍然是黑人劳动，它每年給金矿主創造五千万鎊以上的財富。地主的土地也是靠黑人劳动耕种的。南非地主和資本家能發財致富，完全是由最廉价的黑人劳动力保證的。

黑人必須为“白人主人”作工，虽然这种工作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不能保證自己的最低生活費用，而要耗尽自己的气力，摧殘自己的健康。为甚么黑人仍旧工作呢？他之所以必需工作，是因为有一种叫做“黑人劳动教育”的制度迫使他如此。

第四章 “黑人劳动教育”

史末資元帅当时曾經說：

“教化非洲土著最簡便而自然的办法就是使他們在白人那里得到相当的工作。这种工作是他們的最好的学校，劳动聖經是他們最健康最合适的聖經。”

因而劳动对于黑人不仅是一种恩惠而且也是一种訓練。在一些文明国家里有小学义务教育，因而在“文明的”南非联邦也必須有“黑人义务教育”，如果把殖民者的語言翻譯成普通的語言，那意思就是强制劳动。南非帝国主义者那么关心黑人的“教化”，但是黑人不懂得这种“教化”和那种“訓練”的好处。黑人对于这种“好处”沒有应有的热忱。因此必須經常注意他們，直接監視他們，使他們不至有时候会想出暴乱的念头。

声名狼藉的特定住区制度就是为强迫黑人替白人剝削者工作和严格監視他們这两个目的而設的。

特定住区

特定住区的法律根据是1913年的“土著人土地法”。事实上特定住区的存在远在这个法律頒布以前。占南非联邦人口80%的黑人，仅仅得到全部耕地面积的12%作为特定住区，同时迫使他們实行土地私有制以代替实行特定住区制度以前的土地公有制。

特定住区被视为黑人的唯一合法居住地，只有在欧洲人剥削者需要的特殊情况下，他们才能居住在特定住区以外的地方。特定住区内还保存着有利于帝国主义者的、由部落首领领导的部落组织。给部落首领们创造了稍好的生活条件，因为他们实际上管理着特定住区，必须恭顺地执行白人的意志。拒绝执行任何命令或在执行中延误，部落领袖就必须“辞职”。部落制度使种族主义者容易招募黑人劳动力，把黑人抑制在较低的文化水平上，最后，还被白人种族主义者利用来作为下述问题的“证据”：似乎黑人的社会发展的水平如此之低，以至还谈不到给他们像欧洲人所享有的那种权利。

特定住区没有任何工业。商业，特别是批发商业都集中在白人手里，他们从商业中排挤印度人竞争者。黑人资产阶级几乎没有，除了为数不多的小商人而外。

特定住区土著的生活来源是农业和畜牧业。根据官方材料，在南非联邦仅有十分之一的耕地属于黑人，十分之九属于白人。而实际上，黑人居民的状况还要坏些。由于欧洲人小农场主和黑人农民的破产，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中。有一项专门的法律决定把土著移送到“收成不太好的土地”上去。因此黑人常常被移送到泥沼区或多岩石的地区，移送到完全不适于耕种的土地上。由于把黑人从收成较好的土地上赶走，由于他们所使用的土地数量不断地减少，他们现在至多只有全部耕地面积的十三分之一。人口密度，例如在德兰士克区达到每平方公里149人，而同时南非联邦人口的平均密度却不超过每平方公里8人。从土地上驱逐黑人的事还在继续发生。1950年所有进步的非洲人报纸都报道过的下列事件，说明了黑人是怎样从土地上

被赶走的。这一事件证明一位年老土著的一句已经成为黑人的谚语的话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他说：“我祖父住在科拉尔^①，有一天清早晨他刚睡醒，看见一个白人，白人对他說：‘你住在我的农场里，应该给我干活。’”

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馬里科—齐魯斯特附近，黑人原先拥有7,000莫尔格肥沃的田地。几十年前，那里建立了一座天主教堂。1916年，农民第一次听见人家說：教堂“买下了”他們的土地，而他們成了祖傳财产的土地的佃戶。除了向国家納稅而外，黑人还被迫按牲畜头数和土地單位面积向教堂交納地租。教堂的征收額与年俱增，而最后竟超过了农民的負担能力。有一樁因征收不到欠款而驅逐“佃戶”的官司打到法院去了。黑人在沒有律師帮助情况下初审时胜訴了，这一事实証明正义在黑人农民方面。但是有一些与法律和公道毫無共同之处的因素在复审庭上發生了作用，农民终于敗訴。1950年7月，这个村里来了警察。整个村庄——約50戶人家被赶走，同时迫使农民丢下田地里的庄稼并且丢弃了自己的牲畜和家禽。把农民們赶到最坏、最貧瘠、几乎沒有水的土地上，把他們扔在那里，既沒有錢也沒有吃食。直到1950年10月，这些人还住在露天里，沒有任何遮雨御寒的东西。老年人开始死亡；小孩沒有一个不受咳嗽折磨的。被赶出的农民以后怎么样呢，不很知道。但另一方面却很清楚，用这种办法“买下了”土地，土地是教堂完全不需要的，它把土地以十万鎊的代价卖给政府，政府有意地把它分配給白人移民。这是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

① 一个黑人村落。

特定住区的經濟狀況是不堪言狀的。根据1937年的統計，每20个农民有一匹馬，每16个农民有一口猪。在所有特定住区都是終年在一個牧場上放牧牲畜，这使得牧場和牲畜兩相疲憊，特定住区牲畜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到4年，而正常的是8年到10年。这里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就是：允許黑人在自己的牧場上放牧牲畜的欧洲人將受到100鎊罰金或坐六个月牢。由于分給黑人的土地最貧瘠，由于缺乏优良的种籽和矿物肥料，不用說，农業知識也是最起碼的，因而这里的收成特別低。例如大麦的收穫量每公頃平均为2.2公担，而在毗隣的罗德西亞，大麦的收穫量却是它的四倍，尽管那里也受帝国主义者的剝削。甚至在“風調雨順”的年头（旱灾和歉收在南非联邦是常有的現象）农民也只能收穫到所需粮食的一半。

1936年，即当南非的統治者还裝作考虑世界輿論的样子的時候，頒布了“保护土著及土著土地法”，它更加剝夺了黑人仅有的选举权并禁止利用黑人作监工。为了稍为平息这项法律引起的公憤，并表明政府对黑人的关怀，决定撥款一千万鎊为特定住区添購一千五百万英亩土地。当然，这只是滄海一粟，但就是这项保証也沒完全实现。为黑人居民購買土地只是使白人农场主大发橫財，他們以超过实值許多倍的价錢售出了不好的、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到1948年年底仅仅买了預計土地数量的50%，可是專供此項用途的基金却已經花光了。如果考虑到把黑人同时从好的土地上赶走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改革”实际上并没給与黑人任何东西。

显然，在这种条件下，特定住区的居民既無力养活自己也無力养活家庭，因而他們被迫到特定住区以外去找工作，

被迫到矿山和城市去。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流亡到外国去的波蘭农民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从黑人特定住区流落到外边去的黑人的情况。家庭住在特定住区而本人住在特定住区以外的成年男子的数目，超过特定住区男子总数的50%以上。

“限 区”

从特定住区(农業禁区)出来并走向城市(自己要办許多手續)的黑人还是落到那里的禁区。当然，在南非联邦并不使用“禁区”这个字眼。城市的黑人区叫做“混合区”或“限区”，它們是根据“1923年土著人城市住区法”設置的，虽然事实上这些“区”老早就已存在。頒布这项法律以后，所有住在区外的黑人都迁到“限区”。像这样的城市“禁区”，或者说“限区”，在南非联邦共有240个左右。但是黑人不是在全国所有城市都能居住。例如倫敦的“泰晤士”报1949年11月7日写道，包括約翰內斯堡和比列托里亞在內的21个南非城市禁止黑人进入。只有矿業工人和当局允許进去找工作的人是例外。

黑人無权居住在“限区”以外，只有欧洲人的家庭仆役例外。“限区”多半位于离城市中心区几公里远的郊区。居住在“限区”的黑人工人，黎明就去上工，夜晚方才归家。为那些还有錢坐电車的黑人預备的是已經不宜于正常使用的旧电車車廂。电車上大書“非欧洲人專用”字样。其他車廂禁止黑人乘坐。他們也不能使用供欧洲人用的电梯。在黑人用的电梯常常看到“供土著与狗使用”的字样。黑人出現在供白人使用的电梯、电車和其他交通工具上时就是犯罪。

“限区”的生活条件是怵目惊心的。那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垃圾也不清除。黑人住的建筑物，不配称作房子。根本就是些用旧箱子、旧匣子和旧麻袋构造的板棚或茅屋。在这里地板算是奢侈品。有些市政府在“限区”建筑了工人住宅，但这多半是给单身男子住的板房，很少给单身女子住的，给黑人家庭住的更少。这样做为的是黑人工人不把自己的家接到城里来，也不跟特定住区失去联系。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给家庭“住房”规定了特别房租，要比公共宿舍同样面积的租金高过好多倍，要耗费黑人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尽管有种种阻挠，城市黑人居民增加得还是非常快。女人的数目尤其增加得快，因为工人常常把自己的家庭带来——尽管有政府人为地造成的困难。1911—1922年，城市黑人居民增加了13%，同时女人的数目增加了50%。在此后的15年间，即到1936年，城市黑人居民增加了40%，同时女人的数目增加了160%。这时期女人已占黑人居民总数的46%。政府的土著事务委员会，在1940年研究了这方面的情况之后，提出了关于“班图居民已经变成工人阶级，变成最贫穷的无产阶级”的警号。委员会声明说：“南非联邦必须有班图民族。”对于“班图民族”一词，委员会的理解是黑人部落组织。同时委员会建议加强限制土著向城市聚集的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委员会的建议不能实行。在1936—1946年间城市黑人的数目又增加了50%。例如德班，在15年之间，黑人居民从63,000人增加到109,00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112,000名非欧洲人复员士兵也在各个城市住下。

“限区”的人口过剩特别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约

翰內斯堡在1949年12月缺少土著家庭住房 57,000所，單身黑人工人住房20,000所。這还是在已經不准黑人進入這個“限區”并从里边趕出13,000名黑人之后的事。由于“限區”的人口过剩，馬蘭政府想出一種奇怪的办法：它說，从土著居民消費的啤酒上得到的國庫收入，三分之二將用来为土著建筑房屋。但是黑人沒錢喝啤酒，因此政府又說：“如果不願意喝啤酒，就得不到房子，并且要自負其責。”馬蘭政府不單采取这一種办法来解决“限區”人口过剩的問題。这个首先关心向农場主供应廉价劳动力的政府，現在實現了1940年組成的政府委員會的建議，把黑人从城市禁区大量往乡村移送。現在南非的黑人大約三分之一在“限區”，三分之一在特定住区，三分之一在农場。馬蘭力求靠减少城市“限區”人口来改变这种对比。每一个失去工作并在兩周內找不到新工作的住在城市黑人，必須离开城市并且在一年之內不能返回这个城市。这条規定暫時不适用于出生在本市并一直住在那里的黑人。不是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失業者，那怕他在本市已經住了几十年，也無条件地被赶走。

不能証明有私人住所的人也要被驅出“限區”。仅在約翰內斯堡一地被这样赶走的就有十万人。不久以前一位生在約翰內斯堡的失業黑人被命令离开約翰內斯堡，驅逐他的理由是他住的房子登記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他母亲的名字。

黑人工人的寡妇和孤兒也被赶走。对寡妇的办法是：在特定住区随便替寡妇找一位親屬，而找到親屬往往是連見都沒見过的，即使如此，仍然把寡妇打發到这样的親屬那里去。正如“前衛报”所报导的：有一次曾把一位帶着几个孩子的寡妇打發到她丈夫的伯父那里去，这位伯父已經 86

岁了，沒有土地，他和全家靠每月10先令的补助金渡日。把另一位患結核病的寡妇也打發到特定地区去，在那里他自己不能治疗，反而要傳染周圍的人。南非報紙每天都报道类似的事情。

地主和金矿主在特定住区招募劳动力，而“限区”的劳动力要供应工業。因此从“限区”往外驅逐黑人并禁止他們进入某些城市，并不是所有白人剝削者都贊同的。至少工商会以及德班業主联合会最近的言論就是一个証明。这些組織通知土著事务部長說，納塔爾州劳动市場的狀況已危及工業家的利益。原先，如果需要工人，只消开开工厂大門就足够了，而現在，工厂主被迫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去找有所謂“黃色通行証”（即許可黑人在城市做工的証件）的土著。工業家預先警告說，对土著流入德班及其他城市进行的管制会造成工人的不足，而这就会有加强工会的危險。被恐惧包圍的工厂主申述說，这就可能消灭城市的失業甚至必須提高工資。

卫生条件

在1943年的“非洲研究报”上我們看到：

“土著特定住区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儲藏所而建立的；里边的生活条件自然必須是惡劣到迫使成年土著不得不到矿山和工厂寻找工作的程度。但是，这些条件竟是如此严重，以至有些在特定住区长大的人不能作体力劳动。25%左右从特定住区出去找工作的农民由于健康狀況不良而不能劳动。”

“限区”里的情形也不見得好。

波蘭人都清楚地記得，在法西斯德国占領波蘭期間，希

特勤份子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赶到城市的最坏的地区，强迫他们在不堪忍受的条件下生活，然后开始宣传，说犹太人似乎是伤寒及其他一切疾病的传染者，因此应当把他们隔离开，然后再把他们完全消灭。南非当局对非欧洲人的“卫生”工作也是以类似的前提为根据的。特定住区，“限区”，少得可憐的工資，不堪忍受的居住条件，人为地压制得很低的文化水平——这就是南非非欧洲居民的生活条件。

土著中間普遍流行的疾病是結核病。早在1912年組織了第一个政府結核病防治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里，肯定的說由于“本地居民的愚昧無知”而毫無办法。最近几年建立了一些結核病疗养院，而其中只給全体非欧洲居民分配……100張病床！城市里，不下40—50%的黑人兒童患結核病。在德班的爱德华八世病院里，729名黑人結核病患者中一年共死去650人。

梅毒也極为普遍，这是欧洲人帶到非洲来的，在某些地区梅毒患者的数目达到居民总数的40%。在1941年的官方年鑑里說：“某些农業地区的欧洲人，特别是兒童，因为他們的媼姆和女仆往往是患梅毒的土著或有色人妇女而感染梅毒。”这样說来，有罪的倒是土著了。

非洲黑人中間有很多盲人。1950年南非有2,393名欧洲人盲人，2,172名“有色人”盲人，183名亞洲人盲人，29,262名黑人盲人。医生肯定說，其中有80%的非欧洲人是原来有可能避免这种不幸的。

前面引述的官方年鑑确認說：“居民中非欧洲人部份，健康情况統計材料几乎完全沒有，这对保健的规划發生了極端不利的影響。”兒童死亡率的統計仅限于欧洲居民。但是大家都知道，某些地方黑人兒童的死亡率超过了50%，甚

至达到70%，而同时欧洲人兒童的死亡率只是4.2%。成年黑人居民的死亡率也非常之高，特别是在“限区”。

黑人矿工也有些較好的医疗設施，但这里的医生人数显然不够。在各个矿山和矿井一共有5个医院，但是所有这些医院总共只配置1名医生！南非联邦需要10,000名医生，但只有3,000名左右，而这些医生又差不多是專为白人居民服务的。黑人医生的数目微不足道。

由于这样的衛生条件，白人人口每年的增殖为1.9%，而黑人人口为1.5%。黑人人口一般說来还是增加，虽然照南非民族主义者的意見，它应当减少；南非的民族主义者不滿意黑人人口的增加。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为63.7岁，“有色人”为40.5岁。在黑人方面沒有总的材料，但是大家都知道，黑人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仅36岁。

在南非联邦的民族主义份子当中，常常發出这样的論調：說如果黑人居民的死亡率真像黑人活动家們所肯定的那样高，那么这种民族必然早就减少了。反动集团，特别是那些跟保持大批黑人工人劳动后备軍沒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以至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份子），公然厚顏無耻地声称，土著中間的流行病及其他疾病是一樁好事情，因为这些病主要發生在特定住区，一般說来，对于欧洲人沒有甚么危險，而另一方面却抵制了并不希望的黑人人口的增加。

资产阶级的假科学帮了种族主义者的忙。南非的“学者”、医生沃利弗博士1950年公开說：直到現在还用完全不正确的方法給土著治病。沃利弗博士肯定說，土著患者需要和欧洲人患者一样的营养、一样的葯物、一样的照料这种假想是沒有根据的。可以指出，土著患者自己虽然觉得躺在床上比較好，其实躺在地上他能很快地痊愈。既然黑人

患者願意用手指刷他的牙，又何必再給他們牙刷呢？——這位“學者”這樣論斷。

南非聯邦黑人居民的衛生條件就是如此。這些條件有妨礙地阻礙着非歐洲人人口的“過分”增加。

賦稅的重擔

可能會有一天，無論是城市的或鄉村的禁區，無論是歧視性的法律，無論是極端的貧困，都不能保證向農業、工業和礦山供應勞動力。即使生活貧困的黑人也不願意去做那種一點也不能改善他的生活條件的工作，——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向土著征收一系列賦稅的辦法防止了這種危險。為了能夠納稅，黑人必須去做工作。例如有所謂“住宅稅”，小佃農每年兩鎊，特定住區的土著人一鎊。其次有“人頭稅”，每一個18—65歲的黑人必須繳納這種稅（每年一鎊），不管他是否有工作。還有其他各種賦稅。不納稅算是犯罪。黑人如果繳不出稅款——只有去做僱傭工作才能繳上稅——就逃不出強迫勞動，這種勞動比“自願的”更壞。因繳不出稅款而被判刑的黑人每年達十萬人。南非當局把黑人犯人以每人每周6便士的代價出租給農場主。這些錢自然收歸國庫。

對於交不出稅款的人，當局不僅判處監禁。而且有時為了“恢復秩序”還採取某些更厲害的辦法。例如幾年以前，歐瓦姆保部落領袖說，他的部落的土著貧困得如此嚴重，以至他們無力繳納稅款。當局立即向黑人提出了最後通牒，他們的村莊上空出現了飛機。最後通牒期限一滿，就投下了炸彈。罹難者無數。部落領袖因“造反”被革除。對一個拒絕繳稅的霍屯督人部落也施行了轟炸。全村化為灰

炸彈和機槍教會居民“忠实地納稅”。

作為議會里黑人代表的歐洲人曾屢次指出：稅額超過了納稅人的能力。例如議員漢寧說：

“我向財政部長呼喚，對土著徵收的稅額應是他們力所能及的。土著是為數最多的一類納稅人，但是土著如果拖欠6鎊稅款就判處6個月的監禁，而同時，其他的南非聯邦居民甚至拖欠500鎊稅款也沒受到懲罰。”

南非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真是需要從這些來源勒索稅款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簡單介紹一下對有產階級所採用的稅收制度。如果說1945年資產階級被迫以戰時超額利潤稅的形式把四分之三的收入交給國家，那麼1946年，他們已經能夠給自己留下一半，而1947年這種稅就完全廢除。全年收入不超過300鎊的歐洲人根本就免徵所得稅。1948年所得稅稅額降低五分之一。原來在1948年，預算結余了九百萬鎊，因而退還給礦山主九十萬鎊（這也未使工資有任何提高），削減了不動產稅四十萬鎊；等等。但土著的稅仍舊沒有變更。

沒有通行証寸步難行！

保證對黑人實行監督並強制他們做工的第一個辦法是通行証、證明書、身份証等制度，在這方面所施行的壓迫，南非的種族主義者甚至超過希特勒匪徒。

住在特定住區以外的黑人必須隨身攜帶一個滿裝各種必要証件的鼓鼓的皮包，但是任何証件也沒給他這種權利，例如在約翰內斯堡的主要大街上行走或進入寫着“黑人与狗禁止入內”字樣的房舍。

除了繳納“人頭稅”及其他稅款的證明文件以外，黑人

还必須携帶將近十种証件。黑人要离开特定住区到城市里去，必須領到所謂“旅行通行証”，沒有它就会被任何一个警察逮捕，沒有它就会买不到火車票。土著如果居留在“限区”外边必須持有特別的身份証明書，这种証明書必須每月登記一次，每次付款2先令。要买火車票，除前面提到的“旅行通行証”以外，还必須有确証持証人有权离开原住地的証件。此外，証明持証人不是失業者的“月份証明書”也必不可少。进城去找工作的特定住区居民持有所謂“特別証明書”，这种証明書仅在6天以內有效。如果在这6天以內找不到工作，可能因流浪而被逮捕并且被判兩年以內的强迫劳动。因此持有所有这些特別証明書的人，在陷入絕境时，往往甚至同意無報酬地工作是不足为奇的。

夜間如果黑人想在房外逗留到10点鐘以后，必須办理一种“特許夜行証明書”。任何一个欧洲人都能給黑人开这种証明，不問他的年齡多大职业如何，只要他会签字就行。

想进入不是他所居住的“限区”的土著，必須領有“訪問限区証明書”。“限区”中18岁以上的固定居民必須有“限区証明書”，要領这种証明書每月要繳付1.5—2.5先令。靠临时工作工資生活的土著必須有特別的符号，而靠雇傭劳动工資生活的除“月份証明書”之外还要有所謂“工人每日証明書”。

仅有極小一部份土著人能豁免携帶这些証明書的义务。所謂“免除証明書”就是豁免的証件。馬蘭执政以前，領用这种証件的約有6,000人，而現在，領用这种証件的人数大大减少了。想豁免“提供証明的义务”的黑人，应符合下列各項要求：(一)証实最近10年之内不曾被判过刑；(二)証明他已繳过所有的稅款；(三)使土著事务官相信他忠誠

可靠，相信他（黑人）的知識和經歷已經證明不必再對他採用通行証制度；（四）他對法律的忠誠和遵守是無庸置疑的；（五）年齡不低於25歲并具有相當高的教育程度或者證明他在最近7年之內會很好地、不間斷地在不超過兩個雇主處工作。

如果警察需要，就得立刻把法律規定的一切證明書及其他文件全部拿出來。缺乏其中的任何一種都要遭到逮捕。為了弄清楚事情的全貌必須指出，前面列舉的各種證件中的一部份是直接由雇主發給的，這就造成了工人對雇主的真正的農奴式的依賴。為了論證通行証制度的必要性，官方報紙提出理論說，通行証可以促使土著犯罪的減少。但是伊利薩白港——土著只需要一種證明文件的唯一的城市——犯罪的數目最少。由於這個城市沒有通行証制度，它就像磁石般地把黑人從四面八方吸引來，因此，那里現在也實行了這種制度。

1930年，在南非聯邦因違反證明書制度而被判刑的土著有32,000名，1945年有74,000名。1947年因違反證明書規則而被逮捕的有94,000人，其中85,000人被判刑；1949年被捕的有114,000人，其中104,000人被判刑。

不久之前證明書制度還不適用於黑種女人。1950年3月，土著事務部長在議會里宣稱，對於女人即將實行證明書制度，對於城市的所有黑種女人必須實行衛生檢查。這樣一來，憤怒與抗議的浪潮席卷全國，政府只好暫時讓步，聲明女人通行証將不實行。

最後應當強調指出，南非政府在發給國內證明書方面是如此慷慨，但是出國證明書幾乎完全不發給土著。

南非的司法

上述“黑人劳动教育”的办法仅是一个不澈底的办法，如果强制的国家机器不以适当的办法加以支援，“劳动教育”的办法还不能供应必要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司法在这方面帮了种族主义者的忙。

大概在任何一个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阶级性也不像南非联邦表现得那样明显。如果说在别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试图保存公正的和所谓超阶级的幌子（但立法和司法的阶级本质是一样的），那末在这里就连这种伪装也没有。在南非联邦，立法是少数人压迫大多数居民的武器，是把大多数居民压在奴隶生活条件下的武器，是对企图改变这种状况的进步份子施以恐怖手段并消灭他们的武器。

南非法院所审理的大多数刑事案件是土著证明书案件。在南非联邦几乎每个黑人都因犯证明书法而受过处罚。对土著经常大肆搜捕，同时包围整个街区，毆辱居民，搜捕的时候警察常常搞到丰富的“收获”。没有这种或那种文件的人直接送交法院。法院对于任何解释一概不予理睬，即使黑人声明他的文件——如果事关文件的话——在家里，而家离法院只是两分钟的路程也不行。

约翰内斯堡的一位法官曾经夸耀说他在两小时之内判决了400起违反证明书法的案件。南非议会的共产党议员赛姆·坎1950年曾经质问过——不过没有结果——福兹堡一位法官的行为。这位法官审理了4,157名犯了主要是有关欠税的各种“罪行”的黑人，并且只用62小时30分钟的时间结束了这些案件，平均每小时70件！正如赛姆·坎在质问中指出的那样，开庭以前把全体被告赶到铁丝笼里去。在这里

由当天应当在法庭上宣讀起訴詞的檢察官向他們“講話”。檢察官对“犯人”說，法院准备把正在进行控告他們的刑事案件停止审理，如果他們肯簽署一个为期6个月的在农場做工的合同。法院門前天天停着長長几列預备裝走“志願”工人的农場載重汽車。

法院审理黑人案件的情景是暗無天日的。犯人排成行等着叫他們的名字。訴訟用很多犯人不懂得的语言进行。不过話的意思总是絲毫不变。法官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这句话：“是10先令罰金还是坐14天牢？”这些话翻譯給那些往往甚至不明白为甚么被控告的黑人听。他們如果有錢，就付罰金，如果沒錢就送去坐牢。这一套审判制度有“犯罪制造厂”之称。当然，法官全是白人反动分子。50%左右的黑人“犯罪”是跟違反證明書法以及非法釀造啤酒有关的。为了稽查啤酒，常常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进行搜捕。警察同时利用机会檢查證明書和各种通行証，并且毆打每一个抓到的人。

未經雇主同意而离开工作的工人在“罪犯”中占很大一部份。

法庭迫害——自然不仅是法庭迫害——从1924年民族主义者最初取得政权之日起特別厉害了。从那时起，在搜捕时毆打黑人已經成为日常現象。有人大声疾呼地說，对于“变得过于厚顏無耻的、需要好好訓練的”黑人必須加强恐怖手段。从法西斯分子馬蘭执政以后，采用恐怖手段的范围特別扩大了。

* * *

不言而喻，审判有产阶级的白人跟审判黑人工人是完全不同的。审理富有的欧洲人的案件时，法院特別酌量情

形。1928年伯特尔农场主事件是举世皆知的，农场主把黑人仆人捆在树上毒打，差一点打死。南非联邦没有一个法院想判这个农场主的罪，但是因为这件事已在外国宣扬开了，司法部长认为有干预此事的必要。费了很多力量才选定了适当的陪审员，他们判处农场主几年徒刑。但是过了6个月农场主就被释放——司法方面已经说得过去了。

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另一个农场主把几个黑人儿童套在载货车上，赶他们过河。农场主强迫儿童们拉着载货车过河，因此全被淹死。但是，甚至没把农场主交付法庭审判。

* * *

但决不能说南非法院只虐待一些黑人，而保护所有的欧洲人。法院也是压迫白人无产阶级的武器。60%的欧洲籍犯人因交不出罚金而坐牢。这种情况证明他们是无产阶级。对欧洲人的惩治极为严厉，这是谁都知道的。有时甚至也根据黑人证人的供词对欧洲人判罪。例如德班黑人组织召集的群众大会，欧洲人也来参加。其中有一个欧洲人在自己的发言中谈到班图民族独立问题时说道：黑人必须为争取选举权、为成立自己的法院、为获得较好的土地而斗争。会后演说者被逮捕，并且根据关于在土著与欧洲人之间煽动种族仇视的法律被控告（顺便申明，这项法律从来就没被用来反对法西斯组织的成员）。审讯该案时，引证了许多苏路族证人提出的书面证词，说什么演说者号召黑人把所有白人抛下海去，并声称德班街上将流满白人的血。在审判庭上全体证人无一例外地否认了自己证词，这清楚地证明了是用甚么手段强迫他们作出证词的。有一个欧洲人在报纸上写出一个黑人工人如何在纳塔尔集中营被人折磨

致死的事，这位欧洲人的命运是值得注意的。虽被告証实了自己的文章的真实性，他还是因“誹謗”而被判罪。此案上訴审理时，最高法院院長德·瓦尔說：“虽然被告对集中营当局行动的批評出于善意，并且假如是在倫敦的海德公园这是完全容許的，但在南非不能容許这样的批評，因为这太容易激怒班圖人，因为以上的理由必須判处被告三个月强迫劳动。”

非欧洲人的大量被判罪并不是目的本身。国家的罰款收入也不是主要目的。南非“司法”的目的也正是实行特定住区、禁区、通行证等制度的那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向剝削者供应廉价劳动力和对进步分子施行恐怖手段。黑人工人和他們的白人“主人”之間的任何糾紛总是利于后者的情况下解决的。假如爭議牽涉到很多的黑人工人，那他們就被認為是武裝暴动而遭到凶殘的鎮压。在1930年被確認并加强了的原在1914年制定的“暴乱者集会法”禁止黑人举行任何集会。

法院甚至有权把不能因任何罪名加以控告的黑人送去做强迫劳动。相应的訓令也授权每个法官“以一定的工期一定的工資招收”只要能控以下列罪行的任何黑人工人去工作：“沒有确定职业的人”，“品行不端的人”或“無法謀生的人”。而且这项法律不只是給法官預备的。專業的“土著事务官”从1949年起有权强制任何“懶惰的或不良的土著”在他們(这些官員)認為必要的那种条件和期限內去完成他們認為合适的那种工作。南非法律非常繁瑣，甚至确定了懶惰的概念。局部說来，“長期或暫時失業的人”被認為是懶惰的。任何一个警察都有权在沒有法院和檢察官的授权下逮捕每一个“懶惰的或不良的土著”，如果后者不能为自

已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的話；而土著事務官又有权不經過法院就把這樣的土著驅逐出城，送到特定住區或者隨便甚么地方去。由于黑人不願直接和間接的強迫逃避那種甚至最低工資也不能保證而且會很快地損壞他們的健康的，工作，所以南非當局經常進行所謂搜捕。搜捕的情景是這樣的；在黑人的村莊里突然出現了警察隊伍，一些警察挨家挨戶地進入人家，其餘拿着棍棒的警察在各家門前排成兩列。警察當場毆打從房子里趕出來的居民。這就是“教育”方法。南非聯邦當局認為類似這樣野蠻的迫害可以“安撫土著”，並有助於提高白人的威望。由于通行證、證明書等繁瑣的制度，每當搜捕時，便有許多有勞動力的男子被逮捕，他們立刻被轉交給僱主。搜捕工人的時候，警察每抓到一個得獎金2先令6便士。

從1949年起南非聯邦特別嚴懲雜婚及非婚結合。也審理過捏造的殺人祭神案件。不久以前南非聯邦法院以假造的殺人祭神罪名判處幾個對政府不滿的非洲部落領導者絞刑。然後任命順從政府的人接替處死者的位置。

* * *

甚至在監獄里也存在着種族歧視。不久以前一個印度人組織發表了一個公報，公報中比較了監禁歐洲人殺人犯和印度人政治犯的監獄的條件。一名歐洲人殺人犯住在3.5米長2.5米寬的牢房里。一名印度人政治犯卻和六名其他犯人一起住在一間同樣大小的牢房里。每個歐洲人有一張床、兩床被子，有床單、枕頭、吊床、椅子等等，而每個印度人只有一張吊床和一床被子。同時，殺人犯得到的早餐是甜燕麥粥、麵包和吃咖啡用的開水等等，而政治犯得到的只是沒糖的燕麥粥一種。前者允許吸煙，后者干甚么也不行。

在南非联邦有大量的私人監獄。不久以前甚至司法部長斯瓦特出席了列斯里地方一座私人監獄的落成典禮。斯瓦特說，在農場里使用犯人是“國民義務”。部長宣布說，他屬下的一切機關將盡一切可能使農場不致感到犯人工人缺乏。在以種植馬鈴薯為主的列斯里，建築一座私人監獄就花了12,000鎊。這里邊關了300名犯人，他們為農場主做工，而農場主是這座監獄的股份公司的股東。

南非的“司法”熱心為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特別是從馬蘭執政以來。官方已經聲明，一旦發生戰爭，司法部長將掌握民防問題。南非政府急不能待地期望有一天它能把自己的一切政敵，不問膚色的差別，統統關進集中營。

教 育

南非聯邦黑人民眾的教育狀況是怎樣的呢？毫無疑問，讀者一定是關心的。馬蘭前任的政府說：

“教育白人兒童的目的是培養他們作統治者，而教育黑人兒童的目的是培養他們作服務者。”

馬蘭政府土著事務部長不久以前說：

“‘非洲人’應當學習為白人服務，不應當用像算術、語法、歷史等那麼複雜的東西去煩擾他們的未發達的、有限的智力。黑人應當會使用鋤和鋤，而黑人小孩應當會使用掃帚。”

歐洲人兒童可以受義務教育。而黑人父母必須克服重重障礙才能使自己的孩子上學。很多農場主禁止為他們做工的黑人工人教自己的孩子讀書。黑人兒童很少讀完小學四年級，100名兒童里大約只有兩人讀完了六年級。根據教育部副部長范·德爾·維爾特的聲明，現在從7歲到16歲的

黑人兒童只有32%就學。根據范·德爾·維爾特的意見，50年後方能保證全體黑人兒童受到教育。可以相信范·德爾·維爾特是個不高明的預言者。使全體黑人兒童普遍受到初等教育不需要50年。在改變社會制度的條件下很短時間就夠了。

上述教育白人兒童和黑人兒童的原則也適用於財政撥款。教育預算撥款的71.4%專為占居民20%的歐洲人使用，12.6%供印度人和“有色人”教育之用，只有16%供占居民絕大多數的黑人使用。

下面就是好望角州教育撥款的材料。在那里為165,000名歐洲人兒童支出7,369,000鎊，為183,000名“有色人”兒童支出3,106,000鎊，為272,000名黑人兒童僅僅支出2,028,000鎊。由此可見，為歐洲人兒童每人每年支出8鎊，“有色人”兒童2鎊2先令，而黑人兒童僅為6先令11便士。這裡應該考慮到，上面列舉的是黑人狀況比全國其他各地較好的省份的數字。黑人兒童學校的校舍呈現出一種可怕的景象，是不足為奇的。在一個教室強裝400名兒童是常有的事。

白人兒童在學校里可以領到食物，13歲以上的黑人兒童完全領不到。1950年曾經打算把13歲以下的黑人兒童的食物也取消，但是這時候全國群情憤慨，抗議四起，政府被迫保存了兒童的食物，但是把這項撥款從每人每天2便士減到1.5便士。種族主義者試圖給按膚色斷定兒童食量這件事尋找“科學根據”。例如學校保健問題，總監說：“土著在精神上做適當的安排就可以消除精力上的過度消耗。他很早躺下睡覺，睡眠將使他精神煥發。”如果睡眠能代替黑人兒童的食物，那麼為甚么南非“教育家”還討論給黑人兒童

食物的問題：大多數黑人兒童過着半飢半飽的生活，因此極易患各種疾病，這是不足為奇的。

黑人只有人數極少的知識分子階層。文盲的百分比很大。全國黑人居民的80—95%是文盲。

南非種族主義者使黑人不可能受到教育，他們僅僅把黑人視為廉價勞動力的供給者，力求把他們的政治和文化發展抑制在最低水平上。

第五章 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

奉为信条的谎言

南非联邦統治階級收入的主要源泉是利用完全可以称为奴隶劳动的那种劳动。英美壟断資本，少数本地金融大王和工業家以及人数不多的地主分子，几乎把所有的生产資料和生产工具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殘酷地压迫大多数居民。大家都知道，在每个資本主义国家都是掌握政权的少数人剝削大多数人民。在南非联邦，不仅有階級敌对，而且有民族敌对，这里有各种不同人种的剝削者和各种不同人种的被剝削者，这里的一部份被剝削者的覺悟受到民族团結的煽动性調調的麻醉——这种剝削具有最野蛮的性質。这种建立在其他种族人民(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制度，要求特別的上層建筑。南非联邦的合法上層建筑前面已經談过。剝削的思想基础也是必要的。南非联邦統治階級必須向自己的知識分子、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自己的工人貴族証明，权利不平等、压迫和剝削全国大多数居民是正义的事業。必須教导被剝削大众說：权利不平等、压迫和剝削是正义的，合法的，并且符合神的意志。

种族主义在南非联邦被奉为正式国家思想体系，像在希特勒德国會干过的那样。

对非欧洲人进行最大限度的剝削是种族主义的經濟前提，但是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宣傳，力圖用谎言，即假宗教的

和假科学的信条的烟幕掩盖这一事实；因此教士在傳道中援引聖經上的話，讓信徒确信“神必使哈瑪的后代永为奴隶”。旧日的布尔人的“在教会和国家，黑人白人之間無平等”的口号，不論在政府的講壇上或教会的講經台上到处宣傳着。

在这里也仿照戈培尔式宣傳的榜样，写着和說着“高等”人种和“劣等”人种的字眼，各式各样的騙子宣傳着荒謬的說法：說什么黑人的腦壳比欧洲人小，毛髮和內分泌腺組織等方面有区别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据說黑人仿佛是沒有价值的人种——原始的、不能創造文化的人种，因而簡陋的生活条件对于他們是最合适的；等等。不过希特勒的“学者們”不能証实的東西，他們南非的帮手也証明不了，因为謊言不能变成真理。以苏联科学为首的进步的世界科学，早已根据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所蒐集的丰富的真实材料，証明了种族不平等的“理論”是胡說八道的、反科学的。个别民族的特点归根到底只是次要的沒有任何本質意义的外表特征，这是定而不移的。仔細研究了肌肉組織、呼吸系統、消化器官、最后还有腦子的大小、形狀和構造，表明各种人种的人在机体的这些主要構成上彼此几乎毫無区别。因此，关于某些种族比另一些种族具有天賦的、自然的优越性的說法已經失去任何根据。

在一切种族和民族处于真正平等地位的苏联，担任最高国家領導职务的和学者、發明家、先进工作者、軍事領導者中間有各民族的人。理論和实际已經把种族不平等的神話完全消灭。在南非联邦，像恩朱拉、馬尔克斯、柯坦以及其他很多人以自己的天才和全部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确鑿地証明了种族論是胡說八道。

种族优越論决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發明。人类天赋不平等的这种反动和騙人的思想，在階級社会發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中，一向被剝削階級用来作为自己統治的根据，用来巩固自己的統治。但是这种思想的宣傳仅仅是在資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才加强的，这时资产階級認為必需把侵占外国土地，压迫和掠奪弱小民族，靠流血和剝削千百万人民建立殖民帝国的事实掩飾起来。

奉为正式国家思想体系的謊言能够造成很多危害，尽管为这种謊言寻找思想基础的任何嚐試都遭到失敗。信条是由謊言構成的。可惡的整个种族主义制度是以这样的信条为基础：鼓吹种族有“高等”和“劣等”之分，前者为統治而生，后者为服务和服从而生；高等种族——根据那些提出种族主义口号的人們說——是白种人、黃种人（日本种族主义）、德国人、盎格魯撒格遜人、最后是布尔人。他們認為，对种族主义的当局所宣傳的原理加以怀疑是不体面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險的。在南非联邦，不承認这些原理是正确的人，怀疑白种人优越的人被宣布为共产党人，而对待共产党人就实行相应的“政策”。为了宣傳种族主义的謊言，用尽各种各样的工具：学校、报刊、电影、广播、文学。种族主义者極力使最广泛的白人民居階層确信那种臆造出来的白人优于南非联邦其他居民的謊言。

种族主义不仅是馬蘭党的思想体系。甚至“溫和的”民族主义者赫尔佐格也武断地說：“土著必須服从白人的法律，因为他們居住在白人的国家……如果土著不服从白人的法律，那一定要强迫他們服从，甚至为此还需要更为严厉地惩处或更进一步限制他們行动的自由。”統一党領袖史末資在1948年的选举运动中說：“黑人与我們不平等，黑人与

我們分开，这是保持种族純潔的条件。”但是史末資并不是向来就抱这种观点的。当倫斯堡和比罗拟定希特勒胜利后的南非前途計劃时，当时的南非联邦政府却裝作承認土著平等的样子。史末資1942年在种族問題研究所演說时說，他虽然不能同意黑种人和白种人平等的思想，但他也不能同意白种人比黑种人优越的理論。史末資証明說，白人的“神聖义务”是“保护黑人”。这个問題不仅是道德問題和宗教問題，而且也是白人切身利益的問題。黑人远远落后于白人，但是應該用給与他們受教育的机会和改善他們健康狀況的办法，用改善居住条件等办法力求提高他們的水平。

当然，这些主張从来没有实现，虽然史末資領導政府又有6年之久。史末資政府的土著事务部長1942年所講的話也是蠱惑人心的，当时他說：

“我們应当容忍这一事实：即黑人——我們的幸福的主要支柱——在社会中要占有相当的地位，將不仅仅当运水夫和伐木者，而且也要做熟練工作和半熟練工作。如果我們非把我們的工業建立在土著劳动的基础上不可——而我們必須这样做——那么，公道要求讓他們能够在工業中占相当的地位；这可以通过下列一些办法做到：發給他們相当多的工資，保証相当的居住条件，不加歧視地允許他們去做任何工作。”

南非右派社会党分子也是种族主义者。他們是种族歧視的代言人，他們不讓黑人做熟練工作。比如說，苏路人在南非联邦不能做建筑工人首先就是由于工党的坚决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对这个問題作如下的解釋：“在我們各人种之間隔着2,000年之久的發展上的距离，这段距离不能在几年之內就跳过。黑人懶惰、愚鈍、不能做任何需要智力的工

作。”但是当人們向工党領袖提出“那么为什么你又怕黑人同你竞争呢？”这样的問題时，他們回答說：“如果我們廢除种族間的屏障，那我們就竞争不过黑人，因为他們干活有如猛兽，而要求最低。”

这种立場很明显地說明了工党和跟它有联系的反动工会的全部活动，他們認為非欧洲人的任何政治的、經濟的或社会的發展对于自己都是一种危險，因此不断地宣傳种族主义思想。

在对待非欧洲人問題上，南非各政党間的区别仅仅是策略上的分歧。所有的政党——自然共产党除外——一致同意这样的意見：即使黑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有色人”占南非联邦居民的99%（今天他們“只”占80%），他們除了成为“累贅的少数”以外，也不会成为别的什么东西。所有的党派也同意这样的意見：黑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有色人”，即使承認他們是人，也不过是下等人。例如一个天才的黑人詩人，在种族主义者看来，不过是一个不比“牛車防火队”組織的匪徒更有价值的个别人物。

种族歧視是为了在选举中获得选票而欺騙选民群众的出發点。“土著問題”的存在同时也成了不履行竞选时所做的保証的理由。“有色人种”（或者如南非种族主义者以他們固有的“委婉态度”所說的，“卡佛、霍屯督和庫里”）是一切問題的根由。很遺憾，“白人”南非的思想和“黑色危險”的口号毒化了相当多的白人居民，特别是帮助了馬蘭在1948年大选中的胜利。

种族隔离的理論

前牧师馬蘭是教义学方面的專家。馬蘭党根据白种人

优越的信条(其实这也不是指所有的白人,而單是指布尔人,对于其他种族的白人抱着暂时容忍的态度),建立了哲学的和法律的以及政治的体系,他希望在整個非洲,如果能够的話在全世界,推行这种体系,这种体系叫做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是民族主义者政策的全部內容,是他們的战斗口号,是他們医治社会生活中一切病症的葯剂,并且照他們的意見还是文化高和政治上成熟的証明。因此在研究种族隔离实际上究竟如何之前,先介紹一下这种制度的理論基础將是正确的。

在馬蘭党竞选綱領里順便確認道:

“南非对待非欧洲居民的政策有兩種方針。一种方針是平等政策,这种政策主張承認一个政治体系以內一切文明的和有教养的人(不問其种族和膚色如何)权利平等,并主張从非欧洲人学会使用民主权利之时起,逐漸給与选举权。另一种方針是种族隔离政策,全国欧洲人居民都支持这种政策,它以公道的和司法的基督教原理为基础。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保存和保衛純粹白种的欧洲居民,也保存和保衛各土著种族(目的在于把他們的社會变成自給自足的社會),并巩固民族尊嚴、民族自尊和全国各种族之間的互相尊重。在这兩種方針之中我們只能根据其中之一行事。我們必須决定:或者是平权的方針——这归根到底將意味着白种人的民族自杀——;或者走分立的道路——这保証每个种族有一切条件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展和保存自己的特点,并防止各种族間發生糾紛的危險。因此,我党認為自己的責任是:有效地保护白种人免遭任何可能成为白种人进一步發展的威胁的政策和理論的危險。同时我党拒絕白种人压迫和剝削非欧洲人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直接違反基

督教的教义和我們的原则。我党認為使白种人及其他各种族分立的坚定政策以及对各少数民族采用这种政策，是每个种族保存自己的民族性格和發展自己的能力的唯一保證。”

这一露骨的假仁假义和伪善的文件甚至使希特勒为之嫉妒，希特勒虽然消灭和掠夺他占領下欧洲的人民并把他們貶至奴隶地位，却还没試圖那怕最低限度地使人民相信这样做是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夸夸其談的調子在宣言結尾部份驟然变了。接着我們看到：

“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間的婚姻將被禁止。各种非欧洲人將有可能在自己的地区充分發展。他們也將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机关，因此非欧洲人的先进力量能够被利用來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我們国家的政策必須这样來拟定：使徹底的民族分立理想能够實現。”

紧接着就是警告和威吓：

“我党决不能容忍任何外来的干涉以及对南非种族問題的破坏宣傳。”

接着又是一次基督教的劝說：

“我党力求在非欧洲人中間傳播基督教。我党在这方面將尽一切办法帮助教会。宗教組織及其他組織如果暗中破坏人民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信仰和宣傳跟国家背道而馳的學說，將被剝夺开展自己的活动的可能。”

此外，馬蘭党的竞选宣言还确定了該党对全国各类居民的态度。例如，將保护处于欧洲人与土著之間的中間地位的“有色人种”，免遭来自土著的“沒有良心的竞争”。宣言中說：將要廢除那种允許“有色人种”和欧洲人根据一个选民名冊同对一些候选人投票的“不健康的制度”。“有色人

种”將在众議院有三名議員（欧洲人）。但是这些議員將無权对下列問題投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宣布战争和修改規定非欧洲人政治权利的法律。

在宣言中指出，至于黑人，特定住区应当成为他們的真正故乡。土著的学校及社会机构將和从前一样設在特定住区之内而不設在城市。由于土著向城市移居給欧洲人帶來了危險，土著必須居住在特別划定的地区，并限制人数。在城市里应当把土著只看作“客人”，他們永远不能获得政治权利。摆脱部落組織的土著人数应当“冻结”。所有“过剩的”土著必須回到特定住区。其次，所有黑人工人在工作期滿以后也必須返回特定住区。

在工業和手工業中將采用分离的原則，馬蘭党反对組織土著工人工会，主張实行这样的体制，在这种体制里国家將作为保护人关怀土著的利益。

在农業（首先提出的是农業）、工業和矿业之間，劳动力將实行有效的分配。

土著的教育应当适合他們的要求和發展，同时教育經費应当跟他們的財政能力、文化水平以及他們的賦稅額相适应。土著应当在特定住区建立自己的社会机构。土著在众議院中的代表將取消。

在对待印度人这种“不好同化的异族”的問題上，馬蘭党的政策規定遣返他們，而还在南非居留期間，規定絕對分离并且完全剝夺他們在議會中的代表权。印度人將被禁止在为他們划定的地区之外作生意。

国民党的主張講得还不十分透澈，可是扎烏埃尔部長比較确切的表达了它，他作了如下的声明：

“我国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和国家政权形式，不能讓

那些仅仅局部地、表面地接受我們文明形式的种族所破坏。我們必須承認这一事实，即各个种族的人們之間存在着原則性的区别。”

我們在这里非常詳盡地叙述国民党的竞选宣言，是因为該党在选举获胜之后，这个宣言就成了全部政府政策的基础。应当指出，要講到实行各种限制、种族隔离和剝夺非欧洲人的公民权利，馬蘭政府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保証。不同的种族在“各自的地区内的民族發展的可能性”的情况却非常糟糕，关于这一点，在上面所引的馬蘭党的竞选宣言中曾經那么煩冗地叙述过了。

种族隔离的行动

南非联邦已經形成了等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白人——而且是具有一定政治观点和屬於一定階級的白人——行使政权，享有不受限制的經濟权利。这里建立了以保存一小撮白人剝削者的特权为目的的种族等級金字塔。在馬蘭統治了三年之后，他可以夸口的“業績”有以下各点：

1. 通过了“鎮压共产主义条例”。这项法律其实是針對一切可能反抗政府政策的集团的。它扼杀了尚存的一点法制制度，廢除了公民自由，給司法部提供了無限的全权。司法部長如果認為任何組織是共产主义的組織，就可以在什么时候宣布它为非法，剝夺它向司法当局的上訴权，禁止它的出版活动。这项法律为清除議會中的反对派准备了借口。

2. 通过了禁止杂婚法和向“非道德”斗争法，而“非道德”一詞意指不同种族的人之間的性关系。

3. 殘酷地鎮压帶有民族解放性質的民众示威遊行。

4. 在車站、郵局及其他公共場所實行種族隔離。
5. 禁止最傑出的共產黨員政治活動家參加公眾集會。
6. 廢除失業黑人補助金。
7. 實行全民普遍的、強制的種族證明書制度。
8. 實行“集團住區法”，也就是種族分區法。

這一切野蠻的種族主義命令都是不斷議論着“基督教德行”的前牧師頒布的。

“集團住區法”把南非聯邦的領土劃分為許多住區，供三種主要居民——白人、“有色人”（這項法律把印度人也算作有色人）和黑人——居住。政府有權按種族的小類進一步細分這些住區，也就是說“有色人”這一類可以分為印度人、馬來人等等，黑人一類可分為蘇路、科斯等部落。這項法律應用非常普遍，它向政府提供了獨裁的全權。確切地規定各個種族住區的性質以及劃定各區疆界的權利屬於政府。法律本身規定了住區的種種類型，例如規定了所謂“自由住區”，這裡暫時沒有遷居的限制，但是總督隨時可以實行這種限制；有“管制住區”，在這裡土地所有者必須經部長許可才可以賣土地給其他種族的人；建立了所謂“開放住區”，在這裡選擇職業不受限制，但在財產問題上受限制；有“特別住區”，在這裡住房只能出租給一定種族的人，雖然這些房主自己可能是各種血統的人；在所謂“不動產所有權住區”只有某些種族的人才能擁有土地。法律規定此外還可以建立很多其他的居住地。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集團居住地”，在這裡僅僅一定的種族能夠居住，其餘的居民必須搬出這個地區。為黑人居民劃出“集團居住地”這件事已被議會批准了。這一措施的目的是使黑人所占的地區難於擴大。

這項法律的目的，跟他的制定者的說法相反，完全不是使各个种族可能自由發展。這項法律給政府提供了实行歧視措施的新的可能。這項法律条款使政府不可能不偏不倚（尽管声明說，这种限制对任何人同样有效）。政府能够从欧洲人住区赶走印度商人，但是欧洲人商人應該繼續留在印度人住区。政府可以禁止“有色人”滲入專供欧洲人居住的地区。部長允許欧洲人把“有色人”从“有色人”地区攆走，如果那里要建設工厂或其他企業的話，甚至也可以对同一种族的人采取歧視措施。比如說在某一特定住区有三个欧洲人商人，其中之一是国民党黨員。在这种場合不是黨員的兩名商人可能得到离开特定住区的命令，而黨員商人留下。这样的制度保証有可能利用印度人反对黑人，利用这些黑人部落反对另一些黑人部落，利用馬來人反对印度人等等。为了实行种族歧視，在今天，国民党人已經有利用上述法律建立英国人、犹太人及其他人种种族禁区的危險。

由于這項法律，老实說，真是沒有一个种族（除了布尔人）知道有甚么东西正在前面等着他們。也許被迫抛弃自己的房舍和田园，也許注定要漂泊流浪。“集团住区法”也是一种对付劳动群众的恐怖手段。英国广播公司解釋這項法律时以他慣用的假仁假义、厚顏無耻的态度說：“这些法令沒有歧視性質，因为一切种族都获得了平等权利。”但是这仍然使它不得不在一次广播中洩气地說，在为非欧洲人划分“生存空間”当中，馬蘭政府可能遇到困难，因为欧洲居民广泛地分布在南非联邦的各种住区中。英国广播公司这个声明如果翻譯成普通語言，它的意思是：白人殖民者占領了所有优良的地区，他們要把其他居民赶到剩下的地区去將是很困难的。

为了給全国各个种族分別建立單独的禁区，必需确定誰到底属于哪个种族。1950年5月通过的国民登記法就是为这个目的用的，这项法律，从許多观点看都胜过了他的藍本——納粹分子紐倫堡种族主义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編制了“中央种族目录”，全体居民必須登記并將其分为三个主要集团：白人、“有色人”和非洲人（黑人）。每个年滿16岁的南非联邦公民都將执有貼着照片的公民証，只要任何一个警察一要就得拿出来。此外法律規定“每个由政府授与这方面的全权的人”得要求呈驗“种族証”。这些“人”是誰呢——不知道。多半这些人是特种种族事务盖世太保官員。沒有公民証將要喪失自由。每个公民証上將标明持証人属于哪一种族以及“中央种族目录”卡片上的号碼。全国人口总調查的材料是确定种族所屬及發給相应的公民証的依據。戶口調查时，將“凭眼力”确定人們属于这种或那种种族。又有这样的指示，允許把白种人当中“經常跟非欧洲人种交往的”人算作“有色人”一类。不同意官員們对种族所屬的划分时，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訴，但是上訴法院判决以后再想改变这种如此这般确定的种族所屬已經不可能了。由于南非联邦各种族过份混杂能够造成这种情形，即白色皮膚的人被算作“有色人”，而有膚色的人算作白种人。因此將要給与各区居民看“中央种族目录”摘录的权利。

这样一来，开辟了对居民施以行政压制、法院压制以至各种恫吓的新的广泛的可能。这项法律的實質可以从下列事实上得到說明，当南非議會討論它的时候，甚至从反动的“統一党”的議席上發出“这是希特勒的法律！”的喊声。

禁止杂婚法和所謂向“非道德”斗争法也是为这一目

的服务的。根据这些法律，杂婚（那怕原在南非联邦境外结婚的也算）以及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非婚结合将受到严惩。协助杂婚的人，例如牧师，同样要遭到惩罚。

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禁止杂婚法深恶痛绝，当南非联邦议会讨论它的时候，工党党员奥斯本博士发表了使民族主义者大为吃惊的演说。奥斯本说，在南非联邦到底还有没有白种人是十分可疑的。照奥斯本的意见，能够算作白种人的至多有两种人，或者是不久之前才从欧洲来到南非联邦的移民，或者是他们的先辈是在最近100年间才来到南非联邦的居民。奥斯本继续说道，几乎可以确信无疑地说，其余的居民是混血。到1800年杂婚数目已经非常大，达到欧洲人在南非境内结婚总数的5—10%。因此说，在一切久居南非的欧洲人家族的血管里都流着5—10%的“有色人”的血。因此，被认为是白人的父母，生出有肤色的小孩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执政党的党员也不能保证不会这样。减少欧洲人血管里“有色人”血液百分比的唯一办法——奥斯本博士得出结论说——是加强欧洲向南非的移民。

但是不管怎样，法律通过了。南非妇女国民代表会议的下列声明也无济于事，声明说，禁止杂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结果只能是增加非婚结合的数目，这个法律根本将导致婚姻制度和道德的削弱。南非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说，这项法律本身就是对南非居民人身自由的进攻。

马兰党及一切法西斯组织所宣传的彻底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是作不到的。甚至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南非各工会协调委员会也承认了这一点。在回答政府工业委员会的问题时它说，虽然黑人存在于欧洲人中间也给欧洲人带来了经济性质的，特别是社会性质的危险，但是它（委员会）

“看不出有甚么办法能够在最近的将来代替南非工业中的黑人”。不过委员会没有说明它说的“最近的将来”是甚么意思。而这一点，在南非也没有人想把它弄得更确切。谁也没那样肯定说；如果今天，因为全国整个经济建立在使用黑人及其他非欧洲人劳动的基础上，没有黑人劳动力不行，那么我们就说使用这种劳动还要再过一二十年。这里所谈的不是建立单独的黑人社会。“白人”南非不能离开“黑人”存在。“白人”非洲——这意思就是说黑人是农场、金矿、各种矿山和工业的廉价劳动力，是白人的廉价的佣仆。对待黑人公开使用“压制他们”这样的字眼。如果有人反驳说，这未必可能吧，那么回答就是：“尽最大可能压制他们。”

指出下面这一点不是没有好处的，荷兰教会（马兰从事政治活动以前是荷兰教会的牧师）试图解释政府关于种族隔离的主张时，提出了组织单独的黑人国家——班图斯坦——的主张，这时候马兰赶快声明这种思想不能被接受。

马兰本人上台几个月以后——这时候已经开始制定“集团住区法”——在议会中说，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欧洲人居住区将永远有土著存在。

* * *

种族隔离实际上就是不许非欧洲人进入专供欧洲人用的教堂、剧院、电影院、饭店、书店、阅览室、海滨浴场等等设施，而同时给“有色人”预备的这类设施又显然不够用。

从不久以前起，在邮局和车站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分别设立了单独的收款处。甚至死了也不能使不同的种族到一起——南非联邦的墓地是分开的。

在学校里也实行种族隔离，而且不仅白人儿童和“有色人”儿童分开，布尔人儿童和英国人儿童也分开。布尔人血

統的兒童不能進入用英語講課的學校，而父母的願望根本不予考慮。从前作父母的布尔人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進英國學校，這樣好幫助孩子掌握兩種語言。

由于實行種族隔離，教會也不無爭端。很大一部份“有色人”教徒從荷蘭教會中分了出來，在牧師馬凱爾領導下組織了叫作南非卡爾文教會的新教會。在克雷姆福德市，32名牧師中的26名簽署了分離派宣言；80%的信徒歸附分離派教會。可以預料將發生進一步的分裂，並出現各個種族的民族教會。

看來這樣崇拜種族孤立應該使黑人能夠在特定住區創建自己的商業。但是當為數不多的黑人資產階級分子中有一個叫做恩特西赫列列的向當局請求准許他在某特定住區經營批發商業的權利時，遭到拒絕，為此辯解的理由是：他就是不經營批發商業也已經很富有了，同時這種執照應當儘可能發給貧窮的黑人（但是當局沒有解釋貧窮的黑人從那里能夠搞到經營批發商所必需的資本），又說在這個特定住區已經有三家——屬於歐洲人的——批發商企業。

種族主義者既敗壞了人們的道德，也使人們變得愚蠢，例如交通部長在不久以前發布的命令証明了這一點，命令在非歐洲人旅客使用的毛巾枕套等東西上做上特別的標記，並且每當他們用過之後不是用普通方法洗刷，而是用化學法洗刷。另一個指令同樣証明了種族主義者的愚蠢，指令說，從本指令發布之日起，在鐵路預定車票上所標明的旅客姓氏前面（这里所指的是非歐洲人），不得寫“先生”“太太”“小姐”字樣，只寫“男”“女”等字樣。

種族主義對歐洲人青年的道德面貌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有一個14歲的学生根尼·伯斯台爾患了重病，躺在醫院

里，他有兩天拒絕吃面包，因為面包是從……印度商人……那里買來的，——因此獲得了金質獎章。

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科蘇瑪說：

“對非歐洲人的侮辱和迫害將要招致無窮的後果。不能指望類似這樣的命令能夠喚起非歐洲人對歐洲人的尊敬（歐洲人正乞靈於這種手段以求保存自己的令人可疑的優越性）。鐵路上的種族隔離以及諸如此類的措施，目的在於證明歐洲人屬於‘高等人種’。而我們對優越的概念卻是機智、禮貌和長處！”

種族隔離政策的存在實際上遠沒有提高白人剝削者的威望，但是給某些種族帶來了損害。由於實行“集團住區法”，現在已經準備沒收印度人的土地和財產。檢查人員巡視印度人的商店和住房，要求查看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所有權證件等等。幾乎常常尋找甚么借口認定他們的財產為“非法”所有，然後沒收。最初階段沒收的財產總值一千五萬英鎊。

由於各族居民的遷移，各族投機商人的利潤大為增加。由於原來的住區預備給其他種族的人居住，而離開原住區的土著，被迫以極低的價錢賣掉土地和房舍，常常只抵原價的四分之一，或者還少些，在允許他們居住的人煙稠密的地區地價又格外高漲。在這些地區有地產和房產的歐洲人以及印度人便抬高“市價”大賺其錢。地價暴漲，房租達到神話般的高價。

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地懂得種族隔離政策的真實意義。官方聲明說，實行種族隔離是為了——一切種族的利益。既然如此，那麼為甚么黑人（官方的聲明是黑人的情況應當改善）被趕到多半是跟他們已經久無瓜葛的特定住區去呢？

关于这一点，南非的民族主义者回答说，須要知道，誰也沒阻碍黑人在特定住区建設自己的城市。黑人沒有資金、材料和地方进行建設，而照民族主义者說，这一点仅仅是黑人“沒文化”和“落后”的証明。因此——种族主义者又說——黑人的地方就是特定住区。所有的优良土地、所有的自然資源、所有的工業和商業都集中在欧洲人手中，这种情况，南非民族主义者認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黑人——用他們的話來說——是“劣等种族”，不会開發自然資源，不会用适当方法耕种土地，建立工業，組織商業。难道多給黑人一点受教育的机会，以幫助他們掌握較熟練的職業，建立自己的工業，建設自己的城市，达到真正的自主和民族独立是办不到的嗎？为了回答这一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者說，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是無神論思想，因为“哈瑪子孙”的命运就是为白人“老爷种族”服务。这样一来，我們又回到出發点上来了，回到种族主义者关于种族不平等的基本信条上来了。

实际上，馬蘭国民党对种族隔离未来的發展如何理解呢，該党 1949 年在德蘭士瓦举行的代表會議上提出的要求对于这一問題作了說明。这些原則可以归結为如下各点：

- (1) 黑人不得养狗；
- (2) 法庭应当为欧洲人証人和非欧洲人証人分別預备席位；
- (3) 在城市从事各种工作的黑人的工資不得超过农場中农業工人的工資；
- (4) 严惩天黑以后出現在白人住房附近的黑人；
- (5) 应給白人和黑人分設电话亭；
- (6) 非欧洲人兒童在学校內不应領到食物；
- (7) 国家应当买回从前給与黑人的土地；

(8)应当禁止黑人医生給白人治病；

(9)必須禁止黑人及其他“有色人”駕駛歐洲人的汽車。

不待說，种族主义者党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一切原則，完全符合馬蘭宣傳的所謂“各种族彼此尊重”以及“基督的公正和真理”的原則。

“有色人”及印度人的地位

必須強調指出，馬蘭党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特別使印度人的地位变坏(在南非种族主义者上台之前，印度人的地位比黑人稍強)。黑人的地位也同样变坏。

在不久以前，南非联邦的“有色人”是非歐洲人中間的特权集团。他們不受有关居住問題各种限制的約束：允許他們去做熟練工作(直到今天熟練工人还是“有色人”比白人多)；他們的工資虽然比白人少但是比黑人高，并且享有选举权；被允許加入工会。在社会經濟关系中，“有色人”介于白人与黑人之間的中間地位。但是現在，“有色人”的这种較特殊的地位已經取消了。他們已經下降到黑人的地位，被赶进禁区，受到諸如此类的待遇。馬蘭的全部政策表明，在对“有色人”的初步限制之后，紧跟着在受教育、選擇職業等方面又来了进一步的限制。居民登記法就是反对“有色人”的。不論黑人或印度人都不可能隱瞞自己的血統，但白人与“有色人”之間的外貌区别却不那么明显。同一家庭的人——兄弟姐妹——根据膚色的不同被划归不同的种族是屢見不鮮的。严格的种族隔离首先是反对“有色人”的。今天南非联邦已經在培养鑑定歐洲人和“有色人”区别的“專家”。关于此点有各种的“理論”和方法：例如他們断言似乎根据指甲和白眼等处能够弄清誰是“有色人”等等。

* * *

印度人的情况稍有不同。印度人居住在南非联邦的领土上差不多已有 100 年。由于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特别协议，印度移民的头一个巨浪在 1860 年涌进了纳塔尔州。这个协议向印度移民保证有跟全体公民平等的权利。大多数移民是工人，他们的功绩是发展了纳塔尔的甘蔗种植场。跟在工人移民后面也来了很多印度商人。但是，尽管有协议在，印度人的权利不久就受到限制。印度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妥协。甘地就在南非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活动，1907 年他在本国人中间组织消极抵抗运动。第二次他再组织这种运动是在 1913 年。1914 年史末资同甘地订立协议，由于协议决定印度人停止继续往南非移民，同时对于已经移居在南非的印度居民废除种族歧视。史末资从来没有真诚地对待他跟甘地的协议，这只要看一看他在 1921 年发表的意见就知道了，那时候他说：

“在我们的法律里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平等原则。印度人问题——这是次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他跟南非总的情况分开来研究。我们不能给与印度人政治权利，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拒绝了南非的其他有色居民的话。如果我们一定要处理印度人问题，我们就必须处理整个的民族问题。”

1927 年和 1932 年的协议同样没有实现，这些协议规定或者给与印度人回国的可能，或者给与一部份居留南非的印度人归化的可能。对印度人的压迫与年俱增。从 1885 年到 1946 年期间，南非联邦共颁布了 63 项限制印度人权利的法律，不直接对印度人但间接涉及他们的法律还不算。

印度人的法律地位现在一点也不比黑人好。他们没有

选举权，甚至连黑人都有的有名無实的議會中的代表权也沒有。印度人被赶入禁区，被認為是不良的异族。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貧困得惊人，跟黑人乞丐完全沒有兩样。但是印度人跟其他被压迫的种族相反，有自己的资产階級，其中并有非常富有的人。种族隔离政策对待印度人的态度以白人商人跟印度商人的斗争——不擇手段的斗争——为基础。印度人的情况跟其他非欧洲人居民的情况所不同的第二点是他們的命运得到印度国内人民的关切。

南非当局对印度人居民的态度可以用下述一件小事为例來說明。不久以前，印度人苏华汗南丹·威廉士接到一道命令，命令他离开納塔尔迁移到德蘭士瓦去。平常，印度人的被命令迁移，不仅是由这个州迁到那个州，而且常常是根本被逐出南非联邦，因此这件事本来沒有甚么值得奇怪的，如果不是这个印度人……只有兩岁的話！小威廉士誕生在納塔尔并且跟他母亲住在那里。他的在他誕生以后就下落不明的父亲是德蘭士瓦籍，因而他从父亲那里繼承了德蘭士瓦的籍貫。小孩住在納塔尔被認為“非法移民”，必須离开德蘭士瓦。而母亲威廉薩是納塔尔的公民，無权跟小孩一道去！

“分而治之”

在南非联邦当权的党徒們，在关于民族自尊和各民族彼此尊重的煽动性詞句掩飾之下，实际上千方百計地力圖煽动种族仇視，制造并加深各族居民之間的差別，把南非联邦变成一个各种族之間的巨大戰場，以种族斗争代替階級斗争的办法松懈階級斗争，唆使一些种族反对另一些种族，保存并加强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种族主义者他們的日

常實踐当中实行現代帝国主义者的原則——“分而治之”。这个原則常常导致使种族主义者高兴的結果，但是总有一天灾难会跑到馬蘭及其党徒們的头上。南非联邦著名的女社会活动家海尔特列特女士警告說：

“从前的白人与黑人之間的友好关系正在迅速地惡化。有可能观察过黑人的情緒的人正在警告着未来。城市里的風潮預示行將来临的暴風雨。部落的差別正由新的民族主义或者甚至非洲沙文主义(黑人沙文主义)取而代之。在德班对印度人發动了进攻，但是如果欧洲人設想正在增長着的非洲人的不滿情緒將止于这种表現，那是过于輕率的。”

海尔特列特女士回忆起的事件明白透澈地說明了南非联邦的情况。德班共有居民357,304人，黑人、白人、印度人的数目大約相等。1949年1月14日，在一个有許多印度人小店舖的市場上，出現了好几百名苏路人暴徒，他們不假任何借口，事先也沒作任何警告就向印度商人猛扑过来。暴徒們高声喊道：“他們把我們的錢都給搶走了！”“他們杀死了班圖部落的小孩！”印度人开始自衛。風波繼續了兩晝夜，并且席卷全市。25,000名印度妇女和兒童逃到森林里去躲藏。暴行开始时警察从城市避退了。警察和軍隊只在黄昏时才干預此事。当局逮捕了一些印度人，因为他們曾用槍枝防御苏路人，而这些槍枝是私自收藏的。兩天以后秩序才恢复。根据官方的材料，300人死亡，近1,000人負伤。实际上这些数字是低估了的。应当強調指出，由于警察的干涉，死伤者的数目比單是印度人和黑人之間發生小冲突时牺牲的数目更大。燒燬許多房屋，而放火用的汽油是有人用載重汽車給暴徒送来的。真是惊人的巧合，在南非联邦其他城市也發生了同样的大規模的冲突，虽然比德班的小一

些。应当指出，在德班事件發生的当时，印度人領袖和黑人領袖曾共同乘車在市內巡行，号召居民保持安靜，而暴行結束之后，黑人居民与印度居民組織了援救流血事件罹难者共同委员会。

自然，这些流血冲突既不符合黑人的利益也不符合印度人的利益。这都是馬蘭的奸細挑撥的，他們希望用这种办法証明种族隔离的必要性。一家进步报纸写道，这以前在这两个种族之間从来没有过流血冲突事件，相反地，却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亲近关系，他們曾經試圖进行反对馬蘭种族主义政策的共同运动。前面談到这事件的目的是妨碍这种亲近的关系。跟欧洲人资产阶级一起殘酷地剝削德班無产阶级并且用投机的办法大發其財的印度人资产阶级，参与了这一事件。政府力圖利用流血事件从兩方面进行宣傳：(一)德班殘杀应是一种証明，証明似乎印度人在任何地方都遭人厭惡，警察应当保护他們，使他們不致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者；(二)德班殘杀应当証明苏路人是殘忍的蛮族，不应給与他們任何权利，而应当用鉄鏈把他們鎖起来。

由于德班的挑撥离間事件，史末資在議會中示威地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問題，他強調說，激起黑人跟印度人之間的仇恨可能造成冲突和風潮，使白人同样遭到危險。他声称政府对激起此次敌对行为負有責任。

馬蘭党的一个分支“保衛南非运动”組織，曾經召集特別會議，在会上唆使黑人反对印度人。这种會議首先邀請黑人牧师、商人、教师出席。黑人道明果和西別謝跟这种运动合作，他們領導着“非洲国民改进同盟”，这个团体并且跟法西斯組織“牛車防火队”保持着緊密的接触。軟弱而又人数不多的黑人资产阶级受了沙文主义宣傳的影响。例如在

亞力山大一塔溫西浦城，黑人商人努力用一切办法把印度商人从經營煤炭業中排擠出去。类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其他商業部門。在德班为了煽動印度人和黑人之間的敵視，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挑撥离間的目的，德班市政府决定解雇1,000名印度人，同时雇用黑人来做这些工作。由白人法西斯分子供給經費的黑人組織“最高會議”印制并散發下列內容的傳單：“你只应当乘坐屬於班圖人的汽車”“不買印度人的東西”“難道我們真应当為反對把我們跟印度人和中國人分開的法律而罷工和死去嗎？”“難道你願意成為亞洲人手里的工具嗎？”以及諸如此類東西。

也有“有色人”的類似組織。其中之一——“德蘭士瓦有色人人民會”（共有會員30人）派遣了一個代表團去見頓格斯部長，他們說，“有色人”歡迎“集團住區法”。根據這個聲明，頓格斯在他啓程出席聯合國第五屆大會前，對報界的談話中強調說，非歐洲人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態度是肯定的，並且在聯合國大會上重復了他這種說法。

法西斯組織唆使“有色人”反對黑人，它們肯定地說，好像黑人威脅着“有色人”在工業中的特權地位。另一方面，又挑撥黑人反對“有色人”，說由於“有色人”的罪過使黑人得不到更好的工作。

南非的黃色報紙拚命攻擊那些跟非歐洲人保持着友好接觸和商業聯系的歐洲人。前面已經談到的種族主義組織“保衛南非運動”在自己的小報上編寫所謂“罪行錄”，在這欄里詳細記述那些例如白人官員和印度人在一起吃過午飯或者歐洲人參加了印度人的婚禮等等的事情。

煽動種族仇視的政策，不限于唆使非歐洲人彼此反對和攻擊跟非歐洲人保持友好關係的歐洲人。在白人之間也

煽动种族仇視。反犹太主义在南非联邦正在滋長，并且达到了危險的程度。从声名狼籍的“犹太哲人議事录”^①中汲取灵感的反犹太人的書籍（1941年曾被禁止），現在又在毫無限制地傳播着。布尔人跟英国人的旧賬也沒被忘掉。它們还繼續着，并且进而以一股新的力量复活起来。馬蘭决定停止英国人向南非联邦的大規模移民（史末資統治时期英国人曾經这样做）。根据政府的新命令，只有“有才干”的和对国家有益的移民才允許进入南非联邦。今天在南非联邦，德国法西斯分子比英国人受欢迎。

宗教方面也不無糾紛。1950年11月荷蘭改革教会的三个分支的代表，举行了討論天主教……危險問題的代表會議。提出了禁止天主教徒移入南非的正式要求。

結 論

那么种族隔离是甚么呢？倫敦“劳动月刊”1948年5月在分析帝国主义者的“教化者的天职”和“保护人的作用”时十分清楚地說明了这一点：

“当然，誰都知道，欧洲人不是出于利己的动机，只不过是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正如貝文先生自己一样，都有着那么深刻的保护責任感。但是欧洲人总督处处总是得出一个同一的結論，这就是：非洲人及其他被保护者的利益，要求他們的保护者使用好的土地，有更好的工作，受更高的教育，有較好的医疗条件和最高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不是有点奇怪嗎。

这說法跟种族隔离制度拥护者的实际行动完全一样，

① 这是反犹太分子伪造的犹太領袖一次秘密會議的紀錄。——譯者

他們搬弄平等、保护等等的詞句，但是实际上是种族歧視的支持者。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中寫道：

“文明愈向前進展，那它就愈不得不以愛的外套來遮掩它所必然產生的劣點，粉飾這些劣點或者是虛偽地否認它們，——總而言之，愈要用因襲的偽善，這種偽善是原始的社会形式或甚至文明的第一階段所不知的。它最後達到這樣一種主張：被壓迫階級之受剝削階級的剝削專是為了被剝削階級自身的利益；如果後者不懂得這一點，甚至開始叛亂起來，那末這是对恩人即對剝削者底一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①

評價南非种族主義者的政策時，這些話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在南非除了馬蘭，除了占據南非議會和把持政權的反動政黨，除了法西斯組織，除了种族主義者的野蠻思想體系和非人的行為，還有更多的東西。有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它使人們相信馬蘭的勝利是暫時的。關於這些力量下面將要敘述。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0頁。

第六章 帝国主义的南非代理人

南非联邦——英联邦的一員

南非联邦在英联邦之内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的内部情况比英帝国其他部份的内部情况更复杂。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反，南非联邦有在数量上超过外来的白人居民几倍的土著居民。同时也与非洲其他殖民地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相反，南非联邦的白人数量非常之大。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同，在南非联邦几乎没有土著资产阶级。那里的白人资产阶级分为民族利益及经济利益相对立的两个集团。南非联邦存在于英联邦之内使得他跟联邦另一成员——印度之间的原有的纠纷更为复杂了。

南非联邦当权的是种族主义者，而在英国却是“社会主义者”^①，这件事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可能是奇怪的。但是注意一下工党所实行“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一件事并不奇怪，工党政治家们的许多言论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还在民族主义者在南非上台之前貝文声明说：

“我不打算牺牲英帝国，因为我很知道，如果帝国垮台，那么这将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者”貝文同意企图用殖民主义侵略避免社会革命的殖民者西瑟尔·罗德斯的观点。貝文在

^① 当揚·巴利芙基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是工党政府执政，现在是保守党执政。

馬蘭上台之后1948年10月14日在民族工業家聯盟會議上演說時發表意見說，如果英國人能夠“統一”西歐，利用我們殖民帝國在非洲的巨大後備，並定出跟南非聯邦合作的綱領，那麼英國能夠成為“平衡東西方之間的偉大因素”。

英國法西斯份子首領——莫斯萊附和貝文的論調。這就是他所表述過的意見：

“如果我們把歐洲聯盟和非洲統一在一個兩大陸的新體系之內，那麼我們一定能在世界上創造出偉大的文明和偉大的力量。”

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跟社會主義的瘋狂敵人種族主義者馬蘭合作。關於這一點，應當引用斯大林同志在其“談談民族問題的提法”一文中的意見：

“在第二國際時代，民族問題通常限於僅僅涉及‘文明’民族的一些問題的狹隘範圍以內。愛爾蘭人、捷克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阿爾明尼亞人、猶太人以及歐洲的其他若干民族——第二國際所關切的受不平等待遇的民族命運，沒有越出這範圍以外。至於數千萬乃至數萬萬遭受着最粗暴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亞洲民族和非洲民族，通常都不在‘社會主義者’的眼里。白人与黑人，‘不開化’的黑人与‘文明’的愛爾蘭人、‘落後’的印度人与‘有教養’的波蘭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一般默認，要是需要為歐洲受不平等待遇的民族的解放而鬥爭的話，那末‘文雅的社会主義者’就完全不應該認真地談那‘保持’‘文明’所‘必要’的殖民地的解放。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從來不設想，如果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人民不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則歐洲民族壓迫的消滅是不可想像，前者與後者是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共產黨人首次揭露了民族問題與殖民地間

題的聯繫，在理論上闡明了這一聯繫，把它作為自己的革命實踐的基礎。”^①

* * *

日趨衰弱的英帝國主義和富有侵略性、掠奪性的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對於南非聯邦在英聯邦之內的地位發生巨大的影響。英美之間的鬥爭在許多場所進行着。其中之一是南非聯邦。幾十年來南非聯邦一直是英國資本巨大利潤的源泉。現在排擠英國資本的美國資本正拚命加緊向那里滲入。

儘管南非聯邦跟美國政治的聯繫越來越加強，儘管馬蘭在上台之前宣傳南非聯邦必須脫離英帝國，但是現在南非聯邦仍然留在英帝國的範圍之內。這是有很多原因的。

南非像其他自治領一樣實際上不依賴英國。當美國資本向英帝國的一切地區滲入的時候，在各自自治領的資本活動上遇到種種不同的待遇，受到的待遇如何要看這些自治領跟那一國的資本（英國的或美國的）聯繫強弱而定。但是一般地說來，自治領的資本家害怕本國為美國資本完全控制，為了抵制這一點而利用自己跟英國的聯繫。

此外馬蘭打算利用英美矛盾迫使英國在領土問題上做最大的讓步。南非聯邦在侵占西南非洲上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這種侵占大概就是組織“大白人非洲帝國”道路上的第一步。組織這個帝國的下一步，應是占領位於南非聯邦領土上的三個英國保護國。馬蘭想侵占這些英國直接統治的保護國，根據的理由是：這些保護國的地理位置以及按照他所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需要從南非聯邦向那里移住黑人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第163頁。

的要求。而实际上是贪婪的南非地主需要新的土地、新的劳动力、新的原料产地。他们对南罗德西亚以至北罗德西亚都有着野心。

现在英国还拿保护国的“居民意志”为口实抵抗这一点，但是完全可能随着已经组成的英国南非关于保护国混合协商委员会而来的就是共管那些保护国，然后，——作为南非联邦留在英联邦范围内的代价——把保护国完全交给南非联邦。这也是委托“南非宪兵”监督非洲殖民地人民的一个首要步骤。英国甚至处理自己保护国领土上的事情时也是那么重视种族主义者的意见，声名狼藉的谢列泽·克哈马斯·巴汉赫瓦托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贝专纳保护国某部落的领袖谢列泽娶了一个白人太太。这件事引起种族主义者的反对，英国当局把他召到伦敦，要求他退位，他拒绝执行这个命令，结果他五年之久被禁止返回祖国。连资产阶级报纸都承认这样解决问题不大妥当。当英国议会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保守党议员弗列捷尔说，压制谢列泽是必要的，因为南非联邦的舆论反对杂婚。

南非联邦所以继续留在英联邦范围内还因为：英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首先，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南非联邦的最重要出口品——黄金——的矛盾。美国迫使南非联邦把金价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南非联邦的经济学学者认为这是造成南非联邦的贸易逆差和支付逆差的原因。南非联邦要是跟英国断绝关系将使它不仅面临可怕的国内矛盾而且也要面临破坏南非经济的可怕的美帝国。

馬蘭渴望战争

南非联邦的国民党政府禁止南非共产党活动，压制国

內的进步分子和民主分子，越来越加强恐怖手段。但是用这些办法沒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根本的社会經濟矛盾，这种矛盾有使南非的腐朽的經濟制度崩潰的危險。于是，南非联邦政府正沿着一切帝国主义者的道路前进——用扩张和战争为不可解决的国内危机寻找出路。

1950年5月馬蘭宣称，必須“跟共产主义进行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斗争”，同时又补充說，“在东方和西方發生糾紛的时候，我們將同情反共产主义的一方，根据我們的可能援助这一方。”南非联邦的援助首先將是“維持南非联邦境內以及直到北部地区的其他非洲国家的秩序”。照馬蘭的意見，利用南非軍隊作为非洲地区的“宪兵部队”是“比派非洲軍隊渡海更为明智的办法”。

“維持南非联邦境內以至直到北部地区的其他非洲国家的秩序”是甚么意思呢？把馬蘭的言論跟議員艾新的下述声明对照之下，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非洲語’（即布尔語——譯者）在75年內能成为全非洲的語言。这种語言已經跨过了罗德西亞、怯尼亞和坦噶尼喀的疆界……”。

当然，艾新所指的不只是語言。这里所指的是占領整个“黑人大陆”——罗德西亞、怯尼亞、剛果和馬达加斯加。“統治語言”問題絕非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創举——馬蘭在这方面是有他的前輩的。

“……希特勒从宣布种族理論开始策动战争，他宣布說，只有說德語的人是最有价值的民族。丘吉尔先生也是从种族理論开始策动战争，他断言只有說英語的民族是最有价值的民族，它的使命是支配全世界的命运，德国的种族主义理論使希特勒及其伙伴得出这样的結論：德国人作为

唯一最有价值的民族，应当統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理論使丘吉尔先生及其伙伴得出这样的結論：說英語的民族作为唯一最有价值的民族，应当統治世界上其他各民族。”^①

馬蘭开始仿照希特勒和丘吉尔的样子策动战争。

馬蘭在1949年的講演中公然說出他对战争的渴望。

“对苏联作战，”馬蘭說，“將完成种族隔离政策所不能完成的东西——战争一定能使一切白人居民統一起来。”

共产党员議員賽姆·坎在南非議會中公正地指出：馬蘭在实行导致战争的政策。

南非資產階級还記着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干的那些十分有利可圖的事業，而且对于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时的更为有利可圖的事業也抱着希望，他們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推进組織“大白人非洲帝国”的时机。

南非民族主义者过去經常說而且現在还说“再不許把自己卷入任何英国人的战争”，也不允許在非洲境外使用自己的軍隊。但是南非的民族主义者从来不說不許把自己卷入“美国人的战争”——美国人的战争是如此地符合他們的意圖，甚至使他們决定放弃自己的不派遣軍隊到非洲境外的“原則”。南非部队和美国侵略者一起来到朝鮮。但是，这样違背了他們所宣傳的“原則”，应向輿論界作某些解釋。斯瓦特部長这样做了，他說：

“印度在联合国里攻击我們，并且不願意帮助联合国跟共产主义作斗争，他們帮助中国。我們不願意站在印度这种立場；我們不願意把朋友推开不管，帮助朋友對我們有好

^① 斯大林：“1946年3月13日就丘吉尔先生的演說和真理報記者会晤”，莫斯科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46年，第4頁。

处。”

反对派“统一党”的机关报“守衛者报”討論国际局势时說道，南非干預远东的紛爭在南非居民中間引不起热忱来。南非政府曾假馬蘭之口宣称政府把对非洲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威胁”都看作是对南非联邦的威胁；“守衛者报”提醒人們注意政府的这个声明时，写道：

“国民党政府沒有征求議会的意見就承担了这种义务——于是对它这种义务負責。虽然如此，也許我們还是必須履行該項义务……因而，如果美国人准备供給我們武器，我們应当欣然接受，并且在反对威胁非洲的共产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而不在其他目的或軍事冒險上使用它。

由此可見，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好战，不論他是哪一党的，但是他們希望这样来作战：少出力量，有外国的援助并且离本国不远，当然，还要得到最大的好处。关于这一点引述毛澤东同志的話是完全合适的：

“美国帝国主义份子担負着艰难的重荷。他得援助全世界的反动份子。如果它不能支持它們，那末架在一根动摇的柱子上的建筑物便会倒塌下来。”^①

非洲种族主义者的胃口远远超过他們的能力，他們需要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但是美国不是白白帮助他們的。美国壟断組織已經成为希特勒及其一切走狗的繼承者。从前亲希特勒而現在亲美的馬蘭党也屬於希特勒的走狗之列。

美国壟断組織發現非洲是貴重原料供給地，是建立軍事基地的合适地区。种族主义者的武装匪徒和民族主义南

^①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1954年世界知識社版，第165頁。

非的軍隊，根据华尔街的計劃，在实现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計劃中应起很大的作用。照美国战争挑撥者的意見，在这方面，馬蘭这一伙种族主义者比英国工党更可指望，英国工党不是永远能够对于英国劳动群众的和平願望不加理睬的。南非联邦政府的机关报“市民报”公然宣称：

“美国向南非联邦投資(这种投資既对他自己有利也对巩固西方安全和威力有利)能够促使南非的加强而不会削弱南非。

“南非大陆在实现馬歇尔計劃中应起重要的作用。現在它被視为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基地。

“英国报纸也強調南非联邦的战略意义。在蒙哥馬利元帅訪問非洲之后‘每日邮报’写道：

“佉尼亞是英联邦的新的防务中心，而南非是他的兵工厂。”①

南非的战略意义，由于那里蘊藏着对美国“原子战略”非常需要的鈾矿而更加增强了。

* * *

帝国主义者們把南非視为自己的据点之一。南非与英国之間的領土糾紛，英国与布尔人之間的民族糾紛，美国和南非联邦之間的經濟矛盾，所有这一切，照帝国主义者的意見，仅仅是一家人的爭吵；而下面这一事实他們認为是最主要的，即整个帝国主义这个“大家庭”力求發動战争。

南非联邦在帝国主义陣营中所占的地位可以作为理解在联合国内發生的一切与南非联邦政策有关事件的鑰匙。

① 帕姆·杜德：“英帝国危机”，莫斯科外国書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140頁。

南非联邦与联合国

南非联邦是联合国的基本成员之一。它的代表在联合国里根据华盛顿的指示为华盛顿的利益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南非联邦对于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原则的不断遭到破坏，对于联合国的变为侵略者的组织，起了促进的作用，虽然它的代表在联合国里也装做西方文化、文明以至民主……的保卫者！在联合国内进行着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和平和进步阵营的挑拨性活动，在所有这些活动当中南非联邦的代表总是站在前列。在希特勒—马兰种族主义学校受过良好训练的南非凶手，参加了打着联合国旗帜进行的对朝鲜人民的罪恶的强盗式的战争。

南非联邦在联合国内年复一年地有着十分严重的不愉快事件，听到针对自己的关于种族主义、关于破坏人权等等的不愉快的演说，而说这些话的为什么不仅仅是和平和进步国家的代表呢？

尽管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从属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有着矛盾并且正在加深。勉强拼凑起来的反动与战争阵线不断地在这里又在那里出现破绽。这种“破绽”之一就是南非的种族主义。马兰种族主义者的歧视政策反对一切“有色”民族，而整个非洲、差不多整个亚洲甚至——照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意见——还有部份南美洲，所有这些地区的民族都是“有色”民族。在联合国有一些亚洲国家和不多的一些非洲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就在不久之前还是殖民地——不同意种族主义者正打算偷运到国际舞台上来的白色人种比其他种族优越的“理论”。

应当指出，南非联邦斯揣敦部長在声明中过甚其詞地說，南非联邦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和联合国。毫無疑問，全世界人民，所有在联合国有代表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是南非劳动群众的朋友，因而也就是在南非当权的奴隶販子的敌人。不过，斯揣敦部長当然沒有想到人民。他所想的正是像今天这样的联合国，也就是說他所想的是这样的組織，那里大多数的代表都恭順地执行华盛顿的命令。

联合国中大多数代表并不“得罪”馬蘭的南非联邦，下列兩項問題的解决証明了这一点，这两个问题是：民族主义的南非联邦吞併西南非洲問題和南非联邦的印度血統居民待遇問題。

西南非洲問題

西南非洲的領土是870,000平方公里。居民中斑圖黑人約300,000，白人30,000多。白人之中80%是“非洲人”，10%是英国人，10%是德国人。西南非洲于1885年被德国吞併。这块殖民地長時間由赫曼·海林的父亲海林博士統治。德国人屠杀数万名黑人并沒收他們的土地，以表示归他們統治之意。全国經濟建立在畜牧業、农業和采矿工業(开采金剛石、銅和黄金)的基础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西南非洲被南非联邦部队占領。1920年国际联盟授与南非联邦这块領土的委任統治狀。这个“C”字委任狀規定將該領土移交委任狀持有者統治，而委任狀持有者应当遵守国际联盟宪章第22条的規定，这一条說：“这些民族(即委任統治地的民族——俄譯本編者注)的繁荣和發展是文明的神聖責任……”。南非联邦願意把自

己的統治权扩展到这塊前德国殖民地上，但是却不認真地承担他对土著居民的責任。

1946年8月国际联盟正式結束。在它的最后一次會議上通过了关于委任統治地問題的決議。決議写道：自国际联盟解散之时起“它在委任統治地的活动即行結束”。在这个決議中接着写道：联合国宪章第11、12、13章包括了与国际联盟宪章第22条所表达的原則。这个決議確認統治委任統治地的国际联盟盟員願意“根据相应之委任狀中所載明之义务为發展被統治之民族而繼續統治这些領土，直到联合国和委任統治国之間达成另外的協議时为止”。

南非联邦不理會国际联盟的这项決議。它硬說自国际联盟結束活动之时起，对于委任統治地的任何国际义务都失去效力，因此南非有权把西南非洲当作自己領土的一部份来統治。为了預防联合国就西南非洲問題提出建議，南非联邦政府1946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关于他們就西南非洲問題举行的西南非洲居民“民意測驗”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似乎这个前德国殖民地的全体居民都表示了希望他們国家合并于南非联邦的热切的願望。而实际上这次“民意測驗”是这样进行的：召集部落領袖，命令他們在“忠誠”宣言上按指紋(98%的西南非洲居民是文盲)。

1946年联合国大会以10票弃权、37票通过決議：不能同意西南非洲合并于南非联邦，在这个領土上必須实行托管制度。南非联邦拒絕执行联合国的这个決議。

尽管南非联邦代表頑固地反对，联合国大会在1949年决定吁請南非联邦“重新恢复提出关于治理这塊領土的年度报告”，同时并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出关于南非联邦对西南非洲的义务的諮詢。这时候馬蘭在一次記者招待会上声

称：南非联邦宁肯快点退出联合国也不同意在西南非洲实行托管制度。

1950年国际法院公布了答复，国际法院断定說：（一）西南非洲不終止其为委任統治地；（二）南非联邦对前国际联盟应履行之提出报告和轉达民意之責任应向联合国履行；（三）至于这个領土移交托管的方法，建議采用联合国宪章第12章的原則；（四）不过南非联邦并没有把这个領土移交給联合国托管的义务；（五）只有經联合国的同意才能改变西南非洲的法律地位。

由此可見，国际法院的判決可以归納如下：南非联邦保存前委任統治地的全部統治权，由委任統治国地位产生的一切义务完全不做定論而听其自願。国际法院成員之一苏联法官克雷洛夫發表了如下的不同的意見：根据联合国宪章，南非联邦有責任無保留地实行西南非洲領土上的委任統治制度。經大多数成員通过的国际法院的判決显然是違反联合国宪章的。

虽然国际法院同意向南非联邦讓步，但是在判決中說，南非联邦不得以單方面行动改变西南非洲的国际現狀。但是国际法院的判決并没妨碍馬蘭1950年在西南非洲領土上举行南非联邦議會选举。所有南非联邦政府官員都参加了竞选运动。只有23,000名白人居民获得了选举权。在某一面积为4,000平方公里以上的选区共有……4名选民！执政党从整个西南非洲共得到6个議席。

南非联邦政府不服从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13日吁請南非联邦提出关于治理西南非洲的报告的決議。根据这项決議組織了專門委员会，委员会由美国、烏拉圭、叙利亞、泰国和印度代表組成，为的是跟南非联邦談判履行国际法院

建議的辦法(當然,如果南非聯邦願意舉行這種談判的話)。

由此可見,帝國主義陣營的南非代理人并沒招致任何損害。在另一個早已引起聯合國注意的問題——印度問題上南非聯邦也沒受到“欺負”。

印度問題

從1946年起不論在聯合國大會或在聯合國其他機構都在研究南非聯邦境內印度血統居民待遇問題。有一個事實應該注意,這就是:在馬蘭上台以前兩年印度已向聯合國提出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初的申訴。這就是說,“自由主義的、進步的”史末資政府在歧視印度人和其他非歐洲人方面也不下於馬蘭。大家都知道,種族歧視的法律在南非議會中並沒有遭到史末資黨的反對。

南非聯邦代表在聯合國力圖迴避種族歧視問題的討論,硬說這是“南非聯邦的內政”,而聯合國無權過問這個問題。但是應當強調指出,南非聯邦境內印度人待遇問題(且不管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不是南非聯邦的內政問題,因為南非聯邦政府承擔着一系列的國際義務。1860年印度人開始向納塔爾移居是尋求廉價勞動力的納塔爾政府倡議的結果。當時的英國殖民事務大臣承擔了這樣的義務:印度移民“在一切方面將是自由的人,享有和居住在殖民地的一切其他陛下臣民同樣的特權”。南非聯邦政府和印度政府1927年在開普敦訂立的、後來又在1932年確認的協議,規定一部份印度人可以回國,又保證留在南非領土上的印度人有平等權利和歸化的可能。不過南非聯邦政府從來就不尊重這些義務。

今天的南非聯邦統治者背棄了1927年和1932年的協

議，硬說因為它們不是以文字形式締結的，僅僅是口頭宣言，沒有約束力。這種說法是明顯的捏造，因為國際法並不把協議的文字形式作為它具有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

存在着雙邊國際協定這一事實本身就使得印度問題脫出了一國（聯合國成員國）純粹內政問題的範圍。此外，不尊重印度人的權利也意味着對於包括在聯合國憲章中的國際法基本準則的粗暴破壞。聯合國憲章清楚地寫道，聯合國的 basic 目的是“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 1 條）憲章第 13 條寫道：“大會應發動研究，並作成建議……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助成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實現。”聯合國憲章第 55 條又發展了這些原則，第 55 條寫道：

“為造成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和平友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起見，聯合國應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此外憲章里還有約束成員國尊重人權的其他的原則。

南非聯邦的代表無視上述一切關於人民權利的原則的存在，硬說他們沒有任何強使自己尊重南非居民權利的國際義務，同時說因為這些權利從來沒有被明確地規定下來，因此不能說他們破壞。

由於這個問題令人想起在所謂“集團住區法”通過以後印度婦女打給馬蘭的一封信來。這封信說道：“你們的目的是消滅印度人民，因此你們犯了萬惡的消滅異族罪。”雖然在聯合國大會上還沒有這樣提出問題，但是十分清楚，

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消灭异族（这是馬蘭的老师希特勒分子曾經到处犯过的罪行）。紐倫堡法庭的判決所确定的，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宣言又強調指出的是：“消灭异族是对国际法的犯罪，与联合国的精神与目的不符，并受整个文明世界的譴責”。国际軍事法庭章程（根据它在紐倫堡审判了德国战犯）規定，“在战前或战争期間杀人、屠杀、使人民为奴隶、驅逐和对平民之其他非人道行为以及因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观点的原因而令人民迁移”是反对人类的罪行。防止消灭异族协定第2条認為，“为某一居民集团故意制造旨在完全地或部份地从肉体上消灭他們的生活条件”是消灭异族。

由此可見，显然南非联邦政府的这种說法，即似乎印度人待遇問題是“南非联邦內政”的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据。联合国第一届大会是怎样对待这个問題的呢？1946年12月8日在联合国大会的热烈辯論之后通过决定說：南非联邦印度人待遇問題应当符合从印度和南非联邦两国之間簽訂的协定产生的以及从联合国宪章相应原則产生的国际义务，因此两国政府应当向下届大会提出关于对此問題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联合国政治委员会1947年通过的类似決議，因表决时不足必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未被联合国大会通过。

1948年馬蘭政府上台，对印度人的歧視从那时起越来越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1949年，这个問題重新被提到联合国大会上来。重新通过決議，決議吁請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联邦政府組織协商會議，应当把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作为这次會議上討論的基础。召集协商會議之前南非联邦不顧印度方面的坚决抗議以緊急程序通过了“集团住区法”。于是印度断絕了同南非联邦的貿易关系，宣布抵制它

的貨物，而当“集团住区法”实行以后就拒絕参加預定的协商會議。

1950年歧視印度人問題重新出現在联合国大会的日程上。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和伊拉克提出一項決議草案，這項決議草案譴責南非的种族主义，并認定“集团住区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則和人权宣言的原則。決議草案建議南非联邦給印度人以符合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原則的待遇。

在联大政治委员会竟至發生激烈的辯論，辯論时亞洲国家代表攻击南非联邦，而美国及其仆从国家試圖——当然不是很理直气壯地——保护南非联邦。希腊的代表基罗的言論是最典型的，他說：“联合国譴責一个对巩固联合国的事業做出了貢獻，并且他的飛行員为了联合国的理想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国家(會員国)是不能容忍的。”对于帝国主义集团來說这确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論据。真的，对于屠杀朝鮮和平居民的杀人犯來說，难道仅仅因为在自己家里踐踏法律和道德就譴責自己的一名帮凶，对于自己是方便的吗？美国“民主”对南非联邦的态度非常亲切。1949年南非联邦經濟部長勞烏艾克利在紐約的一次宴会上發表演說，他提到，“南非联邦欧洲居民是保衛欧洲文化和文明免遭受共产党分子支持的黑人無产階級破坏的先鋒”，美国新聞界对这种說法的評論非常良好。对待南非联邦的这种态度过去沒改变过，現在也还表現在联合国内的一举一动上。因此归根到底还是通过了美国仆从国家集团提出的決議。在这个決議里找不到譴責南非联邦的反映。它只建議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联邦的政府“在圓棹上會見”。如果这种會見沒有結果，各方应共同选定一人協助他們进一步談判。如果

这还没有结果，联合国秘书长得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指派一名中人参加谈判。决议还吁请南非联邦政府不要实行对谈判的进行有不良影响的法律。根据决议的精神，印度人问题被列入1951年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

像我们所了解的一样，通过的决议对种族主义者没有任何制裁的意思。直到现在关于召开协商会议的事还是渺无音信，而会议应当从1951年4月1日开始它的工作。在这个期限满期前两天南非联邦政府重新在既成事实面前提出了和平。实行“集团住区法”的命令已经公布；于是这项法律实际上已经生效。

甚至在这个问题上，南非的种族主义者也没受到“欺负”。大多数会员国都想到，今天南非的飞行员在屠杀朝鲜的和平居民，而明天侵略者可能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又需要南非的炮灰。

馬蘭、佛朗哥、阿登納——这些人是世界大战挑撥者的忠心奴仆。因此难道能使馬蘭遭致不愉快嗎？

* * *

联合国各种机构对南非联邦的这种纵容态度在其他场合也可以看到。例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1949年的报告中肯定说，南非“在分配粮食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现象，因种族类型及经济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从平均消费数字得不出分配粮食实际情况的概念”。接着谈到，在南非联邦有饿死人的现象。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报告使得南非联邦政府大为“愤慨”。南非联邦政府说，“这个报告是不正确的，在南非联邦没有一个人饿死，因在分配粮食中的不平等而谈到种族集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这个声明正是在这个时候作的：南非联邦政府废除了大多数黑人儿童的在

学校的食物供給，这时候凱斯卡姆霍耶克地方有黑人居民請求教士允許他們从教士的土地上割野草充飢，在教會的門口餓死了老人。

由于南非联邦政府的正式抗議，联合国秘書長赶快就这个报告声明道歉。

1950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組織总干事陶德到南非联邦去了兩星期。陶德共計在特定住区逗留了兩天，就發表声明說，負擔着全部賦稅重担的少数白人为黑人作了許多事情，这使他很高兴。同时陶德說，特定住区的土著对农业和畜牧业等工作很不感兴趣。但是陶德沒有“覺察”到这一事实：大多数男子都被迫离开特定住区去寻找工作，而剩下的只是老人、妇女和飢餓的兒童。

联合国对南非联邦的政策就是如此。

第七章 爭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斗争的特点和组织形式

南非联邦内的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是在独特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环境的特点之一，就是几乎完全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南非的黑人同外国资产阶级，即同白人殖民者资产阶级作斗争。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在这里是同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数不多的黑人资产阶级，以及人数较多的印度人和“有色人”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广泛参加解放斗争的全民战线，而向敌人卖身投靠的党派正在减少和削弱。

南非联邦各族人民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的第二个特点是城市无产阶级和乡村贫农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诚然，一部份黑人居民脱离了特定住区，同部落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是属于城市无产阶级的，但是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农民。在南非联邦占多数的是半工半农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在一年的大部份时间里向地主、矿主或者工厂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三个特点是南非的无产阶级是按种族特征划分开的，而且白人工人贵族跟白人剥削者合作，而不少“有色人”工人则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

这个斗争的第四个特点是工会运动是依种族集团划分

开的。南非联邦的爭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一个特点是非欧洲人工人的許多組織的特殊性，这类組織既不能認為是真正的政党，也不能認為是工会。

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規模宏大，是同南非共产党的出現和活动密切关联着的。

南非的工人运动是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开始組織起来的。从欧洲来的移民創立了工会。最先組織起来的是机械士工会，以及木材業和建筑業工人的工会。这些工会在它們活动的最初时期也想要維護黑人工人的利益，但却沒有产生实际效果。随着机会主义在白人工人貴族中間的發展，工会領導对黑人工人的仇視就越發強烈了。

土著居民在这个时期是沒有自己的組織的。但在二十世紀初叶，就已經發生黑人矿工反对不人道的劳动条件、惡劣的飲食、低微的工資、極糟糕的居住条件等等的自發的抗議运动。然而企業主却得以把黑人的抗議示威变成部落間的內爭。这个行之有效的涣散革命情緒的方法，从1906年开始失灵。在这一年，苏路人进行了反对剝削的激烈斗争。在班巴圖的領導下，爆發了起义。黑人起义者組織了向城市的进军。欧洲殖民者立刻喧嚷起了所謂“黑禍”，为了防止这种“黑禍”，他們动员和武裝了城市和乡村的白人民居。苏路人打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对黑人說来是一个寶貴的現實教訓。他們体会到，欧洲人有着較好的組織和較好的武裝，因此，用陈旧的方法同他們斗争是不行的。被剝削的土著开始學習現代的斗争方法。在这个时期，他們又添了一个敌人——1907年成立的工党。从創立的那天起，这个政党就成了机会主义者的政党，成了首先要反对黑人竞争者的白人工人貴族的政党。

当1913年，法律禁止黑人購置特定住区境外的土地，而使他們的情况大大惡化了的时候，憤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班圖人民的先进人物召开了代表會議。各地区、各特定住区、甚至各部落的酋長都派了代表参加。代表會議采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名称。代表會議通过了成立一个常設組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決議。大会选出了代表团到倫敦去控訴南非联邦对黑人民居的待遇。倫敦方面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代表团，但是劝告它要安于現狀。黑人代表們听到解釋說：班圖人民的問題完全是屬於南非联邦政府权限以內的問題。代表团回国后很失望，但却增添了一个宝贵的經驗：它明白了黑人只能指望自己本身的力量。同时，英国的議會制度引起了代表們很深的印象，于是从那时起，“非洲人国民大会”虽然并沒具有議会的权利，却开始模倣它的样子加以改組。甚至成立了一个由各部落酋長組成的參議院。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創立的初期只局限于关于黑人困难的情况問題的冗長地、無益地辯論，并沒有組織过具体的行动，甚至沒有拟出綱領。因此，南非政府并沒有表示过反对这个組織的存在——用空談来頂替实际的斗争，这是对它有利的。在各省成立了省大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黑人工人开始最初的自發的罢工。1913年，爆發了自治机关雇用的黑人工人的罢工。罢工者提出了經濟要求。同年，在爆發了白人矿工罢工的同时，黑人矿工也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生活条件。这两次罢工，依照史末資的命令，都被鎮压下去了，同时伤亡很重。1914年，黑人矿工的罢工又遭到同样的結果。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罢工运动，声明說：“土著大都躲避罢工，力圖以宪法允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班圖黑人的社会意識显著增長。他們参加了战争，虽然手里并没有拿过武器。由于工業——特别是軍事工業——的發展，許多黑人开始做那些要求高等熟練程度的工作。关于“劣等种族”的神話，受到了有力的打击。

共产党的成立是南非历史中的轉折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在南非出現第一个純粹無产階級的政党，不分种族和民族真正为被压迫和被剝削的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政党。这个政党的出現是同比尔·安德魯斯的名字分不开的。他是南非联邦議会的工党議員。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的时候，安德魯斯——議會中只有他——把这次战争痛斥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他跟不多的一群左派社会主义活动家一起，始終忠实于在司徒嘉特和在其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會議上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决議。在战前，这些决議曾不止一次地为南非工党的領導者們所確認，但是后来，他們也像其他机会主义右翼社会党的領導者們一样，背叛了这些决議。

安德魯斯当时認定工党是一个巴結資產階級的政党，在这以后，就跟它断絕了联系，同別的活动家一起，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联盟。联盟的活动一开始就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学說为基础。联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此联盟就成了經常受迫害和鎮压的对象是不奇怪的。武裝的民族主义者襲击联盟的盟員會議，接二連三地逮捕联盟領導者，把他們治罪。联盟的盟員和他們的同情者——一般說来，凡是企圖集体反抗不能忍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人——都受

到南非当局殘酷的迫害。

1920年，国际社会主义联盟改組为南非共产党。这个党成了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的南非無产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

1919年，在班圖人矿工中間掀起了新的罢工高潮，罢工是由于战后危机使他們的經濟情况进一步恶化而引起的。在这个斗争阶段上，黑人工人提出的已經不只是經濟性質的要求，而且也有民主改革的政治要求。1919年黑人矿工的罢工遭到了殘酷的鎮压。但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却不得不考虑寻找新的挽救办法来防止黑人的覺醒。“土著法”扩大了所謂“間接管理”制度。成立了許許多多的“土著代表會議”，它們的权限从过去直到現在始終不外只是一个諮議权，而且只是在一般地很想知道它們对某个問題的意見的情况下才向他們諮詢。“土著代表會議”是要便于对土著进行管制，便于把一些人数無几的卖身投靠的小集团同南非联邦統治者联系起来。“土著代表會議”从来就沒有过任何意义，連起碼的威信都沒有建立起来。

* * *

1920年，开普敦的黑人工人克里門斯·加答里开始他的活动。加答里是一个自学者，很有組織才能。他在自己的周圍集合了一群黑人工人和“有色人”工人，着手成立一个叫做工商联合会的組織。这个組織的由共产党员們帮助制訂的章程，除其他各条外，还提出把一切生产資料收归国有，把一切非欧洲人工人不分职业地組織在一个联合会里的要求。这个联合会的綱領規定为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視性的法律而斗争，为反对缺乏土地和过低的工資而斗争，以及为班圖人民的統一而斗争。

这个联合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开普敦组织了8,000人的“有色人”和黑人码头工人的罢工。这是土著工人第一次获得胜利（即得到提高工资）的罢工。这次罢工显示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形式比无组织的、自发的经济斗争形式优越。联合会的会员人数开始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南非联邦的各大城市。工商业联合会对著名的1920年伦敦地方70,000黑人矿工的罢工也给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说这次罢工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武装警察当时强迫罢工者恢复了工作。

* * *

1922年爆发了白人矿工的罢工，关于这次罢工，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里已经讲过了。比尔·安德鲁斯就是这次罢工的左派领导者之一，他们尽力要使罢工具有阶级革命的性质，并且为反对工党右派首领们的机会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斗争。在这次起义中，牺牲了许多南非共产党员。安德鲁斯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者们被判处长期监禁。在罢工受到镇压以后，共产党的办公处被封闭，党的文件被没收。

在这个时期，工商业联合会越来越巩固。由于在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左派的积极性，联合会成了先进的组织，在黑人工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在这个时候，完全脱离了特定住区的黑人工人的数目增加了。黑人无产阶级开始不但利用自己的罢工经验，而且也利用白人工人的经验。政府对工人运动实行管制，在这以前没有遇到严重的困难，而在这以后却越来越不好办了。1924年，为了限制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并使它屈服于资产阶级，颁布一项建立“限区”的“城市区划法”。

从来就不是纯粹工人组织的工商业联合会，开始在乡村居民的生活中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1925年，它已经拥有

30,000名會員。在这个时候，联合会首次組織同白人工人的联合罢工。好望角州的黑人和“有色人”碼頭工人支援1,500名罢工的英国海員而罢工。全国各地举行很多集会。其中有些集会(例如在德班)，有5,000名左右的黑人工人参加。被联合会的影响的增長吓倒了的南非地主和工業家，便采取步驟企圖使白人工人居民脱离对他們危險的运动。1926年通过一項禁止在一些熟練工作方面雇用土著的臭名远揚的“有色人壁壘法”——這項法律是在工党的積極参与下通过的。

工商業联合会逐渐失掉城市無产階級組織的性質。农業工人和貧农开始在会中占优势。工商業联合会不是工会。它的机构与其說是适应城市無产階級的需要，不如說是适应农村無产階級的需要——对于农村無产階級，最迫切的問題是缺乏土地。

工商業联合会不是馬克思主义类型的組織，它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結合起来，不善于实践地建立工农联盟。

联合会的危机是由于它的領導者墮落到机会主义的立場上去而引起的。1926年，同联合会的領導者們的机会主义政策做斗争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会，联合会便走上了与資产階級合作的道路。促成这种情况的是联合会跟第二国际的密切关系。第二国际是执行机会主义政策和抵制共产党员对工人群众的日益增長的影响的。加入第二国际的英国工党份子，派遣自己的代表巴令格尔到南非来，巴令格尔使工商業联合会接受了英国工联的典型政策——与企業主合作的政策。这是英国工党份子給南非工人运动的唯一的援助。

由于联合会领导者們的背叛政策，在普通会员中間散布了冷淡情緒，他們开始退会。联合会的基層分会脱离中央。例如：在納塔尔州出現了联合会的独立分会，这个分会因在班圖人中間开始發展合作社运动而馳名。同时，在德班成立了以合作社原則为基础的黑人衬衣裁縫厂。

工会——無产階級的政治学校

在南非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二十年代起着很大作用的是那些受共产党影响越来越强的工会。在二十世紀初期出現的工会，起初全是协调某一行業工人活动的地方机构。最初的工会組織之一是南非工业联合会，它力求把所有的白人工会联合起来，并認為同企業主合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在1922年的罢工以后，这个組織被取消了。

1925年，出現一个新的組織——南非工会大会。在这个組織中，从一开始就在对企業主和非欧洲人工人的关系上表现出两种傾向。安德魯斯是在那里起着显著作用的进步派，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同企業主做斗争以改善生活条件，并同非欧洲人工人合作。而反动派却采取同企業主合作，并与他們共同防止“黑禍”的态度。右派的领导者公开宣布，在工人运动中应该执行“文明”政策；按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語言，这就是說要尽可能地用欧洲人代替土著工人和“有色人”工人。

从工会大会成立的那天起，工会运动就开始分裂，这种分裂是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制造的。在工会大会出現以后，好望角州工会联合会馬上就脱离了它。1930年，两个組織又暂时联合起来了，采用了一个新的名称：南非工

会協議会，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现在。同工党有联系的右派首領們实际上是給资产阶级服务的，他們坚决反对同非欧洲人联合。大多数的工会領导者却始終忠实于工会協議会的章程的規定，这章程准許一切工会組織(不管其成員属于哪一种族)加入工会協議会。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代理人的活动，就是为的要把工会按种族特征划分开，并用种族斗争来頂替阶级斗争。同工党有联系的絕大多数工会活动家，不贊成那些以黑人的經濟和政治解放为目的的組織和工会。还有这样的白人工会領导者，他們認為白人和黑人的合作只有在白人首領保持領导权的条件下才可能。工党份子的沙文主义常常采取伪装的形式。例如：借口說黑人工人是文盲，并且他們多半是非熟練工人，而工人运动似乎必須由熟練工人来領导。就在这同时，工党却在爭取实行“有色人壁壘”，并与政府合作来拟定足以把黑人抑制在最低的文化發展水平上的方法。

对黑人解放运动采取与此完全相反的态度的是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南非共产党。它一貫为統一工人运动、为使非欧洲人工人加入白人工会而斗争。共产党的許多活动在欧洲人工人的工会中进行积极工作，并且在割除种族偏見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共产党也在黑人中間进行教育工作，在他們中間宣傳民族自决原則，傳播在南非建立民族共和国的思想。共产党的活动向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清楚地表明了誰是他們利益的真正維護者。不久，在这唯一的联合一切种族的政党的队伍中，便出現了不少黑人。

南非共产党得以使大部份欧洲人工人(当然，除掉他們的沙文主义的領导者以外)相信：南非联邦所面临的問題关系到南非联邦的全体劳动者，不分哪一种种族。

* * *

到1929年，工商業联合会实际上已經不复存在了。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一些新的黑人組織。列菲里亞兄弟所領導的农民組織“列克豪特拉·拉·巴佛”起的作用增長了。这个組織沒有章程，而它所宣布的总的口号則提到巴苏陀蘭的进步發展。在會議上討論有关黑人的政治权利、經濟情况等等的問題。南非联邦全国各地头一次談論起这个組織还是在約瑟夫·列菲里亞，为了更詳細地了解关于苏联和列宁的事情到約翰內斯堡去的时候。这个組織在啓發黑人的民族意識和社会意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拉菲里亞兄弟不止一次被捕，最后一次被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他們那时極力要武装黑人士兵去同法西斯主义做斗争，并号召自己的拥护者自願参加这次战争。

* * *

在很長的时期里，在黑人中間沒有过工会运动。只是在1928年才成立了第一个黑人洗衣工人工会，随后成立了裁縫業工人工会，家具業工人工会；等等。在联合会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共产党员，其中有科塔內、恩科西和馬尔克斯。在1933年逝世的黑人教师艾伯特·恩苏拉，也起过显著作用。恩苏拉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从事研究民族解放运动問題。他勇敢地反对种族主义的“理論”而斗争。他証明，南非的民族解放將意味着被奴役的各族人民的强大力量的解放，这种力量一定能建成一个新的社会。艾伯特·恩苏拉指出，必須同欧洲人的工会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他自己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努力。

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是由黑人工会的代表和一些欧洲人組成的，——这些欧洲人是欧洲人工会的會員，沒有得到

自己工会的同意就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联合会定出了提高工资、付给加班费、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它着手在冶金业、矿业和运输业中组织工会。工人大批地加入这些工会。为了镇压加强了工会运动，南非联邦的统治者当时开始极端残忍地行使“主仆关系法”的规定。当家具业工人工会宣布了第一次罢工的时候，这个工会的全体会员便都被逮捕了。当局以监狱相威胁，命令被捕者马上恢复工作。罢工的参加者拒绝工作。但工人终于被释放了，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联合会要同南非工会协议会和工商业联合会建立关系的企图，只得到了不大的成果。可是却使一些工会同欧洲人的相应的行业工会，例如同裁缝业工人工会，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这个工会的执行委员会甚至要给裁缝工业非欧洲人工人工会以财政援助。只要某一工业部门的欧洲人工人宣布罢工，联合会就向该工会表示愿意叫在这个工业部门做工的黑人工人也开始罢工。起初欧洲人工人工会规避这种合作——他们还有着强烈的种族偏见。但是久而久之便逐渐合作起来了。

1928年——联合会成立的那一年——是班图族劳动群众觉悟显著提高的一年。

群众觉悟的提高

在同一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定出了行动纲领。大会主席札麦德到苏联去旅行。从苏联回来后，他在黑人许多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讲述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讲述自己同过去的游牧民会见的情况：这些游牧民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不过几年工夫，就越过整整一个时代，掌握了管理

国家的艺术。由于札麦德的活动，大会的左派加强了，同时它的内部分歧也尖锐化了。终于分裂出一群左派份子组织了独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展开了生气勃勃的活动，特别是在农业工人中间。警察开始驱散农业工人的示威，这里并有那些主要是由地主子弟组成的武装协助他们。

1928年，班图族工人第一次庆祝五一节，以表示同全世界工人团结的精神。在同年的“金干节”（12月16日，一位黑人领袖遭受失败的周年纪念日，黑人把它当做哀悼日来纪念），组织了大规模烧毁通行证和身份证的行动；结果许多人被捕。

同年出现一个叫做“工人保护者”的组织，其目的是援助因政治活动而被捕的人们。

政府注视着这一切；特别使它不安的是某些乡区里的自发的运动；那里的居民驱逐收税员。政府颁布了一项“土著管理法”，威胁要用残酷的刑罚对付“每一个企图引起白人和黑人间的冲突的行动”。无须加以解释，这项法律在过去和现在是被用来反对那些宣传种族和好的人们。恐怖加剧的时期开始了。与此同时，劳动群众的团结精神也加强起来。这种团结精神的表现，就是欧洲人与土著联合会会议的成立，又团结了欧洲人和土著的知识份子。

* * *

1931年是各特定住区发生可怕的饥荒的一年。黑人大批地到城市里来寻找工作。但城市里也笼罩着失业。正是这个时候，在五一节，约翰内斯堡发生南非厂史上第一次白人和黑人失业者协同的强大示威，提出了政治和经济要求。警察采用残酷的惩罚，驱散了示威者。这里提一下，有一个欧洲人——示威的领导者之一，以他打坏了玻璃为借口，被

判处了一年监禁。

当局因黑人和白人失业者愈加团结而感到不安。在南非白人中间加紧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出现了一个新的白人失业者首领，叫斯亭次普，他玩弄种族偏见，来妨碍失业者的进一步协同活动。

在1931年到1932年间，时常发生黑人工人的罢工。积极参加镇压这些罢工的是工党的党员们。

赫尔佐格政府决定剥夺黑人在好望角州还享有最后一点选举权。但是班图人并不打算不斗争就屈服。

在加尔米斯顿的群众集会上，示威地提出了年轻的黑人活动家马尔克斯做议会的候选人，虽然黑人并没有被选举权。报纸喧嚷起来，说“这个把戏是完全违法的”，不过黑人对这个“把戏”却非常认真。举行好多次竞选大会，会上讨论马尔克斯的候选资格。那些进步的欧洲人，特别是铁路工会的大多数会员，支持这个运动。选举那天，甚至在特定的选举场举行了投票，但是没等票数计算出来，警察就把投票箱捣毁了。

在反对进步黑人运动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是比罗。根据他的倡议，通过了一项禁止黑人举行任何集会的法律。第一个提议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就是他。1936年，南非种族主义者在议会里终于得到了为这个目的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正如有名的南非历史学家麦克米兰教授当时所说的，“南非联邦的议会承认了黑色皮肤永远剥夺了它的主人的公民权。”

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时期，有一个新的分裂派组织——全非会议——建立起来，由托洛茨基分子们领导。全非会议仿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提出这样的要求：凡年

滿21岁的男女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滿6岁的兒童受免費的义务教育，人身和住所不可侵犯，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的自由，迁徙自由及不分种族、膚色和性別的选擇職業的自由，土地改革，修改民法和刑法，修改稅制和劳动法。

全非會議直到現在还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平行地存在着，作为一个分裂派組織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 * *

由此可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特別表现出南非被剝削群众的社会意識和民族意識的强大發展。統治階級对此的回答，是接連不断頒布歧視性法律，以及法西斯組織的活动。無論歧視性法律，或者法西斯組織，都是追求着一个目的：保护“白色”非洲，而抵制“黑色”非洲，同时也抵制“紅色危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使非欧洲人士兵有了可能認識一下外界。在这个时期，南非工業中黑人熟練工人的数目增加起来。然而，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黑人也沒有停止为爭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成立起新的工会，联合起来的非洲工人的数目在增加，时常爆發罢工。

在战后时期，开始縮減生产，随之而来的就是黑人工人从熟練工作方面再被排挤出去。1946年爆發了50,000黑人矿工的大罢工。对此的回答是新的鎮压和逮捕浪潮，其目的首先在于反对共产党。南非的階級斗争尖銳起来，因为：（一）工人階級的成員增加了，它的政治上的成熟性增長了，非欧洲人工人的数目增加了；（二）共产党在非欧洲人工人中間和在欧洲人工人中間所做的解釋工作都产生了效果；（三）机会主义的工党由于它对资产阶级表現奴顏婢膝行为

而在工人階級的眼前不斷地出莊。

從1948年，也就是從馬蘭掌握政權那時起，連任何類似法制的東西都看不見了。所有政府的壓迫機構，一切與政府有關係的法西斯組織，一切合法的和非合法的手段，都用來壓制、分裂和瓦解日益增長的解放運動。鬥爭在許多方面，特別是在非歐洲居民的政治組織和工會中激烈起來。為反對社會壓迫和民族壓迫而鬥爭的先鋒就是南非共產黨。

政治團體的情況

黑人諮議機關從來沒有過實際意義。它們沒有行動的可能，它們只能夠講話，因此在很長的時間里受到南非聯邦政府當局的保護。但是現今南非的民族主義者認為甚至在上述機關里亂發的空談對自己也是危險的。

主要的諮議機關是所謂土著代表協議會，南非聯邦當局經常認為它是為次等居民集團設立的次等組織。但是，土著代表會議卻突然現出活躍征候了。

1949年，非洲人國民大會通過決議，拒絕同國家行政機關合作，反對一切土著諮議機關，抵制它們。反對諮議機關的，一方面是為了爭取政治權利而鬥爭的黑人組織，另一方面是連這種組織的存在也不願容忍的南非民族主義者。

很長時期土著會議沒有召開。1950年12月終於召開了協議會，會議時，會員們和主席、土著事務部副部長愛塞林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愛塞林打算不允許辯論種族隔離的問題。但在討論時卻響起了這樣的呼聲：“我們不是動物，不願照種族隔離要求的那樣住在動物園里”，“我們必須派代表出席議會”，“必須給我們平等權利，難道抹殺我們權利的不是因為我們是黑人嗎”？

在土著協議會開會期間，土著事務部長維爾佛爾德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稱協議會不認真的對待自己對班圖人民所負的義務，據部長的意見，對於班圖人民，居住條件和工作保障比政治問題更重要。維爾佛爾德極力想證明，對於98%的黑人來說，派代表出席議會是根本沒有任何意義的——使他們感到興趣的只是房屋和工作。

“在非洲定居的白人”，部長證明說：“經常是土著的朋友，雖然土著甚至並沒有了解到這一點。白人來到這裡，對土著說來是一個福音——他們給土著帶來了工作和教育。但是我們必須分開居住，就像大象和獅子在同一座森林中單獨地居住一樣。”

過了幾天，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莫洛卡博士對維爾佛爾德部長做了公開的答復：

“政府不能決定什麼是非洲人的真正利益。我們必須自己來決定這個！”

鬥爭了幾天以後，愛塞林便叫土著協議會無限期地延期開會。報紙上出現一些關於建立“新的、更有效的機構”的消息。

非洲人國民大會對土著協議會的會員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勸說他們要退出會議，並堅決的抵制任何土著諮議機關。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著名活動家莫洛卡博士不久以前在宣布他自己退出土著協議會時說：

“非洲人擺脫了往事，決心拒絕白種人的保護。我們頭一次制定了行動的綱領。從歐洲的民族主義者侵占非洲時起，非洲人把一切最好的東西——土地、天然富源、血，甚至生命都獻給白人。在300年間，他們是可耻的主仆合同中不平等的當事人，黑人的血流得過多了：這不僅是在戰場上，

而且也在我們的城市和乡村的街道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黑人組織都抵制土著的諮議机关。在这个問題上的缺乏一致性，許多黑人組織的分散性——这是馬蘭匪帮手中多余的一張王牌。

在其他非欧洲人居民集团中間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印度人居民最重要的組織是印度人大會、主持人是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尤素弗·达杜博士。

为工会而斗争

非欧洲人工会共有一百二十多个，它們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虽然目前並沒有被正式禁止。解决雇主和工人間爭执的“工業仲裁法”，这样地規定“仲裁”，以致这种規定并不涉及黑人工人；其結果，在雇主和黑人工人間發生糾紛时就不能适用仲裁，而黑人工人的罢工則被認為是犯罪行为。

在馬蘭政府的公事包里已經放着一部宣布土著参加工会为犯罪行为的法案。不久以前，劳动部長正式闡明了工会选举时必须依据的几項原則。选举必須是“真正民主的”，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把共产党员驅逐出工会，在工会遵行种族独占原則。政府想要使欧洲人的工会和非欧洲人的工会分离开。它的活动首先在于反对南非工会協議會。協議會在自己的队伍中联合着全部欧洲人工会的約一半會員。工会中白人會員的数目在迅速增加：1940年是233,780人，而1946年就已經是356,852人。非欧洲人工会也可以参加南非工会協議會。

与工党有联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們，許多年来在南非工会联合会中占少数，可是在馬蘭上台后他們便明白是到

了加紧自己活动的时候了。在南非工会協會的内部，斗争激烈起来。进步份子最初掌握住了協會的领导权。当1949年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要解决非欧洲人工会的存在问题时，工会協會的代表向这个委员会说：“我们强调指出，任何要把工会按种族集团划分开的企图都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我们的组织。”

委员会的主席保达对此回答说：

“承认非洲人的工会就会引起赋予政治权利的要求：黑人就会想成立工厂委员会，归根结底就会控制欧洲人的工会和欧洲人的工资。欧洲人在非洲的障地就会被打垮。”

在1949年有61个工会（9个纯欧洲人工会和52个混合工会）加入南非工会協會。这明显地证明大多数欧洲工人对混合工会没有任何成见；联合在工会協會里的纯欧洲人工会是非洲人进不去的那些行业的工人的工会。

馬蘭政府在兩方面活动，一方面設法要把共产党员排除出工会，另一方面要在工会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馬蘭的走狗和工党终于使工会協會内部发生分裂。被民族主义者們篡夺了的矿工工会退出了協會，接着退出的是印刷工作者工会及其他工会。主持矿工工会的是赫尔佐格（故总理的儿子），他依照民族主义者們的指示对工会进行“清洗”。赫尔佐格蛊惑人心地叫喊说：工会“被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英国人篡夺了”。

由于裁縫業工会里发生分裂的结果造成了一种有趣的情况。这是一个进步的工会，不承认种族的区分，它的主持人是著名的活动家沙赫；这个工会的副主席、工党活动家范·德尔·瓦尔特因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而被开除出工会。在被开除以后，范·德尔·瓦尔特开始发表反对黑人、印度人

和“有色人”的言論，要求把他們从各工会开除出去。这个工党活动家說：“我們要有純白人的工会，我們要求我們的政府支持。”当有人問范·德尔·瓦尔特怎样才能使他所說的“我們的政府”這句話同工党的黨員身份相調和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这你管不着。”

在外部压力和內部分裂的影响下，南非工会協議会改变了在种族隔离問題上从前那种坚强的态度。1950年4月举行的年会，以61,716票对55,580票的多数議決應該把非欧洲人工会从工会協議会中开除出去，并为这些工会成立單独的“諮議委员会”。这样的決議需要改变協議会的章程。1951年的年会就将解决这个問題。工会協議会领导人中間的机会主义者們，以为靠这一着他們就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而实际上，在1951年举行的例会却否决了关于实行种族隔离的議案。种族主义者們便不得不跑到別的那些公开宣傳种族主义的工会中央机构去了。

例如，白人工人联合会就是这样的徹头徹尾的种族主义組織。这个联合会的领导人既不承認集体合同，也不承認罢工；他們要求禁止非欧洲人工会，硬說：“就工会組織來說，土著还没有成熟，并且永远也不会成熟。”

我們还应该指出下面这几个大的工会中央机构，如西部各省工会联合会，铁路員工协商委员会，以及分裂派的南非工会协调會議和工会联合会。后两个中央机构把不久以前从南非工会协调会分裂出来的一些工会集結在自己的周圍(工会協議会在1951年初曾拥有127,000名會員)。

非欧洲人工会是馬蘭政府層出不窮的进行污辱和挑剔的对象。例如，硬說工会的會計报表作的不对，因此就使这个或那个工会的领导人受到法庭的审判。政府企圖利用这

种挑剔办法来证明土著还没有达到可以成立自己工会的那样高的发展水平。

对共产党的迫害

种族主义者們活动的锋芒是針對着南非共产党——南非联邦全体劳动者的领导者和领袖的。这个党的30年的活动向劳动群众证明了它是为他們的自由而斗争的唯一战士。共产党始終不渝地争取一切工人不分膚色都統一和合作起来，争取黑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南非联邦欧洲人居民部份的民主运动联合起来。共产党员反对种族偏見，证明欧洲人工人脫离开土著工人就無力同剝削者进行斗争。他們证明，南非进步民主力量的統一战线能够給予压迫劳动群众的反动力量以有效的反抗。为了尽力使工人运动統一起来，共产党员說服欧洲人，叫他們相信接受土著工人加入白人工会是必要的。共产党的許多杰出的活动家在工会中积极的活動，促成工会中种族偏見削弱或者根除。政府的一个委员会不久以前証实在欧洲人的农場里白人和黑人农业工人增进了阶级团结。委员会惊心动魄地强调指出这个事实：“白人不再以自己的膚色自豪”。共产党员做了巨大的宣傳工作，在劳动群众中間散播民族自决的口号。

南非共产党在自己的队伍中拥有許多杰出的黑人活动家。在党内起着显著作用的是黑人毛則斯·科塔內。他先后做过农业工人、矿工和面包匠。科塔內組織了面包工人工会。在1940年到1950年期间，他是党的总書記。

证明共产党的影响增長的，特別表现在这件事上：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南非资产阶级沒有能防止1949年南非联邦議會中出現了一个由黑人居民选出的共产党员賽姆·坎。

馬蘭法西斯政府以种族不平等原則、少数白人統治多數“有色人”原則为自己政策的依据，它再也不能容忍那宣布并实现着一切人类平等原則的政党，反对“神聖的”资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的政党存在下去了。正如艾利克部長公开声明的，“不想承認‘有色人壁壘’的組織，它在南非是沒有存在的权利的。”

司法部長斯瓦特在南非議會發表演說，宣稱共产党在黑人和印度人中間的影响正在可怕地增長着。斯瓦特号召同史末資的党达成協議来共同防止“共产党危險”。并叫人相信：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南非联邦的灭亡，因为“共产党人准备了一个建立非洲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綱領，在这个共和国里，有色人居民將同白种人有平等的权利”。他在演說中接着証明，共产党人成立了为数很多的社会組織和工会組織，他們夺取了大約30%的工会組織，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是共产党人的工具。

1950年1月召开南非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廢除种族歧視与政治歧視的口号和規定南非联邦全体居民一律权利平等，实行矿井、工業和銀行国有化的口号。

政府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影响的增長，向議會提出了“鎮压共产主义条例”草案。在进步人士中間，這項法律被称做了“新蓋世太保法”。除了禁止共产党以外，這項法律还賦予国家当局以独裁权限，使它有权解散任何一个組織，有权用共产主义罪名控告任何一个公民。法律条文中有一条是史無前例的，内容是：因共产主义活动而被控告的人，在沒有証明自己無罪以前將被認為有罪；这意味着把找証据的重担全部推到被告人身上。信仰共产主义規定处以10年以下的監禁(史末資的“自由党”力求要用死刑哩！)這項法律

授权总督禁止那些在1950年6月以后仍“散布共产主义思想”的組織。当局还可以禁止被解散了的組織的人員参預司法部長編成的名單中所列的那些社会機構的活动。这个名單甚至可以把議會列在內。这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議員可以被“合法地”逐出議會。

法案的討論使南非政府有机会对共产党員更有力地进行攻訐和迫害。在法案进行二讀的时候，斯瓦特声明說：共产党人正在准备政变，他們在土著中成立了一个秘密組織，这个組織將根据約定的暗号行动起来，而这种暗号將是……往所有的貯水池里放毒葯，个别的陰謀者小組將要刺杀政府委員及其他政治活动家。

共产党总書記科塔內要求斯瓦特部長对他提出的指控举出証据来。这个要求当然沒有得到回答。同时，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發表了声明，其中說：“斯瓦特捏造說我們成立了什么秘密組織，是荒誕無稽的，毫無根据的”。接着就有一些同共产党沒有联系的进步份子提出一系列的抗議。例如，記者协会的主席胡克斯曼認定斯瓦特的消息是“明显的謊話”。

在法律被通过以前，史末資党向議會提出了一項蠱惑人心的建議，要求拒絕對“規定以只有警察国家才能采用的手段鎮压共产主义”的法案进行三讀。這項建議以64票对49票的多数被否決：建議者們無疑地感到了滿意。

“鎮压共产主义条例”三讀通过了，并送交参議院。在最后一次投票前，共产党議員賽姆·坎声明說，共产党从1950年6月20日起正式解散，同时并發表了一个揭發性的演說。在談到似乎共产党人要往貯水池里放毒葯的这种說法时，演說者要大家回想德国国会縱火案。他警告說：問題

决不止于反对共产党人。賽姆·坎指出,現在已經有人在談論着“統一黨”和工黨的黨員也是共產主義者。

“在這項法律被通過以後,”賽姆·坎說:“緊跟着的就是集中營和希特勒匪徒在德國干過的那些暴行,就要開始殺人。這項法律的主要目的是反對民主。但是,思想是不能被送進監獄的。現在誰是高枕無憂的呢?請注意一下美國吧,在那裡,甚至艾奇遜都被他的政敵指控為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們取得了這種權力,就不要再允許南非聯邦內有自由選舉。”

賽姆·坎接着說,對共產黨員的迫害在過去和將來都總不過是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的開端,對反對派和進步派的鎮壓會導致希特勒式的獨裁。演說者要統一黨和工黨的黨員們想起那贊同希特勒迫害共產黨員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及其他黨派的命運。賽姆·坎以下述的聲明結束了他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

“共產黨員受到過壓迫、磨難和屠殺,但是儘管如此,在今天,共產主義卻是指導八億五千萬人生活的社會理論。任何迫害都不能消滅共產主義運動。請回憶起在法國被希特勒匪徒占領時監獄牆上到處寫着的那句話:‘你們可以殺死共產黨員,但是卻永遠不能殺死共產主義!’”

儘管在反共法律生效前南非共產黨就正式解散了,政府並沒有放棄迫害,它任命了一個專員去“肅清”共產黨。由於賽姆·坎的控訴,問題被轉交法院處理。

法院判決:共產黨只從7月17日——即法律生效那天起才停止公開的存在,因此任命一個專員去“肅清”共產黨是完全合法的。

正如“前衛周刊”所說的,在南非聯邦內,下述這類人全

要被認為是共產黨員：(一)真正的共產黨員；(二)曾經是共產黨員的人；(三)認為必須使非歐洲人享有政治權利的人；(四)贊成以人道主義對待土著的人；(五)具有進步觀點的工會活動家；(六)工黨黨員；(七)統一黨黨員；(八)非蘇友好協會、非洲人國民大會、印度人大會或其他任何進步組織的成員；(九)有黑色皮膚的人。不會被認為是共產黨黨員的只有民族主義政黨的黨員。

反共的法律展開了馬蘭政府向南非工人階級進攻中的新的階段。這項法律為消滅南非聯邦內殘餘的民主制度打開道路，其目的是要消滅所有的反對馬蘭政府政策的黨派，並為建立法西斯統治準備基礎。馬蘭政府力求增加南非大壟斷組織和地主的利潤和專權。因此，它不僅對英勇的共產黨，而且也對工會組織和反法西斯組織實行鎮壓。這項法律是同在美國戰爭販子的一切附庸國家內進行的備戰直接聯繫着的。

解放運動日益加強

從上述各點可以看出，種族主義者正在全部戰線上展開進攻。但這並不意味着進步力量被迫採取了守勢。下列摘自1950年到1951年南非報紙上的資料，就足以證明南非聯邦勞動群眾的解放鬥爭正在加強。

1950年3月26日，在約翰內斯堡舉行了“無投票權公民議會”。出席的有代表南非聯邦一百萬以上居民的528名代表，以及歐洲人組織的一些代表。發起召開這個“議會”的是：南非聯邦共產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印度人大會。這次會議是顯示堅強的鬥爭意志的大示威，也是進步力量團結的表現。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用机关枪武装的警察袭击了把自己的住宅阻塞起来的黑人。有7名黑人受了重伤，许多人受了轻伤。黑人住宅内设置阻塞物是在大规模的警察搜捕以后，目的是要防止再发生类似行为。馬蘭就这种事件在议会中发言时说：“这种骚动是由于土著的要求而引起的，甚至最能姑息的白种人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1950年的五一节被黑人组织宣布为自由节。尽管警察当局进行極殘暴的干預，这一天仍然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在许多地方，警察向示威者开枪。印度工人和欧洲工人同黑人并排地走着。示威的参加者高喊着口号，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废除种族隔离和规定南非联邦全体居民一律平等的要求。有许多成年人和儿童牺牲在袭击示威者的警察手里。示威者用石头防卫自己。据官方宣布：仅仅在亚历山大利亞（約翰內斯堡附近）这一个城市里，就有18个黑人被打死。实际上牺牲的黑人是比这多得多的。因为法院承認警察有权使用武器，对这个案件的审理便停止了。

在五一节的迫害以后，还企图挫折那些参加示威的人们的意志。开始了大批地解雇工人。在比列托利亞的一个大洗衣厂，有150个工人被逮捕，被控違反禁止罢工的“主仆关系法”。洗衣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以表示抗議因参加五一节示威而被解雇的他們的6个同伴。工厂的經理处給工人半小时的考虑时间：他們或者馬上恢复工作，或者被逮捕。工人没有一个同意动手工作，而在他們被送往監獄的时候，他們唱着革命歌曲。

在另一个工厂，全部工人因参加五一示威都被解雇了。反动的工会首領試圖干預这件事，并取得了企業主的同意：

如果工人正式声明他們是被迫参加示威的，那么就再雇用他們。没有一个工人同意这样做。

1950年6月16日，在开普敦举行了一个集会，这个集会是为了对解散共产党的法律和“集团住区法”表示抗議而組織的。在集会结束后，与会者遊行經過議會大厦，高喊口号：“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求停止把人民分成民族集团！”警察殘暴地用橡皮棍和铁棍毆打了几十个示威者。

就在这个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南非联邦的全体居民在6月26日举行抗議种族隔离政策的示威。这个号召得到了南非联邦共产党、印度人大会和其他組織的支持。向南非联邦的欧洲人居民也發表了参加抗議运动的号召。公布了庄严的宣言，内容是：

“我們的抗議不是針對欧洲人。它是針對那些企圖把我們在南非所爱惜的东西毀灭掉的反动份子。在6月26日，印度工人、職員、农民應該表現出自己同非洲人工人、職員、农民的充分團結精神。‘有色人’和欧洲人的民主主义者也应该这样做。”

6月26日那天的确成了一个广泛的抗議和罢工的日子。

不仅城市無产階級，而且特定住区的居民也表现出斗争的意志。例如，我們可以引証在巴苏陀蘭和德蘭士瓦边境上的一个不大的特定住区（8,000居民）發生的事件。事件的开端是当局頒布了一项法令，限制居民餵养牲畜的数目。那里的土地十分貧瘠，粮食收成很少。农民們靠牧畜業生活。土著代表協議会——欧洲人成立的諮議机关——發出了呼吁，警告說：無論乡村或者城市的黑人居民都将不再忍受了，如果情况不改变，人們的憤慨情緒就可能爆發，为全

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特定住区内的骚动继续了几个月。在11月，当局又来了一个火上加油——下令不發給某些黑人应得的养老金和殘廢津貼，因为——据官方說——他們在物資上帮助一个被非法解雇了的教員。在这个时候，政府派来的一批委員到了特定住区，他們声称，这里的人口过多，以致大多数男性居民已經不得不到境外去謀生。同时大家明白了当局是想要把黑人从这个特定住区全部驅逐出去的。因为鄰近农場的欧洲人打算侵占这个特定住区的土地。

在特定住区居民憤慨情緒日益增長的情况下，当局不但不考虑居民的要求，反而向那里集結大批的警察队，于是在1950年末便發生了流血格斗。警察有兩名被打死，許多名受伤。关于黑人的牺牲数目沒有报道。居民在同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格斗后，退到山里去了。有105名黑人被捕，交送法院审判。

南非联邦境内的其他特定住区也發生类似事件。

* * *

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也表現在保衛和平运动上，尽管政府的瘋狂鎮压，保衛和平运动的規模却日益扩大。南非保衛和平临时委员会曾經选出5名代表去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們受托敦請大会注意帝国主义殖民者在非洲的違反联合国宪章的和威胁世界和平的橫暴行为。

这是無可爭辯的，国内大部份白人居民是贊成种族平等政策，反对种族歧視的。这甚至表現在某些教会的活动上，这些教会了解，种族隔离会引起教徒人数的减少，减少的不仅非欧洲人，而且也包括白人。1950年10月，举行了美

以美教派执事會議（美以美教会在南非联邦內拥有一百万教徒）。这个會議声明反对“禁止杂婚法”和“集团住区法”，認定这种法律是不公正的，并強調指出，南非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种族合作的道路。會議同时提出了一項賦与所有达到一定文明水平的非欧洲人以选举权的要求。會議最后声明說，反共法不仅威胁着共产党员，而且也威胁着所有一切不同意政府政策的集团。美以美教派的这种非常玄虛的，但在南非說来总还算大胆的論調，惹得民族主义者們發狂。民族主义者的机关报“市民报”写道：这是一个“不体面的文件”，“这种声明只能够發自不負責任的會議，但不能發自應該不問政治的教会會議。”据“市民报”的意見，“在談膚色的时候，美以美教派的人同共产党员一样是瞎子”。在野的“統一党”的机关报“守衛者报”写道：“美以美教派會議是否意識到同样的宣言是完全可能来自共产党的？”但是同时，反对报纸却不得不承認，會議的決議是符合大部分白人民居的見解的。

* * *

1951年是以争取保持“有色人”居民的选举权的斗争开始的。我們知道，“有色人”是非欧洲人中間还保持着选举权的唯一的一部分人。馬蘭政府向議會提出了目的在于剝夺“有色人”选举权的法案。但是从剝夺黑人选举权那时起，南非联邦劳动群众的覺悟已經大大的提高了。被压迫居民的各阶層都清楚地了解到，剝夺“有色人”选举权，將使国家进一步走上法西斯化的道路。大多数非欧洲人組織表示必須进行積極的斗争。黑人和印度人的領袖們主張：必須積極地为和平、为剝除种族主义，为廢止身份証制度、为一切人都有土地，为反对警察襲击“限区”而斗争。领导劳

动群众为“有色人”的选举权而斗争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1951年2月初，在开普敦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由33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研究选举运动的问题。委员会受托领导反对通过这项剥夺“有色人”一切选举权的法律的斗争。尽管有国内的警察恐怖和大批逮捕，但是集会的次数则越来越多。1951年5月7日，举行总罢工，尽管镇压和恐怖，一切工业中心的绝大多数工人都参加了这次总罢工。正如一个黑人青年领导者加哈利所阐明的：“非欧洲人各族人民不打算容忍种族隔离制度。从马兰夺取了政权时起，在这个国家内非欧洲人的生活成了人间地狱。政府极力要保持种族隔离，以便使我们做奴隶。但是我们已经不再害怕政府的恐怖行动了。”

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洛卡博士在印度人大会的会议上声明说：

“如果像民族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印度人必须回到印度去，那么，欧洲人就必须回到欧洲去，而我们大概就必须回到非洲中部去。毫无疑问，欧洲人为发展南非做了许多事情，但这不是他们单独做的。印度人、非欧洲人和‘有色人’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我们不願意我們国家里有种族区分。我们願意一切人都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同样地迁徙自由，言论自由，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和选举权。我们的问题不纯粹是南非内部的问题。我们不是‘白色’欧洲的私有财产。我们应被認為是南非的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另一个活动家恩古班说：

“我们認為民族压迫是一种罪恶，并将为反对它而斗争，不管它来自欧洲人、印度人或者非洲人。”

* * *

尽管共产党解散了，尽管工会中有分裂活动，尽管恐怖和压迫在加剧，馬蘭的国民党仍然远远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紧张性在增长，这种斗争的形式在改进，劳动群众的力量在联合起来，他們的觉悟在提高。那么，前途怎样呢？

前 途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党和国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的报告时，說明了沙文主义在外高加索的演变，提到了1905年那里發生的殘杀事件，他說：

“我可以指出另一个省分——那希切万省。在那里韃靼人占多数，因而他們就把所有的阿尔明尼亞人都杀光了。这恰好是在阿尔明尼亞和格魯吉亞从帝国主义枷鎖下解放出来以前。(座上發出喊声：‘照自己的心願解决了民族問題。’)这当然是一种既有的解决民族問題的方式。但这不是苏联的解决方式。”①

* * *

在南非居住着6个民族：班圖人、布尔人、英国人、“有色人”、印度人、犹太人——如果不算更小的白人居民集团以及各种黑人部落的話。当然，馬蘭極力要实行的种族屠杀政策可能成为解决南非民族問題的一定的方式。希特勒的例子証明了，当狂人走上种族歧視的道路时，这条道路就会急轉直下地把他們引到深淵里去。在南非联邦內存在着奴隶劳动。“劣等种族”的人命在南非联邦是不值錢的。命不值錢的还有統治集团的政敌——不仅共产党员，而且包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俄文版第251頁。

括所有一切的同民族主义运动沒有关系的人士。險惡的情况不仅对“有色人”，而且对英国人和犹太人也存在着。种族主义的邏輯就是这样。在南非联邦已經有死亡集中营，土著在那里因飢餓和拷打而死掉。不錯，在南非联邦还没有麦丹尼克的焚屍炉。但是說不定，过一个时候，馬蘭分子甚至會胜过希特勒分子呢？

同时在被压迫的各族人民中間滋長着沙文主义。德班殘杀事件是一个严厉的警告：由于政府走狗挑撥的結果，黑人竟起来反对印度人了。类似的挑撥行为仍在繼續，并可能引起更严重的殘杀事件。群众被抑制在很低的文化水平上，沒有受教育，被压迫，被压制，他們的社會覺悟和政治覺悟当然就开展得很差。在南非联邦当权的种族主义者們仇視人类的活動，会使白人居民遭到殘杀。互相殘杀事件会在任何时候爆發。印度人大会主席达杜博士在談到对压迫者的日益增長的仇恨心時說：

“那些現在采用压制方法的人們，当有朝一日，怒潮冲来的时候，將會痛心地懊悔这一点的。”

这种解决問題的办法是种族主义的，更确切的說，根本就不会解决問題。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問題是怎样解决的呢？

* * *

布尔什維克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民族自決的口号，主張承認民族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上平等。苏联的政策始終不渝地根据着这个前提：“……在膚色或語言，在文化水准或国家發展水准方面的区别，以及其他任何区别，都不能成为辯护民族不平等現象的根据。”^①

實踐表明了十月革命后解放的非欧洲人各民族接受先

进文化和文明的能力，并不亚于欧洲人各民族。苏维埃国家从成立那天起就極力發展各共和国的生产力；为了加快落后地区的工業發展，从俄罗斯中部各省送去整个工厂用的熟練工人、机器和设备。农民不仅得到了土地，而且也得到了耕种土地用的机器。在荒漠和半荒漠的地方进行了灌溉工程。在培养知識份子干部上做了很多工作，提高了教育水平，發展了保健事業。

这里有几个数目字可以作为例証：在十月革命以前，哈薩克斯坦是沙皇俄国的一个最落后的殖民地。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沙皇的移民，剩下的那部份土地88%归地主所有。文盲占人口的98%。沒有医院、学校、工業。而今天呢？哈薩克斯坦已从貧穷和落后的边区变成了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与1913年比較，大工業生产到1939年增加了16倍。工人数目增加了7倍。农業也發生了根本的变化。按耕种面积的大小和牲畜数目的多寡來說，哈薩克斯坦在苏联是占第3位。1945年，用人工方法灌溉了一百三十五万公頃从前是荒漠的土地。1945年，在共和国內計有6,390个集体农庄。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極大的增長。1940年，在哈薩克斯坦完全消灭了文盲。在中小学里有七十五万兒童学习。在23所高等学校里有12,000名大学生求学。医院、診所、疗养院的系統扩大了。

吉尔吉斯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們在革命前是文盲，是貧穷的游牧民。吉尔吉斯的整个工業不过是两个小型皮革厂，一个干酪制造厂和五个小型的手工業企業。与1913年比較，吉尔吉斯的工業生产增長到300倍。在共和国內有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68頁。

5,000多个企业。学校、医院等的数目增加了很多倍。从前沙皇俄国的其他落后民族，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也都走过了同样的道路。

这种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使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坐卧不安。例如，英国人康伯尔在他的著作“这就是我们的帝国”中建议在英国各殖民地利用苏联的经验，而忘记在苏联和英联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因此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移植到剥削社会的土壤上去。康伯尔写道：

“英联邦和苏联可以互相学习，无疑的，斯大林解决了各共和国的经济繁荣问题，同时保持它们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与全苏文化的结合。”

康伯尔看到成就，但不了解其根源。为什么苏联各共和国在不过二三十年的期间内就在发展文化和经济上有了极大的进步，而英帝国的各殖民地民族——包括南非联邦的各民族——却没有自由、独立和权利，成为种族歧视、压迫和剥削的牺牲品呢？

苏联的各民族能够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发展起来，是因为它们取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实在的平等；苏维埃政权永远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秘密。但却不能把它从社会主义土壤上机械地移植到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去。为要取得苏联各共和国所达到的成果，就得创造苏联所具备的那样条件。因而就得打倒帝国主义，就得消灭殖民地民族压迫和剥削，就得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建成社会主义。

南非劳动群众的斗争现在正朝着推翻帝国主义、消灭殖民地剥削、剷除垄断资本和地主的政权的方方向发展。南

非共产党的30年的活动产生了实际成果。白种人工人的先进份子，同黑种人工人和农民并肩地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为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各族人民的友好与和平而斗争着。

馬蘭这个希特勒繼承者的血腥政府——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是必然要被扔到历史的粪水坑里去的。

中国和其他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毫无疑问，一切被压迫的被奴役的民族，包括南非的各民族在内，也将求得自己的解放。